

文

化

遐

宣

林

森

題



籌

邊

稿

矢

蔣

中

正



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

居正



西陲遼闊康莊糾紛納民
軌物孰與經綸編查評治
洞見夙原以固邊圉以懷
遠人

國西電訊社編印西康專冊題詞

孫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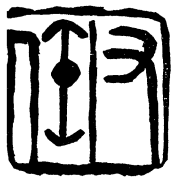


國西通訊社編印

西康考察記題詞

蓄艾三年籌邊萬里
叔國方略以此其嚆矢

于友三



治康寶鑑

石青陽



西方禁日

羅文幹題



將目光向邊疆射去將
能力在邊疆用去使邊
土免為外人所覬覦

洪立夫題



國西電訊社

報鐘聲

黃慕松題



開
關
西
陸
之
前
鋒
冷
融
龍
題

中國邊疆，面積大于內省，物產不減中原，惟以交通不便，民族複雜，政府國民，向少注意。于是土曠人稀，富源未闢，文化未進。接壤強鄰，侵略誘惑，或則強我訂約，割讓土地，或則鼓動邊民，宣言獨立，大好邊疆，次第非我所。二年以來，日人佔據東北四省，尙思西進，英人暗助西藏，進攻康青，法人鼓動苗民，要求自治，最近新疆回民之變，原因雖爲省當局措置失當，而事前事後，俄英日之誘惑援助，影響實大。現在中國邊疆，可謂到最危險之時期。

鶴天生長西北，早注意西北問題，在民國十三年時，即與同人組織西北協會，主持西北月刊，後經察綏寧夏至蘭州，又遊內外蒙古青海，益覺開發西北之必要。十八年遊遼寧吉林黑龍江哈爾濱，並感東北之危機。覺中國邊疆，整個危急，同有研究之必要。因欲同人組織新亞細亞學會，期共同努力于邊疆問題，惟康藏方面，未克身歷其境，深以爲憾。邱懷瑾君，生長西陲，留心邊事。去歲創辦國西通訊社于南京，傳達康藏實況及消息，供政府國民研究。鶴天得逐日閱讀，藉知康藏情形，且覺內容之豐富，消息之靈通，爲研究邊疆不易得之材料。

頃邱君來書，囑爲週年紀念刊題辭，知其努力已經年矣。天覺此一年中，東北淪亡，康藏問題，仍未解決，西北又發生回變，邊疆危急日甚，望研究邊疆同志，同如邱君之奮鬥，儘量調查邊疆實況，宣傳邊疆消息，供獻對於邊疆之意見。望政府及一般國民，特別注意邊疆情形，補助邊疆刊物及一切事業之發展。謹祝

國西電訊社萬歲！

西防紀實序

一個國家的邊地，就是民族的生命線，如果邊地不鞏固，民族就會沉淪，甚至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如纓黑民族，馬來民族，印度民族，這很可以做我們前車之鑒！中國現在的邊地，如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業經被日人暴力佔據；外蒙古，早受了蘇俄的唆使，離開我們另樹一種組織，西藏已在英人保護下，形成半獨立之狀態，四分五裂，岌岌不可終日，這是無法諱言的事實。我們要為國家與民族的生存計，不能不謀邊地的鞏固，因為要謀邊地的鞏固，並不專在戍兵與炮壘的防衛。

我們的邊地很遼闊，與內地非常隔閡，要溝通這種隔閡，勢非發展交通不可！因交通關係軍事，經濟，文化，至深且巨。現在許多邊地，尚保持着上古時代的交通工具，所以文化幼稚，經濟落後，軍事亦不易解決，這完全是交通網未完成的緣故。所以現在要開拓邊地，第一要發展交通！

邊地的民族，他們言語文字是不相同的，風俗習慣是不相同的，宗教思想是不相同的，因為有了這許多的不同點，糾紛是萬難倖免。例如去年青藏的糾紛，康藏的糾紛，本年新疆的糾紛，皆是最顯明的例證。我們要調和民族間的情感，改善民族間的思想，這完全靠教育文化的力量，故普及邊地教育，建設文化事業，也是很要緊的。

在資本主義帝國化的列強，他們厲行殖民政策，征服殖民地，是為工業革命後，大規模的經濟開發結果，生產過剩；原料不足，要尋銷場與原料的取扱地，所以他對殖民地，是武力的掠奪，對人民是農奴贖丁的驅使，甚至兼併其土地，消滅其種族，我們若到歐洲旅行，一看南洋印度非洲的情形，就真令人不寒而慄。

邊地地曠人稀，我們自然也主張移民，但是移民與殖民是完全不同。因為國家領土，無論內地與邊地是整個不可分

裂，所謂移民，不過調劑人口的盈虛，只是由甲地遷往乙地而已。我們主張移民還不夠，並且主張開發邊地，使邊地各種產業工業化，工業化的好處，一層大量生產，可供給我們很豐富的需求，同時復能創造許多工作機會，不特可以利用閒散的勞動力，並且可以安插智識份子，解決失業與無業的問題，以免大家都在都市裏搶飯吃，造成循環亂象的因子。同時邊地人口一繁殖，邊防不充實而自充實，所以移民興業，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

綜合上面看來，對於邊地，如發展交通，普及教育，移民興業，才是防邊的根本辦法。軍事設備，猶在其次。所以我們此時對於邊地的一切情形，應該研究明白，既可因而喚起國人的注意，復可供邊防設計者之參考。

本社同人本此意義，曾多方派員到青康藏去實地考查，迄今時逾一年，已略具梗概，特彙編成冊，以資宣傳，全書分爲十二類，約十餘萬言，其中關內行程一項，是本社記者在關以內旅行所記之事，關外行程一項，是本社記者在關以外旅行所記之事，不過此稿尙未完結，僅寫至鑑霍止，餘稿當俟之異日，再爲刊印。其他如宗教，風俗，產業，墾殖，財務，交通，教育，法制，政治，各項，係本社通信員滯康中的通信。軍事一項，係記載去年康藏與青藏的戰事，亦爲青康兩地通信員隨時寄京發表之稿也。此書絕未參考其他書籍，全係根據實地採訪得來，不完備處，當然很多，尙希閱者諒之！如承不吝賜教，更爲萬幸。

民國廿二年六月十一日國西社週年紀念

邱懷瑾識

西防紀實目錄

關內行程

- 廿一年六月一日晴 由城都出發到邛州名山以藏茶爲大宗
六月七日晴 到雅安縣城
六月八日晴 達賴被親英派包圍
六月九日 清靜爾豐威行邊地達賴回藏咎在漢人
六月十一日晴 到榮經途遇俘虜
六月十五日晴 黑濕溝產卵有癩毒
六月十六日晴 在昔川康飛越嶺巔分界
六月十七日晴 斧斤無時四山禿兀
六月十八日 食色有託塔甘牛馬
六月十九日 土司變頭八名異實不改
六月二十日 咱里土人壓迫客籍土司猶存莊房過冷
竹即爲大嘴離大嘴鑑河分二支
六月廿一日 藏民牧畜爲生
六月廿二日 關外夏日亦冷鑑城禦寒物缺乏
六月廿三日 記遊二道橋溫塘

關外行程

- 廿二年三月十日 康定道學間行程與經過
三月十一日 折多山頭勞凍殺人

西防紀實目錄

錄

宗教

- 三月十二日 康北台棧前清遺制
三月十三日 烏拉娃驅差馬供客用
三月十四日 蠻房彷彿洋式
三月十五日 泰甯街市由漢人組成
三月十六日 沿途大壩熟地仍少
三月十七日 抵道學入住鍋莊
三月十八日 鼓吹漢藏聯合
三月十九日 靈雀寺崇閣莊嚴
三月二十日 蠻家草坪會議必有事變
三月廿一日 漢學生僅有五六個
三月廿二日 舉行祭孔典禮
三月廿三日 徵蠻學生與土兵幾成大變
三月廿四日 掘金辦法略有兩種
三月廿五日 自道學至鑑霍途中
三月廿六日 夷民耍壩子攜眷偕樂
三月廿七日 麻柳堆等於指路碑
- 康藏社會重心全在喇嘛寺
康藏之宗教教育
紅教黃教之差別

- 喇嘛勢力很大
- 大喇嘛性慾之祕密
- 喇嘛寺擺花
- 頭骨淨水盃與臂骨啤
- 學生團也蠻化
- 喇嘛各種重要法器
- 喇嘛手搖轉經
- 康民迷信深
- 喇嘛寺建築有定制
- 康地麻柳堆堆邊
- 德格藏經藏板存官
- 康藏印經在德格與拉薩
- 喇嘛寺梵聲震天
- 貿易喇嘛
- 拉薩格西考試異常敬重
- 宗教注入式教育了解者十不得一
- 喇嘛戒盜不戒淫
- 打卦禳病
- 紅教大喇嘛唸經必偕其妻
- 郎渣大喇嘛遊戲生死
- 跑馬山結緣灌頂
- 安却寺降法神
- 謝國安口頭之西藏佛教

風 俗

- 毀佛像藏人恨之切骨
- 看督基扎喇嘛寺跳神
- 喇嘛法器用剝人皮作跪墊
- 安却寺之跳神會
- 後藏佛都督總答朗質古流落甘孜
- 康藏民衆之頭陀化
- 慾海中蠻人其妻
- 不入道之奇俗
- 瞻化土民有四階級
- 土人皮襖
- 康孛娃與藏孛娃之有別
- 牛廠風景
- 蠻丫頭指水奇技
- 康定蠻的風習
- 康定巫教
- 別開生面的漢藏戲曲
- 蠻狗的裝飾與摩登不同
- 烏拉娃生啖毛牛
- 牛廠娃之性事與產子
- 牛廠娃過的牧畜生活
- 蠻家見面禮物——喀達

西康蠻語的組織

康蠻以耙糶爲常食

西藏婦女的怪生活

康藏喇嘛收穫令

康地土人仇殺案

康藏土人以白石爲神

藥夫子常在森林草地雪山附近採藥

蠻商陳設華麗

土司頭人之私田

蠻家庭其妻之原因

北道夷民之婚禮

交通

烏拉之積弊

官辦烏拉

官辦烏拉事成

獨有之溜索橋

皮船過渡

台棧遞騎哨之裁撤

康定城之橋樑

西康郵政路線及日期

遞騎哨成立後軍民稱便

康定的商務交通

西防紀實目錄

烏拉馬既可供差又可折價

改定烏拉辦法

解決康藏問題監視交通網如何

康藏改造須從文化及經濟入手

瞻化運道及交通

極關重要的康藏青新之交通

產業

邊民不習買賣物質慾薄

康定市盛夏果實

鑪城爲西康中心

康定將有銀行出現

康定的天時地利

莎草科植物當天然磚瓦

森林密如黍田

林木之階段

蠻鹽與磚茶

紡織毯子昌都瞻對所產最有名

整理林政

喇嘛專利之美術事業

特產麝鹿

鑪定四時可食鮮櫻

康產虫草

鹿茸鹿角鹿筋鹿總鹿胎膠

麝香商業

達賴之佛營商業政策

墾殖

礦務試辦處

採金經過與現在辦法

東俄羅金廠之近况

西康遍地是黃金

九龍將辦索坡金礦

道孚沒收公地由墾民領墾

朱倭公地官耕

關外墾地荒蕪

土磔

草地之冰耕

高寒曠邈最良牧場

耕犁迴異內地

草地多由婦女耕作

三十九族難民請求在甘孜撥給耕地

火地受冰耕作用甚大

教育

康地學校概況

財務

康定小學採用藏文

瀘定夷民教育

西康師範學校第二班成立

康定建修圖書館

納糧土司

康藏喇嘛糧

鄧科石渠試行新稅則

西康財務統籌處之組織

軍糧督察總處成立

康定縣糧稅征收之情形

金融枯窘原因厥有二端

裕科娃輸誠應差

嚴飭貢噶喇嘛收回鹽稅

西康財務處減收鉛廠稅

法制

藏喇嘛之官制

藏軍最近之編制

康藏人之刑法

康藏夷律

打箭爐通行貨幣

雍甯鑛產廢糾纏大櫛

政治

本社記者訪大剛法師記

達賴以教王專藏政

漢官治康時有更動

西康各縣縣長

定鄉恥成化外請復縣治

整理收復各縣庶政

流氓移殖非計

康南七屬之盜業

十餘年之噶壩糾紛刻已解決

李楷談康政

堪布由漢官委任之第一聲

過去西康土地問題之一斑

德白鄧石四縣整頓庶政

鑪霍縣長盡職親民

朱倭土司被誅

白玉野番投誠

康民講究灌溉善用木槽引水

道孚槍斃佛都督

道孚縣府嚴辦張通事

西人在康之傳教事業

西防紀實目錄

美教士呈請酌減地租

英人游歷康藏忙

外國教士之行踪

日本僧苦行探險

西康善後計劃

軍事

康藏和戰之經過

問題發生之概觀

鑪霍之役

甘孜之役

失却收復昌都大好機會

康藏停戰

停戰協定成立之原因

西藏軍事停頓後

現在西康之領域

西征戰事之慘狀

雪地冰天戍卒逃

凍傷兵自談凍傷經過

戰士雙目失明

藏軍但有強性無韌性

藏軍也有新武器

藏軍此次在康犧牲三百萬
迭運印械邊事未可樂觀

康南巴安之役

巴鹽局勢極縱橫之致

藏番傷亡極衆

河碇代本陣亡

藏方退還巴安三十二村

青藏和戰之經過

青裸寺一戰戰事結束

天寒邊地雪花飄

青藏事變玉樹損失三百萬

傳達賴允簽字青藏和約

又傳達賴分兵三路攻青海

最後青藏和約確簽定

關內行程

廿一年六月六日晴

由成都出發到邛州

名山以藏茶爲大宗

六月五日由成都乘汽車出發、當日到邛崃、次日晨起換願由邛到雅之包車、即起行出南門、過南河大渡橋、此水即邛水、此橋爲橫跨兩岸之石橋、長約三十餘洞、橋下可通船、在河之心而當橋之下、有陸地大壩一塊、此一塊土即橋之中段、相接有階、可以上下、爲此間練兵場之一、過時尙見有兵營餘、正作漢操之演習、離城約八里、上小坡即雙土地、此坡高不過三四丈、坡上仍爲平原、但灌田水利爲此坡高起而生障礙、馬路沿坡而上、其傾斜長度不過半里、計其高度則並不爲大、僅一坡之隔、而地勢才高數丈、遂使天定勝人、而種稷靠天、回首坡下、則沃野茂稻、坡上乃乾田未秧、亦可異已、詢之農人、則言自此以西、栽插靠雨、如天不雨、則亦莫可如何、嘗年中亦多有荒蕪之田、不過今年雨水缺乏荒廢較勝耳、言能太息不置、竊嘆爲中國之農民、非不知灌溉、在昔恨無機械引水昇高、今雖科學進步、復私人無力辦此、誠可憐也、離城二十里之臥龍橋、馬路經場背、因步行到場早飯、場中有初小

西防紀實 關內行程

校一所、設破廟中、可想此地之教育、車夫索飲解渴、然再索即不可得飲、可知此間天旱之水貴、早餐後行二十里入蒲江縣境之大塘鋪、因車夫修理車子之暇、得促坐品茗而觀兒童爲鬥蟋蟀之戲、再經萬工坡吊枋鋪行二十五里而達墨竹關、又八里何家坪七里至白丈驛午飯、俗呼此地名爲白棧、即唐丈縣故址、現爲名山縣屬、飯後步行上嶺、復登車前進、經洗馬池白土坎和尙老三地、計程四十里而至名山縣、沿途稻田均禾枯土裂、赤足農婦亦所在多是、抵城時近黃昏、因投宿休止、名山縣夾山爲城、頗形險隘、爲自東至西之長街一道、戶口約七八百戶、問知本地出產、以藏茶爲大宗、在途中時、車夫曾指一種矮綠樹、使吾視之曰、此即行銷西藏之藏茶也、

六月七日晴

到雅安縣城

晨刻束裝上車十里至金雞橋、即已入雅安縣境、步行五里上金雞關、下關五里爲堯橋、即在此早餐、此間馬路、上關下關都覺過於傾斜、包車上關既難、下關亦復不易、蓋拉車上關則重力全墜於後、而用力甚多、下關則重力下壓於前、車夫用力抵制亦殊難穩步也、又行十里爲桐子林、吾人即品茶休憩於此、該地嶺上有金鳳寺、爲茂林所掩、登嶺尋勝者、須爬五里坡始能抵寺、聞寺外皆合抱大木、

建築亦頗壯麗、縣人每當盛夏咸來避暑於此、金鳳寺僧素富、近年爲鄉紳所侵蝕提撥、幾有不能存活之勢、最近此間吳縣長爲崇重佛法保護廟產計、特將該寺改建爲雅安縣郊外公園、撥廟產一部爲該寺僧之供養費、永不許人再有侵提、茶談之餘、即起行經青漪橋、渡平羌江、此江以武侯平孟獲紀事得名、計程十里再過小河、即達雅安縣城、至時爲午前十二鐘寄寓於此城嘉樂旅館內、

六月八日晴

達賴被親英派包圍

川軍補充極感困難

康人內向厥有五因

雅安縣長吳毓江氏最熱心於邊事者、爲熟悉邊情、而且在歡讌記者并同康藏步行圖於縣政府時、特以其所知邊地詳情、不惜舌費、悉舉以告、茲誌其詞如次、以供留心邊事者之參考、

(一)政情方面 聞達賴爲親英派所包圍、親英派爲西藏派遣留學英國之軍事政治學生、爲最有勢力、亦即西藏之新派、但舊派則於傾向親英之意志、甚爲薄弱、除信仰活佛而外、嘗存思漢之心、達賴因受英帝國種種勢力侵入之壓迫、故亦有相當之覺悟、唯阨於種種障緣、有積重難返之勢、殊可憫也、

(二)軍情方面 川藏兩軍、近來但有小戰、已成相持之局、雖將來之解決、非可逆睹、然以情勢推測、則尙難樂觀、藏軍因英帝國之背景而得其軍實之接濟、然以兩軍對壘之經驗所得、則藏軍之兵器精良不足畏也、藏人之勇敢好鬥仍不足畏也、所可畏者、則藏人之體魄強健、其生活習慣亦洽適合於野雪風寒之地帶、以視漢軍則耐寒之體力遠不如彼、如大蓋山之役、時在三月而雪積數尺、我軍晝夜警戒、至凍死二百餘人之多、漢軍在山地之運動作戰、易感疲勞、頗覺困難、而藏人則生斯習斯、雖下晝下夜、進退於冰雪山野之間、莫不運動自如、藏人習糌粑及牛肉麵、食料皆隨身攜帶而自足、其在火線則取水瓶中水調而食之、且性耐寒而慣露宿、其疲勞就火線間、即得回復、而漢軍則不然、既有造飯就食之難、復感冰雪露宿之困難、加之康藏境內之山地運動、能耐勞而加快速度、則專賴馬力、川軍則缺乏騎兵、而藏軍馬隊之戰鬥力、則極其偉大、尤其是交通不便、川軍所需之子彈糧食、則有轉運千里之種種困難、其所資以運輸軍糧之馱子措夫、直接則運送之能力甚微、間接復引起食糧之價值過高、以邊地差役之大、而前線仍苦於不能供應、且食米經過道間之雨雪、及運輸兼旬之時日、稍一停頓、則雖運抵前線而已不復可用、據此情形、則兵少無以平敵、增兵則兵糧更覺困難、當此糧食貴而轉運難的情形之下、竊恐難善其事、現在成都兵工廠既缺乏原料、我軍既無壓倒敵人之武器、而復感

械彈補充之艱難、並以川內形勢相牽、猶礙專方對藏、川軍雖連戰皆捷、一時縱能壓倒敵軍、然以生活及體魄之不適於藏地、致所被損失亦已不小、現聞藏中有繼續推進之營備勁旅、而與我爲持久之勢、誠本可以樂觀也、

(三)民情方面 康人親漢內向之原因、約有數端、一則川康毗連、在地勢上有密切之關係、二則康人漢化、在實際感情文化交流均有親切之關係、三則待遇漢方徵斂甚輕、藏方索取過重、四則康藏人民鄉有畏漢之心理、今革命軍人之對康藏人民非常親善、而不可擾、其畏漢之心、因是銷除、反之藏軍之殘暴擾害人民則反甚、五則物質方面康藏人日食中之糶粳酥油、均須調之以川茶爲日用所必需、一日不得茶食則病、有此五端故其勢不得不親漢也、

六月九日

清趙爾豐威行邊地

達賴回藏咎在漢人

杜有才者任川康轉運總局局長、又曾充川康軍之團長、與相遇於川南稅捐總局雅安分局、杜侃侃談其舊日所知邊事、杜自言在清末曾隨趙爾豐入康爲邊軍某營哨官、與四川劉湘楊森爲同學、曾記新軍統領鐘穎率新軍一混成協入藏、時邊軍曾在后方掩護協助、打退藏兵、送新軍進入拉薩、當時邊軍中有歌謠曰、「自從盤古到於今、幾曾見過兵送兵」、即此足見趙爾豐之威行康藏及邊軍之能戰也、又

言曾充此間雅安知府連預欽差入藏、往晤達賴、適值達賴燃燈唸經、未出迎接、連預欲保持漢官威儀、使手下打毀靈物以示威、達賴知之、滅燈不出、因是有隙、滿清之對藏用兵、皆由連預挑剔成之、又言當反正時、鐘穎與駐藏大臣爭權、離鐘出征之軍隊、又復哥老用事、兵士中多推其大哥作長官、而將其舊有之官長取銷、或罰充火夫、在當時鐘穎所率之新軍、尙能坐鎮拉薩、達賴之能回藏、其咎實由漢人不知所致、倘使漢人不發生內鬩、及喪失軍隊之統系、亦決不致爲藏人所敗、

六月十一日晴

到榮經途遇俘虜

藏方常備十三代本

鄧秀廷出關指揮

昨夜大雨、今晨始止、束裝既罷、遂離觀音鋪而前進、過箕子扛界牌、入榮經境、計行程三十里而至麻柳舖早飯、再行二十里而抵榮經城外、經過康寧鉄索橋、入東門投止於萬豐旅社、

記者於麻柳舖途次遇川康軍第一旅余旅部之副官、率兵一班、由康定押送俘虜之藏軍五人赴省、因投刺訪詢、據談所押俘虜三軍官、兩軍士、一協做名烏金、藏軍之協傲可率兵二十餘名、其職等於內地之排長、而銜位稍過之、彷彿上尉銜而任排長職者、兩教練官、一名浦曾、一名

昂五洛松、其二軍士、一名池力一名鄧登、大金寺之役、在火線上激戰投誠者計有三十九人、皆後藏產、素信班禪活佛者、現迫於前藏達賴嫡系部隊之壓迫、待遇較壞、而作戰則逼令使前、其所用槍皆一色英吉利槍、據說其槍先繳半價約能攻克某處(大約係指康定)即以此未交納之半價送之、否則必需按時完價、今渠輩以不堪前藏之虐而且心切歸漢、故能於前線俘虜獲之、此行但將其頭目解住成都俾沾漢化、將來與藏方交換俘虜時、俾得返藏為有力之宣傳也、

藏軍常備軍之編成共有十三代本、代本亦約有數級、其上者統兵千人、有槍千枝、中者有槍六七百枝、下者有槍五百枝、藏軍現行之新軍制、其代本約當內地之團長、甲本約當內地之連長、每百人編成一連每連四排、每排約兵十五人、以協傲一人統之、自甲本以上、督留學英國之軍官學生充任之、擬之內地則小團所部五連、大團所部為十連、在甘孜方面之却讓代本、統兵七百人、在大金有二百五、在朱倭有一百五、并附有大砲二門機槍一挺、在瞻化方面之德米色代本、統兵五百人、附機槍一挺、近又由克米色代本撥來藏軍五百人、受德米色之指揮、克米色代本現駐德格統兵千人、以五百人駐南路之寧靜、以五百人撥交前線、德米色藏軍中指揮名「阿汪」勒達瓦者、當讀三十二厚本大經、每上火線則焚而吞之、其胸腹間經文嘗放光現字、甚有法力、藏人信服、且勇敢善戰、故其階級雖較

代本為小、而藏方特以之為前線指揮、此人亦殊可畏也、川軍前線在白利一帶、鄧秀廷旅長昨已出關指揮、近又新增兵力團餘、開赴前線、俟兵力集中及彈糧抵前線時、即對敵進擊、我軍業已下令準備於十八號施行總攻擊、至時想有一番大激戰、總計藏方之在最前線者、除民兵外、不過三千餘人、我方則增加前線之兵力統計已在三千人以上、兵力已較敵為優勢、

六月十五日晴

黑濕溝產卵有癩毒

自漢源起行二十五里至富莊早飯、富莊場口有兩級小學校、一場中李祠設男女合班之初級小學一、憶自越大相嶺後、沿途女子即多纏足、而以漢源城中為盛、今入富莊街頭亦即發現纏足女子、徘徊過市、就此一端已足見此間風氣之閉塞矣、飽後行二十五里至堰溝、又二十五里至泥頭宿焉、泥頭為漢源縣之分縣、此即古飛越縣址也、設縣佐、現任者為邱氏、泥頭鷄卵多而極賤、價一角可購十枚、傳此鷄卵有毒、為不可食之品、因多方詢之土人、則言離此二十來里有地名黑濕溝、特產一種癩毒、染之者髮眉俱落、病同麻瘋、皮肉潰濫、指骨脫節、為此間不治之症、傳染非常利害、染此病者人莫敢與接觸、病勢既成、則病者之親族必設讎享病者而宛轉勸之、必使病者自覺此病不治而徒遺毒、親人傳染社會之害、待其首肯就死、乃集薪

焚之、又言此病之傳染以羊鷄爲最著、嘗因病者之喫睡、鷄羊食之、則成癩鷄癩羊、此種傳染之鷄羊、食其肉者亦被傳染、尤其是病鷄所生蛋亦含此毒、誤買食之、卽傳其病、蛋雖熟食、而其毒仍傳、但西往康定之過客食之、則無妨、蓋由康定水富礦質、含硝磺、飲之卽可治其病毒、因是本地買蛋食用者、必熟識其人、非黑濕溝人或相信其蛋確非病鷄所生之蛋、始敢購食、終因此種癩病畜類之傳染太易、土人之漁利者正多、有毒之蛋又無顯然之辨識、故不多誤中其毒者、此當地人常以食蛋爲戒也、如病者發覺有染此病之徵兆、須在中毒二三年前病勢未大成之候、前往康定「卽打箭鑪」住居、得常飲其水、卽可免無恙、若病勢既成、則亦無能爲力矣、因是此間產卵常有商販以廉價得之、運往康定售賣、康定人亦樂購食之、得價亦常倍蓰云、

六月十六日

在昔川康飛越嶺分界

邊地夏日猶爲風雨所虐

本晨泥頭縣派來店夫十名、內有女夫四名、所謂店夫者、以城市、鄉村開店之家挨戶輪派夫徭一名、由此村運物至彼村交代、挨村轉運、情同遞哨、謂之當差、蓋由山野之區雇夫每感不易、雖心知役苦者、亦嘗情不獲已、唯有優給備值爲方便門耳、夫既派齊、於是束裝行二十里至三脚

坪、三脚坪有男女學生二十餘人之合班初小校一所、教師王姓、市中但有營飲食店業者二三十家、過此卽走上坡路、行十五里至三道橋、再十五里爲風龍寺、更十里卽登山頂、此卽飛越嶺之卡子、經過此處、卽入西康境界矣、由此下山十里爲瓦窰坪、瓦窰坪卽瀘定屬華林坪分縣所轄境、再下坡五里卽抵華林坪、計飛越嶺之翻山路爲上山三十五里、下山十五里、漢源一縣恰在大相嶺及飛越嶺兩山之間、在昔川康卽以飛越嶺之山嶺設卡子立柵門以爲界、今則卡子柵門已撤、唯存一塊荒草坪之舊址而已、近年當局對西康建省計劃、有將大相嶺外接壤西康之漢源一縣、劃入西康之議、果成事實、則川康之分界、時移於大相嶺上也、

今日行程自三脚坪首途時、天卽微雨、經風龍寺而大雨、至衣履爲之透濕、遠望山嶺、白霧瀾漫、隨風延擴、而霧照籠前、從此昇入白霧中、行油光石、斜滑致人屢次顛跌泥塗中、萬分艱難、而始得登山頂、乃下山之路、更難穩步、有時只得匍匐而行、當夏日而乃爲淒風苦雨所虐、不特深感交通不便之困、且覺自此以往之人類、常束縛於此自然界壓迫之下、未卜何時始得披除苦海耳、

下山時遇一牧馬童子哭道中甚哀、見其側立一馱馬、屢欲傾跌勢甚垂危、無何蹶地而死、問之童云姓王名海清、建昌人、年十六歲、有馱馬三四、營馱載業、每月可得十餘元之雇價、以養其父母弟妹六人、月前某營開差、被拉赴

甘牧、川馬出關不慣食草地之乾草、且不耐其天寒、死者頗多、余之馬亦死去其二、存此一馬、營長愍余情苦、許余回籍、并給余藏洋一枚、大洋一枚、作為路費、余於是引此馬自河口起行、走了六天才到康定、在途中換去藏洋一枚、得價六千、每日只敢花錢一千以買糶糶及草料、藉以維持余及此馬之命、經過康定、余馬即以餓病交迫、頹廢艱步、又走三天才到華林坪、今晨即驅馬抵此陡坡前、此馬即逡巡却步不肯上山、余亦無法可施、不圖竟死於此、余離家路程尚有七棧、余之大洋一枚、到康定時、即已換去得錢十四千幾、自康定到此、沿路米飯玉麥礮礮無一不貴、昨日業花費已盡、今天余及此馬皆無從得食、此馬實由余無力飽以馬料、因餓致死、余亦不能回家了也、說罷復哭、同行皆憐之、翻山路中覓一住戶而不可得、因喚此童子隨至瓦窰坪、買得玉麥礮礮分食之、再携至華林坪為湊銅元二十餘千給之、囑其趕回家去、另謀生活、童子遂見人流涕叩頭感謝而去、途中因女夫山行巔倒困頓、為覓男夫替勞、山間人少雖出重價而亦難得其人、同人因濕衣塞戰、在瓦窰坪毛店中取火燒烤、卒周折至燈上時、始抵棧宿止、問之同道、則無不蕭疲已極云、

六月十七日晴

斧斤無時 四山禿兀

今晨出化林坪分縣城門、即見四山禿兀、白雲籠峯、一遍

荒山草野、竟無一樹一竹、行過一溝、則對山人戶、偏有人培小林、因詢土人、始知此地帶在昔曾為森林、以斧斤無時砍伐、遂今非昔比、其土地不能生長竹樹、實由開墾培植無人、故致荒廢耳、
自化林坪行二十里至龍壩舖早飯、龍壩舖亦名與隆場、有瀘定第三高小學一所、該場室內溫度為七十四度、飯後就道、則途中溫度則愈低降矣、

六月十八日

食色有託 婿甘牛馬

教育概況 經費艱難

記者得晤瀘定縣長王懷新氏於旅次、王係川康軍團長、新調斯任、談及此間民俗好訟、略謂此間知事無異內地往時鄉約、人民嘗事無大小都呼請知事究斷、如日來有兩呼冤案、一則為失一雞、一則為一斷把木瓢不見、疑為其隣所竊、兩事都可笑人、但其服從官府之性、則仍與滿清時代無異、又言此間之婚姻案、亦頗離奇、此間民俗好留女於家而贅婿上門、原因住民需人傭工、故贅之以女、以繫縛其終身、為作牛馬、外人之流寓於此間者、亦因其食色兩事之得所依託也、故亦樂為之婿、然終不過是一種契約行為而已、此種婚姻、事先務須憑人議定、或隨女性、或各存原姓、或將男子之財產若干交婦女家以作押金、或不安押金、其婚約之成立、多適情形而異、近有狡猾男子、方入

贅此家而復往贅彼家、或因受虐待而逃離、因此種種而致涉訟者多矣、又言此間百姓担負糧稅頗輕、而差徭若重、當軍事期間、糧彈之轉運、多賴人力、人民常輪番當差、如磨西之民、離縣百餘里、亦自裹餘糧來服役之征、邊地一有軍務邊民不能不呻吟於差徭之下、亦莫可若何之事、又言此間文化落後、興學年淺、全縣教育新為統一之編制、經費亦統籌統支、教育則集權於縣府、雖各鄉之校長、亦概由縣府委人前往充任、因此學董與校長互為攻訐之函訟、余到任後、特為定一新辦法、由縣府舉行全縣教員之考試、其無學識有嗜好者從新取締、一方並許學董在縣府考試合格之教員中選其慳洽者、指名請委、變更從前一切校長一味由縣府委充之辦法、以期協力辦學云、

瀘定縣之教育概況 瀘定全縣有男高小校三、女高小校一、男初小校卅四、女初小校五、教育經費約十之一二為就地支撥、餘概由縣府教育科統籌統支、經費異常支絀、故緣俗習而以錢為單位、城內第一高小月支一千劍外、餘三高小及女高小概每月支八百劍、初小校每月支款不等、其最多額為每月一百六十劍、最少額為每月六十四劍、約合大洋四元、教育費之艱難如此、即此一端可以推想此間教育事業之情形矣、

六月十九日

土司變頭人

西防紀實 關內行程

名異實不改

獨子亦作喇嘛

女兒贅婿承嗣

本日早溫為七十八度、而午溫反低落二度、天無雲雨之變、或許為雪山之涼風所乘而有此變異也、問之常住之民、則言落日尚較今日炎熱多矣、「似此則此間極暑天之溫度必常在八十度以上」、並言此間氣溫常較東西鄰縣為高、謂東之漢源夾於兩嶺之間、西之康定入於叢山之下、地勢較此略異、故皆較寒於此也、

黃昏後有西康學生抗日救國宣傳隊之隊員馬叔均于國榮及冷碩教員尹天稱三人來訪、馬于兩君言其隊長劉家舉、現在洛陽、余等同行有伍祥和君共三人、皆自洛陽來今伍祥和先到康定、余同尹君將偕往康定工作等語、遂與訂同路之約、茲將瀘定一切情形誌之如次、

瀘定縣政府之組織、可謂簡要、自縣長而下分設四科、即教育科公安科建設科財務科是、教育科及財務科尚有一部的款開支、至建設公安二科、則經費臨時籌劃、而實無出、縣長每月公薪四百餘元、亦不能按月開支、政費之拮据可知矣、民間傳此間縣長因軍糧轉運及政費未能領得之故、業挪墊一千餘元矣、

瀘定縣有商會、其會長儉樸如農夫、有平民工廠一所、農事試驗場一區、但都成績幼稚、以外無法團、但有教育會、實際亦只招牌僅存、至人民團體之組織、則更不容易見

得、

記者往訪此間之高小學校校長陳重文氏、由陳氏引導參觀此間之男女學校、及農事試驗場等處、陳校長在西康關外多年、且常贊助張賜培知事辦理夷務、自張被藏軍俘往昌都後、遂回瀘霍、嗣唐柯三特派員到康亦曾對辦大金案之交涉、唐特派員返京後、遂被委此間佐治員、兼平民工廠長、該廠鄉來只有編打草鞋一科、供銷康地漢人之用、自陳接任後、亟謀改良將添設木科鉄科以及縫紉印刷理髮諸科、并兼整頓農事試驗場事以爲改組建設局之初步、現因此間經費困難、建設諸端、進行遲滯、故現又以兼一高小校長職、陳在邊地辦事有年、曾娶得蠻家了頭、故對邊情亦最熟悉、據談鑑贖對等縣、自改流後、土司一變而爲頭人、仍世襲其職、名雖異而實不改、人民可以得罪於官府、而不敢得罪其頭人、頭人縱加以剝削虐待、亦只得含辛忍苦而不敢言、若頭人世襲制不取締、則平民所受之壓迫苦痛、雖有官府亦且無從保障之、現在西康文化利器、尙有趙爾豐遺下之鉛印機一部、運存康定、唯嫌邊地缺乏鉛印機之檢字工人、致使文化事業受其影響不少、又談康藏民俗、常以送子學喇嘛爲榮、多子之家、則但留一子承嗣、甚至獨子之家亦必送其爲喇嘛、而以女兒贅婿承嗣、人民既送子入寺院爲僧、即凡事依託於其送子之寺院、故寺院之喇嘛多者、則其附近擁護該廟之民家亦必多、由此一地之寺院、遂成一地之民衆信仰宗教送子出家、所

所需要之殊勝場合、是喇嘛寺勢力之所以鞏固者、即由其剃度行法之能建築於民衆之上、而集中其一方民衆之財力民力於一寺院之下、而養成對官府尾大不掉之勢、職是故也、瀘定有戶口五千餘家、糧稅七百餘石、人民以四腥納錢幣、六腥上糧風、土壤則多含沙礫、缺乏粘質、出產經冷礦產米而外、全縣皆產玉麥核桃、洋芋、而餘糧則產量甚少、興隆場之峽夾溝產煤、但只供本地之用、特產則磨西之虫草貝母、而果木則甘露寺之桃子、沙灣之梨子、大壩之泡柑、俱有名、餘則仙人掌所結之仙桃、到處皆是、亦爲此間出產之大宗、仙人掌亦名觀音姜、在此地之土質爲最與相宜、根幹老大時、幾等外地之果樹、結果大如桃、故名仙桃、味甘可供食、亦可謂此間之特產也、

六月二十日晴

咱里土人壓迫客籍

女子頗有滿族遺風

土司猶存莊房

渡河須以皮船

魚通話與康定話不通

改土歸流后漸染漢俗

冷竹關下橋浪翻舞 景色耐人

援岩而上 白日欲來雪山窖

白雲擁抱雪山頭

過冷竹卽爲大嘴

離大嘴瀘河分二支

本日東裝離棧過鑪定鉄索橋、橋長四十八丈、河闊約四十二丈、該橋有橋捐局一、商貨過橋、每挑抽錢六百、每駄抽錢一千、蓄以爲該橋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之費、橋之東岸爲城、中隔瀘河、西岸爲街、自冷磧以至瀘定皆夾山爲槽、夾槽爲河、河即瀘河、瀘河兩岸開爲水田、以種稻、鑿爲乾土、以種雜糧等物、問土人、則兩山之背爲深山寢林、人跡罕至、離城十五里至咱里、在此與西康學生抗日救國宣傳隊馬余君等相遇、咱里有初小校一、舊古土司衙門、卽在其右側、古土司名應洪已死多年、其孫古子邦、現充瀘定公安第二隊長、土司之侄古某該場保正、在該場居留之漢人、概爲客籍、本地人皆係藏族、聞記者到此宣傳時、並順問該地居民疾苦、探悉該地客籍漢人、從前常受優待、現在則與本地土人共同當差、漢人在此者、多係佃農及手工業、或負販無甚力量、常受虐於當地土人、如周永三者、原係川北安岳籍、其父移家於此、卽爲古土司應洪之佃戶、而今子邦承襲土司之業、而永三復爲子邦剝削下之佃農、此地風習、地主需款卽由佃戶出名招帳代借、以是因緣、致苦永三、每年爲主墊付債息、甚至代

西 防 紀 實 關 內 行 程

償代借之帳、討之子邦、則一概不給、永財力兩乏、雖有官府而莫敢告訴、聞此類事頗多、卽此可以概見土人之壓迫客籍也、

咱里女子著長旗袍、垂韃鞞辮、或高髻、墜大耳環、頗有滿人之遺風、今晨鑪定縣署派來佃夫十餘、男女各半、至咱里交代、更換時、則多以十一二歲及十八九歲之少女任之、離咱里於道旁遇背茶夫數十、此中乃未有女子俱係背運雅茶前往康定、問其年齡及負重若干、則四十歲以上者負重一百七十八斤、三十以上及十八九歲者負重二百一二十斤、其中有數人年約二十二三則負重將三百斤、雖則日行不遠、然負重能力亦已非常人之所及矣、自咱里行十里至小烹壩、又五里即沙灣、再五里爲大烹壩、咱里沙灣一帶、皆大烹壩管區、亦卽古土司之舊治、沙灣尙有古土司之莊房、現存沙灣有過河皮船十六具、瀘河水流湍激、河床以大小亂石爲底、水勢冲蕩、聲震里許、素來舟航不通、行至沙灣及大烹壩之間、則水勢較爲平穩、離大烹壩場頭約半里許路、卽遇見有圓鍋蓋形之牛皮船二支渡河、一隻載人、一隻載貨、單楫打水、操舟逆流而去、既靠對河、人皆登岸、卽負貨頂船而走、此種皮船、隨人攜渡、人既渡而船亦由水中取出、故不遇土人渡河則難見其皮船之製、蓋沿河欲見一葉舟浮而未可得也、

自大烹壩行十里、抵冷竹關、因行路多渴、乃覓一茶社以暫作休息、隔席得晤身著毡子之兩康定魚通河人、姓楊

名昆仙、年約五十以來、一姓姜名自堂年約四十以上、皆言其祖係漢人、移居魚通河者百餘年矣、問其祖籍何地、則答祖先人傳說原籍爲天全縣廬山人、問魚通話與康定話同否、答康定官話魚通人多能懂得、但魚通話則與康定話不通、此當是康定話之別一種、魚通話上可以說齊邊馬地方、下則只能說至瓦斯溝而止、問魚通地方情形如何、答魚通距康定城百餘里、舊房魚通土司所轄境、自改土歸流後、本地風習逐漸染漢俗、現在土民亦皆能漢語、從前請喇嘛做佛事、現在則請道士做道場、從前不興燒錢化紙、現在亦興燒錢化紙了、從前請客吃糌粑糌粑酸油、現在則紅白喜事、興設總管、安知客、吃九大碗、從前害病請喇嘛擊鼓念經、不效則聽他死、現在則有漢醫與看脉吃藥、問魚通話如何說法、答天讀莫、地讀絳、帽子讀牟幾、水煙暉黃煙、問能識字否、答魚通土民謀生艱難、兒至五歲即習牧豬、稍大學牧羊牛、莫有力量讀書、故從不識字、問魚通人以何爲業、答魚通人皆以做莊稼爲業、問魚通有甚麼出產、答魚通產青稞麥子玉麥莢子豆子四季豆圓根、問你倆從那裏來、答自魚通來、問往那裏去、答往鑛定橋上去、問去趕甚麼、答去買藍巴黃煙布、談話既畢、同行楊君爲會茶資該兩人遂連聲道謝而去、

自冷竹關出走、下岩、行約里許、有河溝、闊數丈、一木橋橫渡之、橋下瀑流、白浪翻舞、景色殊耐人觀、唯水聲震吼、致同行人語皆充耳不聞、過此時日正當午、汗傾流

、一至橋頭、則高山蔽日、陽光恰不克注入於此深溝間、加以清風襲人、倍覺涼爽、順溝望去、則見雪山爲白日所映、由是援岩而上、則雪山影色、益見顯明、望去恰是白日欲來雪山窖、白雲擁抱雪山頭之境、訪之居人、則謂此萬年雪山、時雖盛夏而積雪不化、山在康定縣後、以其山太高故此地亦能見之也、

復行數里、則滿山皆仙人掌、而行道復沿瀘河、爲平行、左手則絕崖壁立、高數十百丈、數處道逼崖下、仰望其懸壁矗直、毫無傾斜之勢、竊爲驚嘆不置矣、過冷竹關八里、即爲大嘴、大嘴有店在瀘河之山腰、汲水河中、須行下岩路里許、往返費力甚多、故行者取飲、店中亦須另給水價、才離大嘴、即見瀘河分爲二支、其一破山而右行者爲魚通河、其一由風洞岩左折而入夾山者即瀘河、風洞岩頭、四時常有大風、由此左灣而行、即入於康定縣境矣、計程七里、抵瓦斯窰、瓦斯窰卽下斯溝、至此覓得宿店、再向街頭買得午食、食已出遊、其場東端有鉄索小橋、因步於橋上、藉以觀蒼灰紫之蒼山、而下玩隱松黃之白水、於橋頭獲遇大邑人郭樹屏者、因問之、郭答此橋名威公橋、過橋卽舊魚通土司境橋、此岸之瓦斯窰舊時仍爲古土司境、橋下浪白飛花者、卽瀘河、此河上游橫貫康定縣城、下流至嘉定、名渣河入揚子江、閒談者約有時許、始進棧息、瓦斯窰之天溫抵場時、爲八十三度、晚間爲七十六度、似此與康定之氣候尙差不遠矣、

六月二十一日晴

藏民牧畜爲生

梭子可達彼岸

錦綿瀑布洒如雪絲

白楊飛絮點綴夏景

記者於今晨赴瓦斯窰郵政代辦局交信、該局室無人、記者乃大叫、始有面部鼻耳目口皆潰作紅色之婦人出、而嘶聲手語、指教以信交棹上、記者大聲說道、要交掛號航空信、始又一婦人出曰、我們這郵務先生因收煙款下鄉去了、問幾時可望回來、答曰不知、記者無法、只得攜信回棧、而以所遇訴之同遊、聞者皆笑、

自鑪定境以至於此、沿途所見房屋、以及街道之修造暨長途之路的建築、莫不利用天成之石塊、或砌爲田坎短垣、或含之沙泥以爲牆壁、或平嵌之以爲道路、水門汀石灰之類直少所見、石匠工作似無所用、以是住行兩事、皆覺其粗野而罔適於人生、良由此帶居民、懶於興作、而習於不潔、都緣於牧畜生活情形之所限制、漢民喜牧豬雞、藏民喜牧牛羊、業運輸者喜收駱馬、糞穢滿道而無人掃除、以馬糞最適於蒼蠅之繁殖、故遂致沿途棧店、無處不有蒼蠅之集團、有時人行道中、而蒼蠅亦常隨逐面目領袖間之相擾、行者望諸食品、故集而生畏、乃土人習之若素、幾疑

西防紀實 關內行程

其性相近而無所病苦矣、及細查之、則居人常多生瘡毒、或皮膚作潰爛、觀其皮膚衣服之齷齪習慣、是此中人不知衛生爲何如事、

聞自此以西、途中無賣飯者、因留此早飯而後行、并尋團保代雇馱馬五匹以載行李、此間馱馬雇價、每棧爲二十千文、差則每棧大洋一元、康定境內大洋可換十五千、因雇價常高差價四分之一、飯罷始首途、行約二里至上瓦斯溝、出其場頭、見溜壳子、俗名梭子、係粗如酒杯之蔑製牽索、由此岸以搭過彼岸、人欲渡時則繫之繩、而加之以竹製之溜筒、卽可以梭過彼岸、觀已仍沿瀘河順溝而進、至山路望左灣處尙可遠見右面河心矣、石崢嶸流水衝擊、白浪排空、嘯吼震耳、但行近左岩石壁下、時忽聞異聲自石壁中出、似前一種水吼聲外、別又一種水吼聲、幾疑石壁中別有陰流水矣、細查之、方識爲瀘河水聲在崖壁間之反應也、

今早在瓦斯窰時其溫度爲六十八度、出發以來、則路上之太陽蒸灼、行至此河灣處、而溫度已漲至七十八度、及路左折、則日光遂爲東山所蔽、望之對河、則太陽光影尙能射及山腰、而此方則幾幾乎行於陰山道上矣、初入卽頓覺寒氣逼人、急取寒暑表視之、則溫度由七十九度驟降至六十四度、行不過里餘、仍復入太陽光下、則溫度又漸上增、計至離瓦斯溝十里之二道水時、其溫度則復增至七十五度、

距二道水之頭道水地方、直飛水岩、岩頭掛一形如白練、儼同錦綿之瀑布、計橫約六七尺、長約二十餘丈、將至地則水花飛濺、洒如雪絲、亦奇觀也、

離二道水約半里、過一建亭之天仙橋、計程三里而經日地塘、日地塘天溫爲八十度、又十里至大河溝、則溫度爲八十三度、天氣雖炎熱、但行道中、每著風生涼、不有內地之大風、亦殊不覺其過熱耳、再十里至柳楊店時、約在午前一鐘、其天溫爲八十度、柳楊店中遇達縣麻柳楊人羅某、特爲煮豆腐以下烤麵包、殊可口、因飽餐、其亦飢者易爲之食乎、又行十二里至小聲亢、則見白楊飛絮、空際亂舞、移內地之柳綠春光、作此間之夏景點綴、不可謂非賞心樂事之一也、取視溫計則又落二度爲七十六度、再六里經大聲亢又四里菜園子、再八里即康定縣城、至此復視溫計、則已落至七十度、由是入康定東門、穿城過、則注目以相視者爲如許之藏人、且有數人以尾隨於記者與西遊隊之後、是又彼此相看而相詫矣、至南關入招待所、尾者始去、而時已近黃昏、天溫則已落至六十五度、所內常駐兵、現兵雖出關、而壁戶已破、用具全無、只得暫掃污穢、聊作休止於是地其鋪而臥之矣、

六月二十一日

川軍先敗後勝 傷亡在一千以上

關外夏日亦冷 鑪城禦寒物缺乏

學藏文深感困難

英人有英藏字典 法人有法藏字典

我國竟無漢藏字典 足見國人之

忽於邊事也

邊防軍第一旅第四十團團附長承廉、日昨由雅赴康、在途即與記者相熟識、至是嘗相過從、今晨復與記者品茗於康定大石包街之茶社、知卿現在旅部正從事出關行裝之準備、因詢之、卿言我軍自佔領甘肅後、敵退白利、我軍乘勝追擊、遂進窺大金寺、殊此時前線之兵力單薄、爲數不過兩營、大金藏敵、得知我軍兵力不厚、遂出我不意、施行猛烈之逆襲、我軍後方部隊、時方在前進中、不料驟爲藏軍所乘、此役前線損失頗不爲小、總計前後傷亡實際已在一千以上、予現方準備禦寒衣物、二三日後即將馳赴前方矣、刻我軍計劃、將用集中戰、以猛攻其一點、藏軍防線過長、料我軍此後之總攻擊、定可操勝算也、

鑪城禦寒物品缺乏、關外作戰雖夏日氣候亦非常寒冷、士兵亦人人必需毛毯子披衫、及毛毡毯禦寒之物、昨開來兵團餘、出關致將康定毛織物品買空、現民間雖加工趕造此類物品、終感缺乏、以致價值高漲、稍爲精製之毛織物、則市中已無從購得矣、

記者學習藏文困難、往訪居留此間之陳東府先生、陳舊爲廳長、現任川康邊防總指揮部顧問、在邊地多年、亦最熟

悉邊情者、記者擬學藏文預備軍事解決時、以便深入西藏、從事考查等事、陳言學藏語難、學藏文尤難、予子浩然、現任此間翻譯、據說康定以西、昌都德格、以及其他等處、方言多不同、文字亦常變用土話而生差異、譯業每感此種困難、都緣藏中文字缺乏字典詞典之專書、從前有注己者、精通藏文、嘗從事以科學方法分類整理康藏文字、不幸功未竟而身已死、今英國能有英藏字典、法國能有法藏字典、以西藏文爲中國之屬土、乃中國反無漢藏字典、亦可以見中國之忽於邊事也、

六月二十三日

記遊二道橋溫塘

打箭鑪因孔明造箭得名

麻柳堆刻唵嘛呢吽

轉經爲木製轉輪過客手搖

藏人山歌甚似內地秧曲

離此六七里地、有二道橋溫塘、康定城中人多往沐浴、响在陳遐齡鎮守使時代、即已規定各界浴日、禮拜日兵士往浴、禮拜一爲婦女、禮拜二三四五六爲軍政商學農工各界浴日、至今相沿成俗、兵士及婦女浴日、人皆忌往、餘日則因其可以雜亂而雜亂之矣、此間人多瘡毒、俗謂溫塘可

以愈瘡、實則大瘡等、雖屢洗亦不治也、記者今日爲友人邀遊溫塘、於是偕行出北關、過小溝石橋、沿瀘河行、至大地灣、該處有一臨路店、店主係梓潼人、大地灣對河山頂上、插古箭一枝、製甚偉大、遠望顯然、俗稱爲孔明箭、俗傳此間爲孔明征南蠻時命趙雲造箭之所、謂打箭鑪、因是得名、歷史上五月渡瀘的瀘水、亦即橫流於孔明箭山下之瀘河、漢人每指此爲漢族征蠻之一種遺跡也、計程離北關約行二里許地之對岸、有一小海子、橫闊約十餘方丈、遠矚海面、似有水花泡影、方值白日當空、何有形同雨打之水紋、因憶及途中所見有二三處水、皆自地中冒出、無力故不成噴泉、疑此海水亦必自地中出也、其海水色黑綠、不現天雲及山倒影、異之、詢之久居是間者、則言此間海子中水原有各種不同之顏色、紅綠赭黃皆有、想係地質然耳云、轉經一河溝架設之石橋、即土人所稱之頭道橋是、有漢蠻人戶數家、散建居屋於橋之左右前後、有利用此溝水力爲水礮者、有利用此溝水力建舍爲轉經水車者、又道旁數設麻柳堆堆、所謂麻柳堆堆者、即俗口所誦之麻柳邊邊紅、實則壘石爲堆、并於藍灰色石片上刻有藏文之唵嘛呢吽唵吽六字直言耳、或於修築之堆上、遍插種種臨風飄蕩之藏文幡旗、復又發見道旁所築之長室、內設十數轉經、預爲過客所手轉者、所謂轉經、不過木製之轉輪、大約一抱、內藏六字真言經、預依經義、則衆生世間可以覺悟轉變之意、以手拂之則經輪旋迴轉動、是含至義於

游戲運動中也、又於河岸遇一牧羊童子、問之年九歲、即能管理一百餘頭之羊羣、再行即覺硫磺氣觸鼻、知溫塘已至、當見一橫渡瀘河之建亭木橋、橋頭大書通天橋三字、是即土人之所謂二道橋也、臨橋短岩上建一觀音閣、內設茶社、途中熱渴思飲、因往投止、社中一老人賣茶、俯憑樓窗、則瀘河橫流其下、四囑有疏散人家六七、問之則皆漢人、多帶營洗澡過客之館棧業者、茶罷至橋下側築室之溫塘即在是、遂入浴、水中皮膚呈紫藍色、起無數氣泡、十數分鐘、即熱汗淋漓、乃出浴、同人浴罷無不覺飢、因復至茶社、命人於鄰店買點心供食、於時遇五童子、亦係自城來澡沐者、問之一姓邱兩姓余、讀某鍋莊私塾中、一姓劉在天主堂辦之康化學校、一姓甯住高小、甯言原籍爲

天全縣人、概出紙煙供客、邱余等自城攜來佳茗、亦酌兩杯以相奉、問其家則遠在南路三四馬棧之外、現居其戚家某錫莊中、幾位小朋友打鄉談、則蠻語伶俐、對吾輩則漢話亦好、都無蠻家氣習、亦可異者、由通天橋過河循路而走、卽三道橋、此路計闊約丈餘、狹亦六七尺、可通西北兩路、若改築馬路、施工極易、茶罷取道回城、約行里許、順溝望去、猛見日照白雪山頭、蓋此雪山在吾人來時、爲吾人背景、故不及查、歸途回首、則銀白交光映現眼簾矣、行進北關、兩騎馳來、馬上兩藏人山歌長嘯、行吟道中、甚似內地農人秧曲、吭聲高歌、音徹若泉、亦可謂善唱高調者矣、歸來時已午後三鐘、回想飄飄吹衣途中風涼之概、覺溫塘一浴之爽適、殊未可以言傳也、

關外行程

廿二年三月十日

康定過孚間行程與經過

本社特派記者阿欽因要考察康藏的真實情形、已於前月冒險由打箭鑪出關、茲特誌其經由道孚一切情況如次、由康定至道孚之行程三月十日自康定起程行四千里宿折多塘、三月十一日行七十里宿拉西、三月十二日行五十里宿長壩春、十三日行七十里宿熱瓦卡有宿中谷者、但路約轉數里、十四日行五十里宿泰甯、有宿吉石中者、但在溝之南面、十五日在泰甯休息、十六日行百二十里宿角卡、十七日行六十里宿道孚官棧、謂吉石中至角卡爲七十里、角卡至道孚爲五十里、右列由泰甯至道孚爲二百八十里、旅客每謂如此、康定道孚間沿途之氣候、康定早溫五十五度午雪爲四十度、折多塘大雪二十二度、折多山積雪而雪已止、越山時二十六七度、下折多山時大太陽、七十度拉西晴、晚六十度、角卡黃昏五十六七度、道孚晴、六十一二度、康定去年冬乾多冰少雪、氣候至低爲十六七度、人皆言折多山之氣候較康定爲高、今經歷之果然、由康定至道孚之經過、此間程棧之規定、每棧約以九十里計、但旅客每因長途鞍馬勞頓、道路不修、風雪爲虐、休憩無所等、故每

西防紀實 關外行程

日平均行程往往不及九十里、每棧規定烏拉官價藏洋半元、價須先給、公差事務所設烏拉委員一事、前派差將此項差費依烏拉數目、及按照官價規算領取、計自康定至道孚爲五棧、牛馬共八頭、每頭每棧半元、五棧共應給差價藏洋二十元、當即照數給與、十日早飯時、尙日在東山旋起北風、而太陽隱沒、午十二時正起行時而絮雪紛飛、王植三與阿錢補欠師有師法同研之誼、爲莫逆於心之交、特命備馬遠送、錢等力辭、乃偕冉子明輩步出南珍關、重贈言而別、出關行約十餘里、經兩路口、由河東越橋而行於河西之地、見河左岸有大院落一、其餘則散落於十里間之農舍十餘、中有小馬路橫貫阡陌間、各農舍間之交通、得之以爲連絡、壩中陳現整齊之農場、遠觀其大院落似爲中西合雜式建築、頗闊闊、岩下一鉄線小橋連鎖兩岸、以通馬路、橋上有修整之鉄欄、問之始知爲法人之墾地、昔從明正土司購得而建設者、望其馬路之坦直、以視此岸賴以爲西康交通之大道、雖寬大數倍、過之但凸凹失平、石礫叢雜、多年未經修治、則未免自慚形穢矣、沿途雖乾雪飛舞、風聲嗚嗚、寒地旅行、初似難耐、當行近折多塘、沿山有自生林、遠望對河、左山卽玉靈宮所在、爲康定人樵採之所、康城薪火之消費、全賴其處之生產、惜斧斤無時、近處已砍成荒山、如康城人再無培林樹木之提倡、則斷薪之憂、必爲勢所難免、是晚宿折多塘、紐姓家、有小兒能蠻漢語、問之知爲山西人之留裔、毛牛臥雪中、乘馬拴欄

內、烏拉娃則與牛馬爲伍、解帶臥簷下、時雪下益大、在康城時卽知折多塘有溫泉、原期於過程中前往澡沐而竟爲雪阻、我輩燃燈夜食之後、眠板樓間、封窗閉戶、而更盡時寒氣乃透被而浸筋骨、幾不可忍、烏拉娃因長生是問、性耐寒、然臥風雪中、其苦耶其不苦耶、

三月十一日

折多山頭勞凍殺人

骨號聲鳴松火發烟

三月十一日晨起、則銀山白屋、雪厚盈尺、鑪城人每傳說折多山頭勞凍殺人、因爲雪境尤懷畏心、卽小心翼翼策馬而前反覺傳說之太過、唯是北風雷吼、撲面若割、兩耳凍痛、似不可耐、於晨行前、人皆飽餐酥油糌粑、並各分携鍋盔糌粑碗耳糖以備午食、幸晨已雪止、不然雪積愈厚、而行愈難、約當午刻、而已達其頂、一時大風吹掃他山頂雪、揚起數十丈、成一飛舞之白龍、亦偶然之奇觀也、山堦間有麻柳堆堆、沒入雪中、堆上有各種咒旗、行人多過而拜之、越山而西、則日光熊熊、一山兩面、不圖一凍之一而一曝之、以吾輩未常親風日之面、一時則使寒於水、一時復使熱如火、頓時之間、面燒如焚、夕陽時候、行近拉西、拉西距水橋子約里餘、乃覓宿於夷民日則母家、夷民對於漢人之旅客、似留之不欲而又拒之不可、因通司再三

開導、始納吾輩於三層頂樓之上下榻焉、是夜時當陰曆二月十六日、涼月正圓、因面似火燒故不安於室、乃步月於屋頂、藉納風涼以減面燒之苦、雇白月雪山之相映、直好夜境、見屋頂有物似灶、因問之日則母、以此間距康定尚近、故日則母亦稍能漢話、答是松火灶、每晨用燃松木烟以敬菩薩者、指數鄰近、有三層或五六層、樓房之民舍約六七間、問此有夷民若干家、答五家、觀其頂樓皆積草甚豐、查拉西爲山間平壩、土壤肥沃、以居民皆能建大高之屋舍、以居而論可知此間之夷家必俱爲殷富之農民、夜深入眠未久、忽聞人骨號鳴一聲、遂驚醒而四方應之、先後得四聲、則夷家俱起而各家屋頂之松火灶俱同時發烟、已爲清晨、起而敬菩薩矣、

三月十二日

康北台棧前清遺制

各棧均設遞騎哨

三月十二日晨起行、酥油茶糌粑麵早食後、卽首程行約五十里至長慎春台棧宿、台棧爲前清驛站遺制、作官人軍隊及商旅歇宿之所、台棧設管理員一、舊名台書、由二旅部委高某充之、高在此將窗戶及棧中棹凳床鋪等雇工新製成全、卽因事已赴鑪城去、(鑪城謂打箭鑪卽康定縣城)、棧爲三層樓之夷式平屋、所謂夷式者仿佛洋式、以石塊砌

築成厚約二尺之石牆、四圍開窗戶、其樓扶密而固、樓上不面木板、而以泥土面平之、居室列樓中、牛馬地居於樓之最下層、屋頂亦以泥築成平面、並於隅設導水溝、可游憩其頂層、有較修整之寢室二、其室外儼可設為屋頂花園、而實未有花園之施設焉、聞獨某營去年經此、其兵不服棧上之指使、雖棧上預為備有薪炭而不取燒、乃故為將房屋一部份撤去、以作冬烘取溫之燃料、故現對於無房屋亦正從事培修云、又棧中設有遞騎哨所、訪其組織、每哨所設哨書一、哨丁三、由旅部委派、哨書姓古名東平瀟定人、哨丁則雇土兵充之、月薪俱藏洋三十元、哨丁騎馬自備、若無自馬而乘用公馬者、月薪減半、傳送公文隨到隨走、所謂雞毛文書之羽檄、則不分晝夜、不計風馬、而兼程奔馳、書件公文等投遞之靈敏、實賴有此也、第由折多塘起行約二十里為二台子、為西康南北兩路分道之處、是為康定出關之第一台棧、第一天行程能至此處宿者、第二天方能宿待長壩春之台棧、因二台子之台棧、担任南北兩路之分道傳送、故特多設哨丁一名、共為四名、與他騎馬獨異、適長壩春之哨書古某方病感冒、正苦關外無從醫藥、料吾儕必有攜帶、因從吾輩求治、當以西藥之安士比一小包與服而病減、乃再以三包一劑與之、並贈以八寶丹一瓶、由是台棧中來乞藥者數起、適一嘉定童子年約十二名雷厚澤者、亦來為其父求藥、為言關外風大、其父亦得傷風之感、余愛其玲俐而信之、則言其父為民初陳遐齡手之

老軍人、後退伍娶於石渠而生我、我以漢父夷母、故學得漢藏兩語、如催烏拉與蠻豕談話之事、吾且能優為之、吾父去歲以小販無利息、逢康藏戰事起、乃投入四十團章團長之連下當兵、吾以常隨父遊行北路作小賈、故此亦隨吾父入軍攻大金寺、吾亦嘗隨吾父出入於火線之上、吾父現已將近五十歲、且因積得數十藏洋、遂復退伍仍作小賈、吾隨父在鑪城販買花生、抵此數日、將至道鑪發賣、並為詳道由此至石渠鄧柯德格之程棧、及道路情形、

三月十三日

烏拉娃驅差馬供客用

熱瓦卡草原景色頗佳

三月十三日晨起將行、村長折西惡家率兩催差者、似為牌頭來棧門、送行並討賞錢、記者每人以銅元二千給之、前兩夜歇折多塘、及拉西兩處、皆宿民家、我們走時亦給以薪水之費、因為我們的伙食組織、是晚間住時燒飯吃、早晨起行忙燒點酥油茶吃糌粑、午餐則在馬上取麵包糌粑以供食、今台棧中有兩婦人來供湯打役、走時亦各給以銅元二千、聞舊規若係官長過境、村長必獻雞蛋四枚或六枚、雞蛋關外價約八百、而為官長者、則必賞藏洋一元、藏洋至此以西、每元價值六千四、蓋關外銅元少、換錢稍難、在康定去冬臘時之藏洋價落價才六千至六千二、現價由財

務處令行商會規定、加以藏幣停造、故價值已提高至每元八千、我們本無自馬、原不須打役供給草料、打役賞錢本可不給、但今兩婦人同來領賞、故亦分賞之、又支差牛馬、除給官價外、草料原應烏拉娃自備、但烏拉娃每因冬臘正二三五之間、草料頗貴、蓋康地冬日牛馬多而草料少、其飼牛馬草料、即以青稞麥稈充之、農家於屋頂打青稞後、即以之作乾草、儲頂屋間、然後按日上屋取負、以飼牛馬等、往往不克給足牛馬等之食用、故草料之出售者、價亦不廉、以是支差之牛馬、在兩三日行程中、烏拉娃每不肯出高價、購以給之食、嘗使作數日餓、牛馬既數日不得食料、反負重行、肥者壯者故無恙、然瘦弱者、則每有困乏之事、照支差舊習、馬乏倒地時、則乘者必須取負其鞍、至台棧或村莊中、即得另行支換馬匹、或馬乏而死則將馬耳割取其一、若無此者、不但不能換馬、烏拉娃且得索賠其馬、我們歇折多塘時、聽通事說、慮馬乏者須出錢購草給食、故曾出錢一元買乾草、以餉馬、後聞人言、依照官價已給烏拉費者、其草料即應由烏拉娃自買、故亦未按日照例給買草料、今日自長壩春起行、按照台棧本應歇中谷喇嘛寺、在鑪城時、聞該寺佛都督爲此間最有道行最馳名之老格西之先世上師轉世、老格西在世時、且曾親往禮拜之、現該佛都督年雖才二十餘、然以夙根頗有道理、故吾輩擬宿其寺以便謁訪之、嗣因烏拉娃及通事俱來請、云吾們要歇中谷、今天須轉幾里路、才至其寺、明日復雖轉

幾里路、才上大路、請今日宿於熱瓦卡之民家爲便、因亦許之、午刻行至墮位松母之野、烏拉娃等以腹飢架三石灶煮茶作午食、吾輩亦以困於鞍馬、下馬取被衫鋪地作仰天臥之休止、適川康軍部無線電第六隊機務員古泰熙者亦至此、見吾輩漢人燒茶慰於此、因亦作稍息而下馬投止焉、古言敵隊由德格移回甘孜、昨因油機壞、甘孜無法修理、吾今東行、實因押送此機回康定修理、如康定仍無能修理時、或須將此機送往成都修治、否則須待換發一油機、則北路無線電始可通云、今日自長壩春起行、見沿途多草壩、有壘爲青稞地者、而未壘亦頗多、行約五十里地即越康定界而入道孚泰甯界、再行二十餘里即抵熱瓦卡、沿途山間數處、見牛毛帳棚有數大牧羣、牧放其間、途中一大草原、沿途草地有牛馬千百成羣、嚼草其間、草壩中亦有一處撐兩牛毛帳棚、其地草較肥、而景色亦頗佳、既至熱瓦卡寬宿、遇申金夫之弟、言其兄佃居阿魯家、其處有屋可居、因指示之、纔至其舍、則申金夫亦方自八美挖金歸、談其每日挖金處、離家往返約二十餘里、申金夫妻蠻婦育一小孩年約三四歲、指謂吾輩曰、此小兒寒病數月不愈、草地無醫藥、先生今東來、必能施治矣、余等見此子已由久寒轉爲春溫、當施服以安士比一裹、繼檢藥囊中白虎石膏湯一劑以遺之、申頗感謝、

三月十四日

蠻房彷彿洋式

氣候變化甚速

三月十四日自熱瓦卡早食後、起行至八美地方、遠見一闊闊之洋房、行既近、而識爲喇嘛寺、康地蠻房建築式樣粗與洋式無異、今該寺獨能以石灰糊壁、故幾疑爲外人之建築於此、嗣問之通司、答此爲山口喇嘛寺、計晨後行至過二十里、烏拉娃即於山口寺側之路溝間作灶燒茶、爲午食此不、食已復登程、時將近午、火日當空、正苦熱間、行入一約十里之長壩、忽大風起而雨隨至、馬上覺風寒甚、轉眼即大風激雪、吾輩急以領巾纏頭、戴風鏡、著披衫、第風聲怒吼、人馬若有被吹倒之勢、雇荒野無從覓屋以避此大風雨雪、但得鞭答其馬、乘風奔馳、人馬皆感困中、而披衣上亦已雪厚寸餘、乃將越此長壩而大雪忽止、風亦隨微、頭上則大太陽仍照熊焉、氣候變化之速、於旅客乃竟有如是之甚者、

今日至熱瓦卡起行、計五十里而抵泰甯、雇人有謂今日行程、實不過四十里者、泰甯有大喇嘛寺、我們策馬逕往投宿、該寺門前有僧、與通事語、通事即來言該寺跳神後、今下午正當送鬼、不能容留旅客、因尋得八郎貢補村長、而引投於夷家住宿焉、

夷家出其家釀之青標蠻冲酒供客、其酒作深黃色、漿釀如米湯、味似葡萄酸而微甜、儼過皮酒之味、誠蠻酒中之佳

品、亦難得之貨也、

三月十五日

泰甯街市由漢人組成

雪地旅行看燈失明烤火脫節

風日爲虐面皮由黃而紅由紅而黑
蠻家持哈達跪請求醫足見邊民
之可憐也

三月十五日、泰甯有漢人街市、由四十餘家之漢人組合而成、爲滿清制營之流裔、市中設漢團總一、由漢人周級三充之、該市有遞騎哨所、哨書爲蔡國勛、前清泰甯設訊駐泰甯營、其他由官撥給兵鑿、其駐兵遂久由屯殖而化爲墾民焉、此外尙有二十餘家掘金之移民散駐泰甯附近、而家於鄉野之間、去歲由如金夫出力捐資造一通過小河之木橋、以取前往掘金路道、交通稱便、泰甯寺持有礙神山之說、竟命人撤毀之、該寺最有勢力、而金夫亦遂莫可如何、現道字胡仲嘗縣長、委宗某來泰甯創設國民學校一所、刻已招收有漢學生約一二十名、不日即將開學云、我們特赴市與諸漢家聯歡、周團總且有招集谷金夫等集數十漢家於一堂、并由華萬出而與之講演、略謂我們特代表中央來慰問我漢族留康之移民、希望我漢族努力於西康礦務鑿務之開發、并願認識五大民族聯合一致共同努力之意義、將漢

藏民族畛域及其障隔打破、務將漢藏民族間之感情聯絡恢復起來等語、至是復與各漢家間談一時乃散、

我們在泰寧休息一日之原因、我們在康定未起行以前、就知道雪地的旅行、若眼目冒了雪、就萬不可以看燈光、手足凍了就萬不可以烤火、眼看燈光就恐怕反了光以至失明、手足烤了火就恐怕要凍脫支節的、我們在折多山走了一天多的雪路、幸有風雪眼鏡的保護、眼目微微的起了點熱、眼終仍無恙、至於隨我們行的烏拉娃、及其過路的蠻家、他們對於眼目的保護、就是他們所手製的黑牛毛眼鏡、照在額間、遮一遮太陽映雪的強白銀光之刺目、也就無事、我們在康定時、製有遮雨的油綢大馬傘、終因關外風大、最易吹折、總歸無用、故未帶來、至是遇着雨雪、只有聽其淋漓、我們亦知關外適用橡皮呢製雨衣雨帽、雖則我們無力以製此、而且康定外貨昂貴、此物亦是購不出的、但是似不能不把這話告之後之來者、須知西康旅行、雨帽宜取觀音斗之風帽式、頂上若鑲以金剛圈、即不慮大風落帽之事、此物最適用於此間而宜預從外間製來、我們的面皮因風日之爲虐、始而紅腫、由關二爺變成大佛老爺、既而又變成黑臉張三爺之後、遂大脫其外皮、我們不但因鞍馬之勞、并且也感冒了些風寒、及發現肚痛心難等痧症、泰寧寺殿瓦頂等皆金色、加以俗稱此地爲小西天、風景亦佳、正值得我們養病休息留戀一天、

通事無端將我們能替人醫病的話傳與蠻家、於是自午飯后

、有遠自十餘里持哈達來跪上我們而請醫治者、這事真冤枉、我對於醫藥之事、因爲經濟之拮据、對於自己旅行的需要尙無能準備、不過從前尙餘有點藥品、臨行時又添買了七八塊錢的普通的中西用藥、這怎說得上替人醫病、但是內科外科的病人、既已絡繹來集、並且紗布油膏之類、都是早就莫有的了、莫辦法、只得勉強應付、把酥油來熬了去渣來對油膏、在漢人家聘了一把棉花來、於是就把錳強灰礪酸炭酸鋅養粉等以及碘酒哪砒哪黃強鎂流苦安士比哪並一切甚麼救急水八寶丹等、都請出來、洗的洗擦的擦、服的服、將至黃昏時候、才把他們對付了去、

三月十六日

沿途大壩熟地仍少

開渠引水灌種青稞

三月十六日乘馬在十騎以上者、小村棧多不能應命更換、必由此縣達於彼縣、方能換馬、茲記者等只騎馬四匹、故在一卷壩春換過、至此復應更換、泰寧村長八郎貢補、於今清晨已將馬匹四騎備來、毛牛四匹、則須直達道字、此間亦不應換、計今日行程爲一長接行六十里地、雖有一官寨子可宿、則明日行程爲一百二十里、道路未免過長、今日若宿角卡、則行程亦爲百二十里路亦不短、百里處爲松林口、則須露宿、我們於泰寧漢人市即熱鬧道字縣辦匪認

真、松林口之匪踪現已絕跡、雖露宿於其地、亦無妨、但我們這個貧窮的旅行隊、並未製有帳棚、所以心裏仍不能不存着趕路的觀念、而且是多們着急的、我們的行李、是昨晚就束縛停當了的、今晨起、但待早食之後、即便登程、王植三送了我們一塊臘肉、前天就把他煮好了來供晚食、昨天吃了一天、今晨取食、就只剩下些附骨之肉、我們吃肉的辦法、也習染了蠻規矩、各於腰間出小刀子、自割自食、記者原是扶病出關、復增一番風雪勞頓、雖在泰寧休息一日、而探訪攷查筆墨用心之事、還是不能許他靜養、所以他的身體不但不安、而且他睡中說夢話、作嚙語、以及呻吟太息之聲、亦時有所聞、可知他精神也是不安的、跟即出門上馬、沿途多大壩土壤亦復不惡、但已鑿爲土者仍少、一馬急行六十里而至官寨子、方下馬休憩、官寨子中設台棧、爲短棧之遞騎哨所、棧中燒清茶供客、所謂清茶者、是不用酥油的、但是漢夷人所服雖同、設清茶而仍有不同、我們所服食之清茶、但取雅茶熬之、要想吃點各外間的細茶、到了邊地、就是實在莫有這種幸福、至於土人習慣、雖清茶中亦必加鹽、記者等對於鹽茶頗喜食、獨不能慣、我們各就棧中茶取麵礮礮以供午食、適鑑霍縣鄧輝如之第、偕該縣王校長雪樵亦策馬而至、其同行有張某隨後步行、負馬鞍嫻嫻踉蹌而來、問之始悉張離此十餘里、其騎馬乏而臥地、故今負鞍來棧換馬耳、

西防紀實 關外行程

午食罷、復馳馬行、通過龍燈壩之四十里平陽大壩、即是松林口、此數十里谷地平坦兩山多松及雜樹、夾道森林、產合抱之木、沿途見雪白黑墨兩色間雜羽毛之鳥雞、千成羣、遊步或踏雪於松林及溪澗間、景色之佳頗足使人愛玩不忍去、屢遠處雖有烏雞、遊興適然而作飛舞者、但近處之烏雞則倦步漫遊、情頗寂靜、或馳馬而過其前固亦寂然不甚驚、蓋此間獵禽絕少、似烏雞不知過客、非能爲害者、然由松林口再急行二十里而抵角卡、角卡有散落之夷戶約三四十家、覓得一牛廠娃驅烏拉來往之過棧鍋莊、遂擊馬而入、時記者以力馳一百二十里下馬、時已不能步、乃跛而行、其鍋莊中、繚繫碩大且肥之蠻狗三條、見客即咆哮狂吠、客室在樓上、樓前設一蠻樓梯、其樓梯以約六七寸過心之木、立剖之爲兩半、俱成半月形、以及半月之平底靠之樓前、再於其半圓之面鑿之爲階、上樓者須手攀之以登、記者足既不良於行、且爲初學上蠻梯、故動作頗滯、加以梯近諸狗、生客過前則跳蹲猛撲之勢愈甚、其中一最猛之白毛獅狗以力大脫環、直奔方及扶梯之記者先生雖急上兩步、而其左腳已爲此蠻狗所得、至是始有三四蠻丫頭及小娃子輩急奔來救、而蠻狗口不得開、扯之則嚼愈力、終由一蠻丫頭分捉其上下嘴又一人力撻之始脫、記者既至樓坐、乃脫蠻靴解褻襪脫棉袴解帶及裏袴、毛毯襪等層層布脫、何啻八九層、終牙透及肉、血涔涔然、是蠻狗之口力亦可大矣、

三月十七日

抵道孚入住鍋莊

三月十七日今晨離開角卡、行長垣中、將抵道孚縣、離縣約二十餘里、以抵城之地帶、農戶頗密、坳城數里間、且正從事開小溝渠、引水灌種青稞之土地、處處發見用雙毛牛、於其角上架拖木犁以耕、將播種青稞之土、且多蠻丫頭執木錘以破散成磚塊之泥土、及執木鋤以鑿地、亦有拾土中之石礮而執之行道中者、似已入於農地時代、計行約六十里而抵道孚縣城、記者先馳馬至縣府、經甘師爺指導縣府前之大鍋莊內、可以下榻、餘人后至由記者引入該鍋莊建修崇閣之經堂中、解衣后遂出覓午食、於漢人所開之麵館、麵賣一串錢一碗、頗粗糲、對席有十餘齡之蠻娃三四呼麵及捲子作大咬狼吞、每人立盡數碗、頗異之、賣麵者為吾輩解說曰、蠻家日食糶粳視此麵食為美味、其年長者多重視錢鈔、不肯輕就吾館食、此其青年蠻娃貪食輕財、為夷人中之漂亮者云、

下午始投刺於縣府、得晤胡仲嘗縣長、說明吾輩西遊之意、其案牘馬昌驛於康定與記者相識、聞吾輩至、亦來接談、頗歡、吾輩因倦思休、始辭還、為陳鋪被設筆墨及呷湯役造晚食等之設施焉、

三月十八日

鼓吹漢藏聯合

大談黨義佛法

二二

黃昏時縣署遞來客貼、除記者與華師而外、有鄧某又鑑霍縣王雪樵校長與張某陪客、有靈雀寺堪布麻傾翁閣主任閣隊長等、記者與麻傾翁極表親熱、記者與談西來意、略謂第一是教的聯合、一佛之教、原無分東西、內地與邊地當聯合一致、第二是人的聯合、一國之人原無分漢人藏人、漢藏民族、應當聯合一氣、第三是法的聯合、總理的三民主義、首以救民為本、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故其次為救國、再其次就是外則聯絡平等待我之民族及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奮鬥、內則聯合由五大民族所成的中華國族、一致禦侮、由五大民族的聯合努力以援救全世界的弱小民族、而其達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目的、這就是普渡的救世主義、這種傾向、實是佛菩薩的願力、所以三民主義、並不與佛法相違、黨義與佛法是應當鎔為一鑪、打成一片的、第四是事的聯合、須知黨國之事大而大之、皆是佛事、所以漢藏間一切公共的事、應當一致共同努力、把他辦好、這就是大事一行的道理、要知世間即苦海、非有共同一致偉大的力量、就把這痛苦的大海、攻打破了、超越不了的、其時任翻譯者、為閣隊長、語頗契機、麻傾翁於接受之下、頗致歡悅之心、午飯畢、隨至記者下榻之大鍋莊、長談、其不盡之意、以世外無情之喇嘛而相對、仍未免依依之懷、是亦不可思議也、

三月十九日

靈雀寺崇閣莊嚴

麻傾翁細談近况

通事既不懂三民主義、復不通佛法之經教、記者欲向各喇嘛寺爲黨義宣傳之講演、第一就感着這種通譯的困難、并且所雇的通事、對於稍高尙的翻譯、檢直不行、我們今天因爲要靈雀寺去、所以才到縣署去呼一個通事來、通事魏姓前清末當兵、入康後退伍充小負販、因留康有年、蠻語既熟、遂任通事、去年賦閒家居、本不欲再出問世、適胡縣長蒞任以來、以縣署事多、再三要伊幫忙、故任今職、至是由魏通事導往靈雀寺、該寺爲城區之大喇嘛寺、其中房舍之建築、無街道而有街巷、儼然一城鎮也、以視道孚縣人民住戶數百家之居屋、不但較多較大而且較華整、康藏喇嘛寺之崇閣莊嚴、遠非民戶城材所能及、故不獨道孚靈雀寺爲然、因久已成爲一普遍現象矣、既入寺、卽覓得麻傾翁之靜室、麻傾翁歡然迎坐其室、外有供奔走之喇嘛數輩、獻奶茶及小食已、記者等及以該寺之組織問之、麻傾翁答、吾名麻爲地名、傾翁爲學位、吾卽以地名及學位合而爲名、吾現任堪布之職、爲全寺之主僧、卽寺僧之主席、略謂本寺現有僧衆一千二三百人、有四管家、喇嘛名跟巴、對於寺內任經濟等事寺之管理、對於寺外應付

西防紀實 關外行程

一切俗事、管理僧衆遵守法規者、爲鉄棒喇嘛、法神喇嘛、位次與等、以上有格西二十餘人、再上有兩佛都督、一名惡卡、一名兵隴、佛都督以上卽堪布、本寺爲孔色麻孜格西、明正瓦曰五區人民出家之所、瓦曰人數少、故不能推出跟巴、現任四跟巴之名字孔色、是充敦子麻孜、是丹尊羣配格西區、是丹尊明正區、是莫接此四跟巴職、响由堪布擇委、及四土司家選任、現亦由縣府委任、本寺之買賣事務、由私人合資組織、董其事、以担任買賣之經營者、各會首計共有八個會首、語畢、歡然出其二旅部委伊爲堪布之委狀相示、意康人奉委之宣示就職、及佈告紅告之表示、每對客卽以其委狀示人、豈其以此舉爲代表任職之意歟、我們對於沿途城村等皆張貼由康定製成之藏文宣傳品外、每遇頭人及大喇嘛等、卽贈以一張、我們更將蒙藏旬刊出贈傾翁、傾翁讀之、尤覺喜形於色、我們更出西遊隊之題詞書、求其題贈、傾翁亦歡然揮行筆毫不思索、一揮立就、其智慧過人、亦真有令人欽佩者矣、

三月二十日

蠻家草坪會議必有事變

漢人開發實業則無能力

三月二十日、昨天下午記者環城作郊游發現數處俱有數十蠻家集於野外草坪坐地、不知何事、似尙猶有茶酒等食物

、還遇榮通事、因問之、彼謂蠻家野外坐談、就是開會議、想是因爲張通事要集衆商議、要求胡縣長注辦之意、記者歸向談師道之、談師說我同蠻家結集草坪會議、必有非常事變、豈道孚近日有何大事發生、尙當注意訪之、今天午前再往訪胡縣長仲嘗、胡面呈不豫之色、未識何故、不便明問、第詢以此地之漢家、對於鑛務、墾務、商務、實業情形、現有良好的成績否、胡答漢家在此、習久蠻化、所謂商務不過小生易、以賣飯食的爲多、工藝不過手工業、學學蠻家繳羊毛線、蠻毬子、墾務不過仍效蠻家種青稞、鑛務則道孚所產、不過流砂沖積層、聽少數金夫改墾民農暇之後、任便挖掘、開發事業實在一點說不上、漢人來此者、多無本錢、於開發實業則無力、但仗恃漢人以欺夷民、則又勢所不免、往往因夷民之畏官府、而暗中惹起漢夷之反感云、

三月二十一日

漢學生僅有五六個

蠻家子視讀書爲當差

三月廿一日、我們今天去參觀道孚縣創立兩級國民小學校、任該校校長的就是西康民衆駐京代表及國府蒙藏委員會西康調查員的丁伯衡、丁即移殖道孚之漢人、前任團總、現任道孚公安局長、丁正華之公子、校中只有一位教員、

五六個漢學生、我們與他接談、才知他姓胡名朝文、榮經人、在陳福五所辦八師軍士傳習所畢業、入康已二三年、今年無事因朋友介紹才到這學校來任助教、這裏學校往年已停辦、今年胡仲嘗縣長、欲復興辦此校、承認由縣府籌撥學款、每月藏洋八十元、委江騰霄團總爲學董、除校長外、聘教員二位、還有一位姓何名啓華的、胡縣長採行強迫教育制、除漢學生外、徵五保蠻生各十名、共五十名、蠻家認讀書爲當差、胡縣府不許免其差、因蠻學生一時徵集未到、故現只有漢學生十餘就讀云云、

三月廿二日

正舉行祭孔大典

各村莊放火徵團

道孚縣舉行破天荒的典禮、道孚本無孔廟、故假城區之兩級小學校、以設置一切、校門高懸黨國旗、禮堂置供棹一、上設孔子牌位、並陳列香燭等事、棹旁列太牢少牢豚毛之三牲、由縣長胡仲嘗主祭、以下則校長教員率全體學生暨保衛團漢夷各隊長等、皆肅立其間、禮儀所謂鳴鐘者、係從武廟借來的一鐵磬、所謂擊鼓者、係從喇嘛寺借來的一鑼、所謂奏樂者、是從喇嘛寺請來兩個喇嘛吹酒哪、再由該校主任教員何啓華一人司儀、啓戶就是把校門打開、再向西北隅迎神、行的是三獻古禮、所謂讀祝文、唱孔

子歌、誦詩、俱由司儀一人代唱、禮成、焚燎、是燒柏枝、不異夷俗松煙灶的松火、仍是有煙無火、其餘如鳴砲、獻香帛等、送神之事、一一行禮爲儀、未能悉述、正當祭孔時間、未知何人於山間放一把火、初尙以爲火壘之農民所爲、繼見所放火不於原野之舉地、而在林間之樹木、火發風動、風湊火勢、一時煙火冲天、儼若非常之烽燧火警、山間一小喇嘛寺、已爲煙火所遮斷、亦幾被延燒、聞大喇嘛寺曾派人偵緝、放火之人、午後火漸熄、但各處村莊、正調集槍馬、集合蠻團、反對縣府徵集學生、徵調蠻團事、並聞有打倒胡縣長及歡迎吳縣長回任之說、縣署亦正調集漢團、以鎮壓夷蠻、預防其來縣府、由是漸呈戒嚴景象、人心惶惶、雞犬若驚、似徹夜吠聲之狗、亦填街塞巷、以示警云、

三月廿三日

徵蠻學生與土兵幾成大變

行動氣喘空氣過於稀薄

道孚城風聲鶴唳、我們因出訪漢人而探其究竟、據團務人員江騰霄及商學兩界人等云、縣署接到甘孜張行團長來函、有大金娃潛來後方、意圖擾亂、請嚴加防範等語、又丹巴縣署來函有共黨竄入康境、希留心偵緝等語、縣署因之派出偵騎探查上項情事、不意於隘口處、盤獲一形跡可疑

之夷民、搜出藏文密函一封、胡縣長當召集堪布大喇嘛保衛團及五保頭人列席公審、並當堂將夷民各信件譯出、姑悉五保夷民、受吳前任小波知事指使、一面派出五保夷民代表捏詞十八條、逕赴瀘城向二旅部控告胡知事、一面通知各村保召開草坪會議、以作有力之反抗、意在誑惑當局、撤換現任而歡迎吳前任復任、第吳前任所以指使夷民如是者、則由胡縣長對於交代過於認真、所生之嫌怨、胡縣長當按所控十八款對五保頭人一一加以審訊、皆係捏詞、因怒五保頭人之反對官府、遂將五保頭人扣留下獄、由是激成五保夷民之調集槍馬事件、漸形擴大、漢團團總江騰霄談五保夷民須舉出代表請余向縣府輸通、余當責之曰、你們以抗徵學生反對團務爲重要條件、而上控縣長、此不爲反對胡縣長私人、而爲反抗官府之行爲、今又調集槍馬聚衆要挾、是近則逼縣署關起你們五個首人之命、遠則受政府派兵繳辦叛逆矣、其代表對吾說深願接受、但於徵蠻學生五十名、及每月更番調取二十名土兵服務於團局二事、抵死不能承認、並申言吾輩因年來軍興差役過苦、再不能加重負擔矣、胡縣長悉又招呼我去、謂蠻團調集槍馬勢將演成劫獄及進攻縣署之變、着余加緊集中漢團以防民變、並商余先將所調蠻團土兵二十名之槍提繳、以防其內變、余對曰、此事當可消弭、如是則反激成之矣、余願所及、但能從速集合漢團擁護縣府以防夷變、致禍來之二十名土兵、只可由漢團暗中監視、保無他虞、胡縣長始嘉

納吾說云、

道孚風景頗好、惹人遊玩、但卒因筆扎無暇、六日中共出覽兩次、且稍一行動、即覺氣喘、人皆言道孚空氣過於稀薄之故、又我們以宿縣署門前大鍋莊之經堂樓上、窗戶四開、夜亦不關、雖日夜坐臥間、都感覺養氣不足、有時雖靜處、亦似氣逼、若鼻塞而呼吸不靈者、然向之生長是間者、則無是狀、未識爲異域生客來此特別或必然的現象、抑亦吾個人之病象耶、余本弱而多病、每念無常之理、即不無畏死之懷、經堂中有一藍面金剛像、余於是亦不致康藏人之所爲、前往其學叩大頭矣、

三月廿四日

掘金辦法略有兩種

蠻皮襖藏裸體嬰兒

空氣稀薄石礫難行

徹師策馬前行、黎平亦追隨其後、馳至離道孚五十里之大寨、見記者及通事烏拉等皆未至、乃下馬息、該地有兩漢人家、一牟姓爲名山木匠、現刻業、售蠻酒及鴉片、一李姓爲墾民、見徹師等爲漢人、力表親熱、徹師等亦遂投止、取糲糲充飢、主人亦出茶供客、嗣記者及行李抵大寨、徹師遂復上馬前驅、行約二十五里遂將軍橋頭、遇數漢人、問爲掘金夫、因下馬投其家、問以掘金之情形、據大

邑裁縫李方成答、余前隨鍾統領入康、迄未歸去、後改業掘金、即流落於此、吾儕掘金辦法、略有兩種、於河壩掘金名叫抬明窠子、鑿山洞叫挖尖子、吾儕掘金工人、係自由組織、邀約二十人之同道、組成一棚、向縣府認案、完納金課、計金課每月納金爲一分六釐、并言每棚金夫之組織、設工頭二、一爲鹽油管事、一爲青山管事、鹽油管事負向縣府立案、要求保護、及一棚之內所有鹽油伙食之責、青山管事負管理金夫、指導挖金之任、再以二人担任棚內雜務燒茶作食之事、餘十六人即按日從事掘金之工作云云、語畢並指示我們今夜所投宿之處、記者等既隨至、乃離該金夫棚之居屋復行一二里、至土兵大隊長雀絨家解裝於其堂屋、雀絨素親漢、且其居屋亦較整潔、故漢人之官商每喜至其家以下榻焉、且將軍橋爲道鑪兩縣交界處、時有土匪出入、前張某即在此遇匪劫殺、道孚白知事曾牌示該雀絨會同孔撤保正嚴加緝捕、今漢官委雀絨爲大隊長、即假藉雀絨在將軍橋擊捕盜匪以安過客也、今日所經多沙土、後即泥土、土質亦復不惡、途中遇自將軍橋馳來蠻騎數人、負三式馬槍一枝、連槍一枝、步槍一枝、問之答爲奉保衛團撤將赴縣城聽調遣者、乃至雀絨家、見其家婦蠻皮襖中藏一裸體之襁抱嬰兒、似將有工作者、然從懷中取出此兒、遞與一蠻老漢、蠻老漢接之亦藏於其蠻襖中、但露兒頭、餘則裏藏在中、其狀正同袋鼠之藏兒於袋中、然不識此爲雀絨屋中之何許人也、道孚縣派差、由該縣

五保平均交出烏拉馬匹、今日所派來之烏拉娃似爲蠻家有財產之青年子弟、計四人皆戴后藏金邊邊氈帽、每頂約值七八元、並人皆毛毯其衫、芒項其鞋、且皆慨然共出其我等所給予之腳價、以購酒肉供食、夷民中固無如此奢華者、因疑其家必皆富有也、康地烏拉之腳價、官價不分牛馬、俱按棧每匹給以藏洋半元、至於民價則有高至六七倍、計毛牛每棧腳價三元、枯草月份則三元半以至四元、旅客雇馬則腳價每棧尙高於毛牛者一元、內地人來此不但道路石礫難行、而步行爲困、且因空氣稀薄、動輒氣喘、及身體不若土民之強壯等故、姑無論有無水土不服而多疾病之事、固早已艱於步行矣、是吾輩親歷長途鞍馬猶覺勞頓如是、未知長途步行、其苦又將如何耶、似非但勞其力而不繳用腦質者、不克優游於此苦寒艱辛之境矣、

三月廿五日

自道孚至鑪霍途中

自道孚至鑪霍之行程、三月二十四日自道孚起程七十五里宿將軍橋、三月二十五日行七十里宿蝦拉沱、三月二十六日行三里宿鑪霍縣城、**自道孚至鑪霍沿途之氣候**、將軍橋晚氣溫四十度、蝦拉沱午溫五十二度、鑪霍午溫五十四度、晚溫四十七度、**自道孚至鑪霍之經過**、我們自康定起行至道孚本是乘馬四騎、毛牛四馱、所攜的糧米一駝、於途中施食及烏拉娃事、所耗過半、其餘食品贈送品宣傳書

西防紀實 關外行程

籍亦漸耗散去、且因毛牛行緩、每前後不能齊進、乃計劃減少馱牛兩馱、完全支爲馬匹、雜物繫之、人騎馬上、只需六馬而足、以此商之胡縣長得其慨許、今晨飯時、始將馬匹派來、故飯后乃束裝上馬、行過靈雀寺前之大河壩時、記者乘馬戀棧、屢欲返奔、手中無鞭、扣環勒之則背退而走、幾墮溝中、幸得靈雀寺兩童子喇嘛(似爲扎把)之援助、一挽之而一鞭之、乃經河壩、始得通事還而驅之、馬猶反背相蹄、不得已乃繫馬於其馬鞍、而牽之以行、約行五六里、烏拉娃方從後方取攜食糧趕至、方交由伊牽行至十里以外、似馬已將返奔戀棧之思想捨去、乃放之使行而就範矣、沿途燃煙火、似爲夷民所爲之烽燧、乃時亦未午而大風起沙走塵揚、灰埃瀾目、且能飛動小石子以打馬上之人面、俾作刺痛、此種風塵、實爲內地所不常遇也、行約二十里地、道旁一人家與烏拉娃爲熟識、因請下馬作小休止、烏拉娃卽就其家燒茶作午餐、其家婦通漢語、問之悉其家爲扯格奇、自泰甯至今、每念蠻冲酒而無從購得、茲通事語之、得出其家釀、蠻冲酒享客、余等亦以藏洋半元報之、

三月廿六日

夷民要壩子攜眷偕樂

法國教士願老死蠻荒

鹽井土民信教達二千餘

教堂營墾文化侵略兼經濟侵略

二七

昨日自道孚首程以來、即沿小金沙江岸向西北行、卒至將軍橋、過橋後離開金夫棚屋投宿於雀絨家、始不見小金沙江之河面、今晨起行即從雀絨家之屋後豐嶺約行十餘里、至界牌、於道旁白石鑄成鑪霍東界數字、知過此即已入鑪霍境、自此而西復沿小金沙江之河畔而行沿途多大河壩、河壩間多蠻白揚、及雜樹草木荆棘、旅客多從其荊叢淺水而過、蓋春日江水猶枯、且江流於壩中、分成數枝、淺灘流水多處、皆可通涉、通事云此間夏日水漲、即不可行、夏日行道俱在兩旁崖岸間、約距蝦拉沱十餘里處發見土築之牆、俯視脚下則皆黃土粘泥、他處無以土爲牆者、可知此間土質之佳也、再數里見河壩中有毛牛帳棚二、帳棚前有溫泉、夷民之富有者、每趁此春日、攜食品家眷器用爲耍壩子之樂、於此且便就溫塘以澡沐焉、近蝦拉沱里許處、有章谷壽靈寺、及司木鄉尼木鄉二村人民合力修築一金剛塔子、建頗崇偉、土人謂喇嘛寺之所以提倡建塔於此者、蓋以此塔鎮住天主教堂、俾其數不得昌傳於此境、既至蝦拉沱即見有漢人三十餘戶、復見法教堂有西式屋舍數所、思此地景色之佳、雖天色早、尙可赴宿鑪霍城、雇戀戀而不欲去、問投宿於前李保正家、而卸裝焉、

黎齊平本宜昌之高小學生、其家原奉天主教、故曾受過洗禮、至是約記者訪其神戶、記者因偕齊平往投刺焉、其神戶以寶元楷爲名、現年五十三歲、法國人、入康傳教者已二十七年、生活習慣久已夷化、且謂吾愛此間寂靜不復樂

外間之繁華、行將老死是鄉不願歸國矣、並爲言前此蝦拉沱地方之繁華、有漢人教民百餘家、因民十二年此間地震、蝦拉沱多土牆建築屋舍、一時倒塌登時壓斃者七十二人、時教堂中所設之學校、亦壓死教員二男生二女生六、教堂之神戶雅文善及當家一廚子一工匠亦同時壓死、問鑪霍縣城漢人死者四百八十七、而蠻家則未有實在之統計、大約一共死一千餘人、余晌在鹽井縣傳教、自雅神戶死後、余始由南路調來担任道孚縣城內之教堂及此地兩教堂之事、記者問此間傳教事業頗發達否、寶答此間傳教事業、近年實不發達、道孚教民不及二百、此間教民才五十餘、記者問有蠻家信教否、寶答晌有數家信教、但俱因官事求助而來、官事既了、即不肯來教堂矣、第鹽井地方則土民信教者多、合計康壩娃及藏壩娃之來奉教者有二千餘人、除此則夷民殊不信仰外教云、記者復問以教堂中辦有學校否、寶答此間學校現已停辦、唯道孚教堂附設之學校、現當有學生二十餘名、設男教員一女教員二、上午教之讀聖經、下午則教之讀國文、國語、記者又問貴教士掌教兩地、未識教費年需若干、寶答近年所費不多、兩地合計年費約銀二十八秤、合大洋二千元云、記者再問貴教堂代營墾務有之乎、寶答有之、一計道孚教堂每年完糧五石一年、蝦拉沱教堂則每年在鑪霍縣府完糧八石一斗、記者問以墾地丈畝及耕種情形、寶答丈畝未有計量糧完納數目、係以播種之種糧數目爲準、往年以墾地租與教民分種、近年則因虫

害電害之事、始立分收之法、種糧由教堂括出、收穫之後、先將種糧歸入教堂、再將其餘收穫之糧由教堂與領墾分租之佃農教民平分、雇因河南地勢較低、尙可利用河水灌溉、河北一帶則行水灌土頗難、故年中出產俱佳云、寶復轉問記者西來之意、記者答暫游西康他日再圖入藏、寶復作驚異之色曰、藏境是通不過的、康內遊歷不是最痛苦危險的、未知能通康藏語言否、記者答語言初習不熟、但已雇有通事、寶言通事是最壞事的、是靠不住的、這是應注意的並且康藏旅行是應該化爲喇嘛裝或蠻裝、方可避免危險、記者聞言自唯寶般般致意、所言俱是、乃答以現在我們所環遊之境、乃漢軍勢力之內、實無慮云、乃辭出、寶且送之門外、相禮而別。

我們所宿李保正家、李名山人、由經商來康後、因失利至此、遂奉天主教、而便領墾其他、現已成家娶金堂女爲婦、並自有直向縣府領墾之土地而外、且其家養毛牛數頭、以爲耕地之用、蓋漢人來墾於此、養不起耕牛者、每雇雙牛、日費藏洋一元外、給草料、保正家之耕牛既自養而且農具亦皆概用鉄製、更有牧養之綿羊二百頭、草料糧食之儲蓄亦頗豐富、蓋李之起家亦教堂提攜補助之餘惠也、

徹師先馳馬獨行、遇蠻商三四、發見一狐、取所負步槍一發而中、因於河壩白揚叢中煮茶剝狐皮、徹師於鑑靈會與相遇、蓋此數蠻商爲德格人、常販買於德格間、故徹師

特與週旋、並連轡至蝦拉沱時、已午後三鐘故亦行而終後至也、

三月廿七日

麻柳堆等於指路碑

邊地縣城不如內地村莊

三月二十七日晨起正預備早食中、見主人婦並傭工男女三人、其男工亦皆從其名山家鄉之貧親中雇來者、當將羊舍打開、羊羣擁出、即施飼以元根、即蠻蘿蔔、且和飼之以糝粃麵粉、蓋主人之農產蠻蘿蔔過多、運售不易、故以飼羊糝粃麵粉香和之稍許、乃誘之喜食之意、方謂主人飼羊、尤且以此間人食之品、疑其人之食用必更佳美、但查之則仍不過以小麥麵及糝粃夾雜充食、是亦固其農產無米故亦未嘗一作飯食也、

自蝦拉沱起程復、行約十餘里、遠見數騎馳來、遙覘兩兵、不知背負何物、彷彿矛戟之屬、而金光奪目、及接近始識所負爲父子快槍、蓋康藏崇尚馬兵習、喜於馬上打槍、故置父子以便又於馬頂上、以作依托、即下馬射擊、因有父子故而射擊亦後爲準確也、其父子多置於表尺之后、於槍壳護木上貫以鉄軸、兩旁即裝置兩銅脚之父子、可以轉動、故跪臥姿勢均適用之、似此兩兵所負槍之父子、當係銅脚之鍍金者、乃知爲二十九團中校團附長張子虞、張云

昨奉命赴界古視查青藏交涉情形今新自界古歸、復因事須赴鹽城、故自甘孜起行東去、故得途中相遇於此也、與張別後、過瓦達溝、則見其麻柳堆堆土多給五彩佛菩薩像、其六字大明之藏文咒字、亦間雜塗以藍黃紅綠等色、此與出關以來、沿途所見之麻柳堆白石刊字少塗色者爲異、蠻俗東西往來者皆分道沿麻柳堆左手行、此雖合刊刻經咒於路後對行人具有佛教宣傳之旨、雇其皆依左施順轉之宗教遺意、似無其他作用、然以視外間通行之車路、俱分左道行以讓路、此則正同其趣也、且每於通大山之頂、俱置有麻柳堆及咒旗等、尤每見夷民之行者多下騎唸誦而過、查其意似具恭敬及求護之心、度有所刻文字、則咒旗無異於佛教之標旗、菩薩名號無異佛教之標語、俗人雖不識其義、但通行道路間而有此標幟、其爲用則實可等爲內地之指路碑、至農人於墾地拾其石子爲損力計而拋擲道路間、不無阻礙行路之害、今信佛者拾而砌之爲堆、亦具功德之意

、訪之粗知宗教旨趣者、其爲說略如此、今日所經皆荒野草坪、黃土沾泥、頗宜農植、三十里間俱大坪平坦、唯小坡數個而已、若馳馬行不過一二鐘即可達鹽霍城、乃以沿途之觀玩留戀而午刻始至瓦達溝間、麻柳堆處有屋數間、設卡子一、係收橋捐捐局、至城時、遠望半山紅屋成一大聚落、問之知爲章谷寺、又名養靈寺鹽霍城則在該寺、俯瞰山下、若以視鹽霍城也、則反較該寺爲小、房屋疏散等同內地之一小村莊等、計道學有漢人可八十餘戶、而鹽霍城之漢家又較少六十戶、以道學城視內地之村莊尙不如、若以鹽霍城擬之則更每况而愈下矣、聞之西康北道置縣、唯甘德尙仿佛具有城郭之形、至道學則當各有一漢人街市以稱之、其他各縣則猶此不如、真不失草野荒涼苦寒之區、既抵城、即投刺鹽霍縣府鄧輝如縣長、頗極謙恭之緻、且近入茶話、而指揮漢字房爲吾輩之下榻處焉、

(待續)

宗教

康藏社會重心全在喇嘛寺

單就統治康藏之政術言

即不能不愛護喇嘛

至今不能招徠藏人皆國人

不會詳究康藏社會之失也

康藏社會重心、全在喇嘛寺、舉凡文學藝術占卜教育醫藥祈禱知識財富宗教信仰莫不由喇嘛操持之、此其勢力非易撲滅可知也、無論喇嘛教本身是否應予提倡保護、單就統治康藏之政術言、即不能不愛護喇嘛、提倡佛教、昔趙爾豐以至盛之勢經營西康、所建成績固甚偉大、然有一失即憎惡喇嘛是也、趙全盛時、固能以武力鎮服全康、使無反動、然藏人仇漢之心、實種於此、故民元以後叛亂蠱起、武力衰頹、而趙之建設亦隨之毀滅、滿清末年革除達賴活佛名號、西藏從是獨立親英、使元明以來數百年經營西藏之成績、毀於一旦、直至今日不能招徠藏人回復舊狀、此皆國人矜尚意氣不曾詳究康藏社會之失也、

康藏之宗教教育

康藏之文化教育事業、無不總攬於寺院之手、人民亦無不

認定寺院為求得智慧之所、人民之送子弟入學寺院者、亦正等內地人之送子弟入學校、雇富者之送子弟入寺院也、其數十年求學之一切需要、無不由其俗家為充分之供給、而貧者之送子弟入寺院也、則反是、寺院每能以茶鹽糶糶之屬按日給之、或遇年頭歲節、且肯以此類物之少許以給其家、所謂初入寺學者為扎巴、類內地之小沙彌、等於小學、受比丘之別解脫戒者為喇嘛、等於中學程度、一切受學於寺院者、必以此單位為初基、亦正如內地讀書子弟、未能在中學畢業者不獲得普通常識、自此而上則為大乘教育、此則類同於大學、大學以上則由顯入密、專修密乘、如拉薩之局巴寺、此為康藏教育之至高無上之學府、第此仍為求學之次第、而學位之授與則須另經嚴密之考試也、如傾翁彷彿前清之秀才、格西彷彿前清之翰林、然在老格西之位次等差、則更有若干之分別、蓋經格西考試取得格西資格後、復得取得他項之資格、亦正如翰林院再授主考大學士之名稱、雇以漢藏文字語言之障阻、不能一一探索歷舉其試所授學位之名、然皆依緣於菩提智慧乘乘上進深淺以定次第階位焉、

紅教黃教之差別

宗喀巴創黃教世稱黃帽派

此間有紅教徒宋喇嘛者、貌豐隆、儀彩亦不俗、前赴后藏受戒、學於其教祖紅教活佛某處後、即遊廓慶哈印度等勝

地、且曾赴川朝峨眉、及在成都傳教、道業頗高、然為欲箭所中、紅教受比丘別解脫戒、則亦不許娶妻、但亦有位至呼圖克圖大喇嘛之地者、則即可以獲得娶妻之自由、而人亦莫敢議其非者、宋喇嘛通於前土司之某公主、且私生二子焉、人故以是輕之顧康地風習及紅教徒亦嘗多此類密戲偷淫之示、現人知之而不以怪也、昨記者往訪之、問以紅黃之差別、宋喇嘛答黃教原出於紅教、言當我國明代、時有蒙古人宗喀巴祖師者、學於紅教某祖師、而列席末座、「藏語名字多難記憶故不能詳錄其名」彼時授徒以紅色僧帽至末席恰盡、適餘一黃色帽、祖師即以此授之、宗喀巴絕頂聰明、能會通三藏、倡言密教、事相必以顯教、教相為基礎、大乘戒律必以小乘戒律為基礎、因貫串小大顯密之教理、以成浪忍一聚而造菩提道次第論焉、遂創真教、而即以黃帽為其標幟、故世稱之為黃帽派、是紅黃二教者、本出一佛之教、原無差別、雖然教義是一而卒以所守不同、因此有派別之分、故亦不能不略有出入矣、黃教重小乘比丘律、所刷戒法不許與在家羣衆共守、紅教反之、偏於入世精神之社會化、以是紅教之徒、若已成爲有道之士、雖犯殺盜淫妄四根本大罪者、仍住於無爲清淨之境、而終爲無染著爲、但淺近未克深造而至所詣之徒、乃亦尤而效之、誠地獄之作業矣、其次則紅教主張木石植礦無情之物、俱有靈魂、所謂魂者、即是識、識即功能、此謂顯在之木石、雖似無情意之頑物、而其潛在之功能、仍有心之

作用、且謂木石若一、爲心所寄托、或心所加持、及或爲他之意念勢力所被、則雖頑石之類、亦即可以受現心之作、而發生爲識之功能、此說也黃教反之、其餘紅黃兩教、雖因所依經不同、而於事相儀軌不無微細之異點、而實無大差異也云云、

喇嘛勢力很大

訴訟要到寺裏控告

此間種族至爲複雜、川滇陝晉漢人頗多、回族次之、並有英法等國之傳教士、牧師等、潛跡於此、除了上述的幾種外、要算是土住的漢人和夷人了、漢人奉行的教儒釋都有、回人則奉奉漢默達、夷人迷信最深、尊崇佛教的心理非常、家中若有男人三個、必須送兩個去學喇喇、間有不留一個、家事交與招贅上門的漢人經理的、因爲喇喇寺的勢力很大、可以支配他們財富、管理他們的事情、換言之就是要他每年與他們納稅訴訟要到寺裏控告、所以自己的男子在寺裏得了一個任務、認爲無上光榮、好像漢人得了一官半職的樣子、增輝門第了、喇嘛寺僧到處林立、真有星羅棋布之勢、單就鑪城一隅來說、喇嘛竟達十餘寺之多、每寺喇嘛至少也在一百以上、就是在俗的夷人、不拘何時何地、一動一行口內、都喃喃不止地、唸佛誦經、可知宗教對於種族的關係了、夷人有病並不延醫服藥、只有

請喇嘛唸經轉山、假使不好就打牛羊來祈福、若再不愈、聽其死了、死後埋葬方法、有天葬火葬水葬幾種、完全取決於大喇嘛和佛都督的卦上、

大喇嘛性欲之秘密

是佛說歟是糊說歟

國西記者訪二旅旅長鄧蟠村氏於旅部、氏談康地大喇嘛有一種翻地水火風之秘密、此法多為大喇嘛晚年時代畢生修行將屆成道之最後作法、且非道行純熟將至所詣者、不敢輕試、其法理事俱密、祕奧難測、然從其片面觀之、則其作法之經過、實有難以臆度者、當其作法之先、由大喇嘛、於覺母子羣中隨喚一人來、(覺母子謂比丘尼羣)侍坐於側、大喇嘛、命左右預焚巨火於火坑中、坑上設毛毡、其火務須將毛毡烙糊、欲燃為度、然後大喇嘛裸體橫陳其上、先作種種唸誦加持而後入眠、約數小時之久、遂起而與覺母子為猛厲之性交、謂地水火風色法之四種作用、若不信與女性授觸之性欲上之神經猛刺激、終不能純以自力將此四種作用動轉輪翻、得過此四色法、如不依此秘密之作法亦既終難翻過矣、如不能翻過、終示於色法得其了脫、不了脫不為成道、不成此道者終不能出入生死而輪迴自在、第此作法紅黃兩教則略有差別、紅教則丟精為成就、黃教則以不丟精為成就、記者聞是說矣、心滋疑焉、遂訪

之於康定有名之王喇嘛等、王為黃教頗諳言是、宋紅教謂教中實有不傳之祕法、必至大喇嘛位、然後得知、紅教大喇嘛有娶覺母子生子以傳承其法統者、黃教大喇嘛則有謂喇嘛不娶妻不能盜寶之說、此間有陰陽歡喜佛、怒擁魔母、作兒女性交之塑像、預下佛種於衆生胎中、即可得產佛子之祕、凡此示現、俱有極深理趣、為諸佛密意、非有深造者、難明其故、此種意趣、已超言說之境、

喇嘛寺擺花

記者於此間喇嘛寺、曾參觀擺花之禮、亦可異也、爰舉筆記之、此間正月十五日、各寺舉行擺花之禮、喇嘛先期趕工用酥油染色、塑成各種花樣、此日陳列廣場、供人賞玩、并陳珍貴寶物、誇其富有、與其美術之巧、康地以甘孜巴塘打箭爐理塘各寺為著、藏地則拉薩擺花節更繁麗、蓋西康高寒酥油不化、其質柔細易調、色易分合、甚適於塑像用、各喇嘛寺大都有此酥油塑花、供於神前、是亦西康美術之一種也、

頭骨淨水盃與臂骨啤

此間任何喇嘛、皆有一頭蓋骨琢成之淨水盃、或且有二枚以上、此係人頭之天靈蓋磨齊口緣而成、唸經時必須用此盃、盛淨水、供神前、用之久者摩掌光滑、色黃似老象牙、未久者尤有腥氣、又任何喇嘛皆有一人骨啤、係取人之

臂骨磨去一端、他端於俗所謂螺螄拐部之中央鑿孔、陰經時取塞口上吹之、其聲嗚嗚甚剛戾、任何金角器皆不能敵、據喇嘛言、此等皮骨、皆死者生前發願所施、與或取於罪囚之尸、此物近鬼、可以威嚇鬼物也、

學法團也蠻化

探悉駐留跑馬山已四五年之學法團、原遵漢僧共住不茹葷酒之制、茲已於本月廿一日、集會作法、遵從藏俗、全體開葷、緣由該團行將待機以次入藏、欲不肉食則不合俗、而且行動飲食多感不便、邇年以來、該團漢僧久已化爲西藏喇嘛之裝束、飲食起居習慣、亦皆蠻化多時、能精通康藏之文字語言者、頗不乏人、因主觀變動、及入藏求法、而恆順衆生、不違世俗、遂使素固菜園、僅被牛羊踏破、從此濟顛入世之合光同塵、不能專美於前、固亦無可厚非矣、乃有居士特爲之說、謂出世法律、未嘗制定遮禁肉食之明文、記者聞之爲之嘆曰、爲是說者、不亦過乎、割烹禽獸、顯傷大悲菩提之心、而潛長有情世間之殺業、佛般涅槃、戒畜不淨之物、其義頗廣、在農業經濟社會的當中、認游牧繁殖爲不淨生產、在所必戒、且殺戒爲根本大法、賴此爲有情世界生命解放之運動、就西藏言、毗羅爲阿彌陀佛化身、達賴爲大悲觀音化身、爾皆宗奉彌陀觀音手創極樂世界之淨土法門、以此加持於西藏、視爲其法化土、同一目的、皆在改造西藏成爲妙法所莊嚴建築的佛國、法

固妙矣、其奈西藏之山高水深、有情受束縛於自然法界、無法界智以超脫之、長使有情資生之具、不能謀於無情之物、以求究竟之解決、而仍沈淪於有情吞噉有情之游牧時代、無法以解除之亦可悟已、當知正義的淨土世界、一切禽獸皆是自然變化所作、非是罪報所生、絕無割烹之事、今西藏牧畜爲生、以佛教加被之社會經濟、限人生活於卑劣苦悶之境、而無能以解脫之、可謂現法不妙矣、以望真正之淨域豈可以道里計哉、實則活佛莊嚴佛土之無能、今乃曲解佛受牧女乳糜堪任菩提之意、將何以解於普度之大悲乎、况戒殺不畜、經論具載、何無深研、嘗試查之、西藏普演之佛化社會、黃教喇嘛須在拉薩受持小乘律之別解脫戒、衆生之因位修行、階此以入證佛境、固不可不知是、由此法化全藏社會、致此間之奉律者、持爲自殺者不食、「自指個人日業」爲共殺則食之矣、「共謂社會共業」色心分位、「色即物質」肉本物質、食之本之無傷於悲心、然殺則共業、此法不廢、豈不慮於招感、雇紅教持大乘律、則無道之自由爲病、良由嚴密之紀律既解、功德之大業未增、遂顛預的超然於過患斷之外、雖修行上之智慧覺悟有增、而順世之娶妻由食依然、以此視彼、其失維均、尋其癥結、要亦山高水深自然所縛之游牧時代所現之業緣限之也、茲但就佛法放生一端而論、放生法會之組成、原爲有情世間運動共同造作建立生命解放之法、刻實而言、不外肉食者鄙一語道破、若以此意加持於事業、則當自解放漁

獵解放牧畜之生活始、是故素食問題之完成、談何容易、若分晰言之、則人類相殺爲世間法律問題、衆生相殺爲出世間法律問題、牧畜爲經濟問題、禁止屠宰爲政治問題、對治貪慾爲教育問題、其諸問題之全部解決、則成爲財法二施的人生世界問題、未知須經過種種功德莊嚴之歷程、然後始臻素食問題完成之淨域、今西藏不此努力、漢僧但知順情蠻化、不識佛黨雙修、但惹無邊之異報、難爲嘗樂之究竟矣云、

喇嘛各種重要法器

有郎巴鼓金剛杵唵珠等

喇嘛所用法器、除淨水盂與人骨牌外、尚有下列各種、茲誌之如次、郎巴鼓、喇嘛皆有一郎巴鼓、係取人頭骨爲兩個半球形、以背相連、粘合成細腰、上繫一短帶、以便手握、兩面紉人皮、繩索小球二枚、用時手持緊帶、左右搖擺、則球擊鼓面、瑟瑟如鼓、唵經時例持此物搖之、經背韻語、以鼓爲節、每誦一段畢、則暫緘口而劇搖鼓以綴之、唵經畢以鼓納一皮囊中、甚珍惜之、此鼓、藏語曰「拿日」、漢人呼爲郎巴鼓、法鼓爲圓形、有柄之短鼓、圓徑二尺木圈、高二三寸、髹漆繪畫頗精緻、柄亦木質、恰可手握、附曲柄之鼓錘、一係軟木條製曲如半環、恰如抱鼓

頭綴軟布尾端、反曲緊時、手持反柄、向下啄之、止時即以曲部銜於鼓上、鼓常例立也、此默藏語曰「呢」、鼓錘名「阨雍」、手鈴如內地開會用之手鈴、祇較厚較小、柄爲銅質、金剛杵狀、唵經時左手搖之、聲亦爲經韻之節、藏語稱爲「折龍」、金剛杵爲銅質啞鈴式之小杵、兩端小球爲北瓜形、相傳蓮花佛收伏巫鬼之法寶也、唵經時置左手姆指與餘指間搖之、藏語曰「獨告」、念珠爲唵經時記數之用、珠爲黃楊木琢成、或紫檀黑檀或珊瑚或玻璃、或菩提子、以絲繩及犛子皮貫之、亦加金銀珠玉之飾、俗僧皆有一串、隨時數指亦可以爲臂飾、海螺、唵經喇嘛有時取海螺吹之、與內地僧侶同喇嘛唵經無木魚、無鑼無鏡、與內地僧侶異、

喇嘛手搖轉經

喇嘛長日無事、惟以手搖轉經消遣、手搖轉經、可稱爲祈福輪、係一短圓體之空筒、由藏經咒中嵌一軸可以轉動、下延爲柄、通常長尺許、輪之兩側線繫銅球二只、以助迴轉、喇嘛以手持柄微擺動之、輪即迴轉不已、謂其效力等於唵經乃以祈福、俗人年老者或貴家婦女不任操作者、皆有此種轉經終日搖之、直至於死、仿如一搖此經便有意想不到之幸福隨念而來者、然考其輪中所貯唵經呢咪叭字而已、

康民迷信深

最重山神與法神

康地最重山神、最有名之山皆稱爲神山、有數大神山、雖無廟宇亦有不遠數千里奔來朝拜、步行山之一週、以爲極大功德、若一村一部人民敬奉之小神山、則多不可紀、每縣皆有數十座矣、蠻俗謂歲之凶豐瘟疫有無與冰雹霜雪降否之權、操於山神、故祀山神甚虔、率於山頂立木樁懸經旗堆白石稱爲麻柳堆、以爲神所住處、朔望日相率持柏枝羊毛糝粃酥油往朝之、至麻柳堆下焚柏枝與酥油糝粃纏羊毛於樹枝上、繞麻柳堆數匝、或跳歌裝一回而歸、行路者過山神處、皆高呼一種口號、似祈禱語、並拾白石投入麻柳堆中、以爲敬、丹巴各喇嘛寺、又多塑有山神像、凶醜與歡喜佛相似、或擁婦人或無之、脚下踏牲畜惡鬼尤多、導者云「此神最惡對之稍不敬即有橫禍」、其然豈其然乎、各大喇嘛寺皆有法神殿、神像猶醜異常、頭臂胸腹掛髑髏無數、殿中陳列刀劍槍戟弓矢等武器甚多、大寺至數千萬枚、甘孜寺之法神殿、編列武器數內最重爲矛百年前之西藏戰具也、其次爲鳥槍、其次爲前堂槍、最外爲快槍、暫用皮條密編爲牆壁狀、各數百條、其他弓矢刀劍尤多、似係人民報神者所獻、故隨時代不同而陳列之武器亦異也、除武器外又有骷髏鬼首等兇怪之物、柱上有衣甲紫成持弓

矢之人形、頭爲夜叉狀、或爲骷髏畫入、其中陰森怖人、法神能附喇嘛身體發言與人言休咎、稱爲降法神、被附之身、稱爲法神喇嘛、位置最高、聖武紀所云之「師巫」是也、康地各寺雖多有法神殿、能降法神者甚少、近并失靈、

喇嘛寺建築有定制

大寺儼如城郭金頂發光

此間喇嘛寺有一定建築法、正中爲大殿屋最高、概有樓殿、外先有一抱廳、前爲石級、後爲大殿門、左右爲上樓之梯、正面壁上繪四大天王相、亦如內地所繪之天王、手持塔繖旗刀四物、脚下有人獸諸相、其餘繪六道輪迴圖、及各種迴文圖案、正殿大門亦繪獅貓之門神、配獸環一對、殿內爲大空堂、是爲經堂、爲喇嘛唸經禮拜之處、殿上正中供其教主神、如黃教則供宗喀巴、紅教則供蓮花佛、左右偏殿或供兇惡之山神、或手上觀音各種色像、或供紅黃白青線各肉色之女菩薩、或供無數宗喀巴小像、殊不一致、左右前方壁上彩繪各種菩薩妖魔奇獸之像、喇嘛能一一指其名、與出處、經堂之後、爲後殿、塑三或五大佛像、或以千手觀音居中、或以釋迦佛居中、或以彌勒佛居中、其像印高數丈、下抵地面、上抵屋瓦、須登樓始能正見其首、如此大殿、係獨立部分、不與他部相連、除大門外、概築堅垣籬之、垣之上方例有黑色一圈、厚約六尺、係用

木條紫束染黑、以頭向外、依次砌壘而成、屋頂蓋金瓦、樹金頂、大殿之側有法神殿、規制甚小、陳列刀矛槍棍弓矢甲冑甚多、又有骷髏鬼頭諸品、其神兇醜、通常編哈達遮蔽、不令人見、此外或有歡喜佛殿、或無之、或即供於大殿內、神殿之外、或爲喇嘛住室、每人一室亦有佔二室以上者、則係自己出資所修、大寺喇嘛達千人以上者、寺宇占地數十畝、巷街交橫、外繞堅垣、儼如城郭、然其供神之處、仍如前制、不過金頂之金色較足、映日發光照數十里、與貧寒之小寺、氣象不同耳、

康地麻柳堆堆邊

行人過時口誦麻柳堆堆邊紅

堆上樹柱印經稱爲山神

自打鑼箭起、有麻柳堆堆、迄西愈遠愈多、多至不可勝數、麻柳堆堆者、蠻名「勒摩」、係一亂石堆、各亂石堆上皆刊有六字真經、蠻字或只鐫一卅字、或鐫某經文一段、或鐫某經全部於若干大石上、連續陳列之、或鐫菩薩像、此堆概在大道當中、或壘圓堆、或砌長埂、高如人體、厚約五尺、分大路爲左右二道、其石刊字之面、正對行人、使來往經過者、便於看見、考其初意、原爲往來行人、見所鐫經文必讀過、不惟讀者有大功德、鐫此石以供人讀者、

西防紀實·宗教

亦有大功德、行道人多、讀之者多、則鐫石者之功德極大、與寫經轉經同效、故康人稍有餘積、即雇石工鐫石堆壘麻柳堆上、以求人讀、究其實行人經過任何麻柳堆堆絕無暇住足讀石者、但口誦「麻柳堆堆邊紅」不絕而已、其後意義轉變、謂凡鐫石投麻柳堆堆者、皆有功德、不必要人讀過、取其意在便人之讀經而已、又後意更變、謂凡牛廠地方荒曠原野、不便雇得刊字石工之處、只須拾白石投麻柳堆上、亦爲功德、取其意願在添添刊石而已、麻柳堆堆之上每有土人樹立杉木小柱具顛或一二條、或十餘條、上掛哈達印之墨字經文、是爲麻柳堆堆之神位、山顛者爲山神位、河邊者爲水神、廣原中者爲司牧之神、森林間者爲司獸之神、海子邊者爲風雹之神、村鎮近旁者爲社稷之神、大道中者爲行旅之神、(漢人不能細分統稱之爲山神)、其神或著名或否、尤著名者有人不遠千里朝拜之、其次者能邀過往行旅之敬禮、又次者有附近居民、以時禮拜、最下者直是一麻柳堆堆耳、

德格藏經藏版存官

康藏佛經原有著名之兩套精刻藏版、一在德格一在拉薩、聞德格版原爲該地前十司某捐資所刻、計有版片十八萬數千張、共得藏文經論四百餘部、在清趙邊使時、原將該版收歸官有、而年征經版稅三百兩、此種經版不但是佛教要

三七

典、抑爲康藏之歷史文物、去年李協和先生曾致電劉總指揮代謀藏經全部、劉曾託人前往德格取印此經一大部、轉贈李氏、月前我軍收復德格、此間余如海旅長即恐此種經版有失、特依趙便舊案、將經版卷宗抄發鄧驥指揮令遵原案清查存官、俾西康文獻不至散失、蓋將藉以利樂內地之欲深究西藏佛經者、今後有此經版則購求西藏佛教經籍者、當不至如從前之深感困難矣、

康藏印經在德格與拉薩

經書概不裝訂兩面寫字以次重疊

康藏書籍十分之九爲經典、其一爲宣傳佛教教化之說部、手寫者十分之八、雕印者十分之二而已、印經地爲德格與拉薩、他處尙未聞、惟藏俗不重印經、特重寫經、寫經用麩金膠水爲上、銀水次之、墨水爲下、經中時有紅字、乃菩薩之名、康藏書籍概不裝訂、祇取紙版爲長方形、兩面寫字、以次重疊、外以同大木板二枚夾之、繩帶繫緊、讀時置棹上、解繫帶以上面木板橫立書後、依次翻讀各頁、每頁兩面讀訖、推附橫立之木板、再讀次頁、讀已復推附之、如立而讀、則以二掌承之、各頁皆留空邊、約總寫字五六行、邊頭記有頁數以防翻亂、其紙版係用康藏土紙裱成、木套之外、或更以木裹之、以示珍惜、又貴重經典則於套頭垂金絲緞或黃緞紅緞一方、上書經名與部數、以

便翻檢、木板繫帶之銅扣、似自西洋輸入、鏤爲獸頭、以繩插入、即自扣緊、彷彿內地皮帶之扣也、

宗喀巴得道

喇嘛寺梵聲震天

黃教喇嘛祖師宗喀巴、於十月廿五日得道、藏康兩地僧俗、每屆是日、舉行盛會、頗爲熱鬧、理化喇嘛寺以到陰曆會期、業將鄉村各喇嘛悉數傳集、共作佛事、日間各寺院梵聲震天、夜則萬個酥盞齊明、光勝電燈、誠大觀也、

貿易喇嘛

記者今日得晤住留此間鐵門坎汪家鍋莊內之買賣藏僧多人、漢人爲喇嘛之金貢生者、亦買賣僧之一、因詢之、喇嘛不事靜修、亦得入市井作買賣乎、金代答曰、敝寺在甘孜、有喇嘛衆數百、日需茶類須在此地採辦、此爲全寺公共所營之商事、由充本負其專責、近年以來、敝寺已另立新規、每年由佛都督於合寺喇嘛衆中、輪番派遣十人、出私資來康定經營商賈、販茸麝毛氈等物出來、運茶及雜物回去、利潤嘗可倍蓰、全賴藏馬及烏拉輸運、去來頗速、每月往返少可一次、快可二次、得利歸私有、第須對本廟採買之義務、且年年輪番更換、利許私得、故亦不病其不均也云、

拉薩格西考試異常敬重

必經三十年苦學始得參預

記者聞此間陳浩然先生云、拉薩之格西考試異常敬重、其預考資格亦頗嚴、必經三十年之次第苦學始得參預、試期每十年舉行一次、而一次又只取一名、故康藏之格西彷彿滿清時代之翰林、而格西考試之尊重、方之內地翰林院之考試、實有過之無不及者、又言此種之考試制度雖存、而流俗則江河日下、以格西考試之難得難遇也、故雖考不中者人亦多以格西稱之、已漸流為社會敬人之稱矣、記者以為果如是、則西藏之格西與內地之法師無以異矣、內地漢僧但能開腔講經者、則世俗即以法師之名敬之、若閩實而談法師、乃登第九地之菩薩、離正覺才差一間、是法師者住世之活菩薩也、方之西藏之格西、則地位之崇高遠不如活佛爺、其殆為大菩薩之法師歟、抑亦為內地世俗之所謂法師歟、今巴安民衆代表楊格西者、年事已高、曾在拉薩留學多年、致得格西歸休巴安而為當地民衆所最極推崇之大喇嘛也、

宗教注入式教育

了解者十不得一

蠻家認進學為當差

西防紀實 宗教

康定人劉文林王文煥遇於關外旅次、據其談話頗多可紀、康地土民多不樂送子弟進學校、致此間探行強迫教育、徵集蠻家子弟讀書、亦久成難事、蓋蠻家多認進學堂讀漢書為當差、必須允免其差而後肯來就學、但其樂送子弟入寺學習者、則乃為宗教教育之多年感化所致、並言宗教教育為注入式、正所謂好讀書而不求勝解者、此有如前清學子須先將十三經讀齊能誦者然、故初學之僧侶每以多能讀經為事、而能了解者十不一焉、必二三十年讀習之後、始有會通了解而大成者、其成學之難、蓋可想而知也、然卒因此宗教教育法而康藏成就之高僧畢竟為多、伊并談其幼小時、為其父捨與南木寺學喇嘛、後十二三齡時、其父念若儕體弱、連請於該寺、索之還俗、始蒙許雇人掉換、我兩家乃在南路雅江間雇得蠻家兩小孩以作替代、所非雇費對其家每人先給以藏洋數百元、並為約允擔負該替代人終生之學食等費、然後吾二人始得還家、易服入西康各學校讀漢書、該替代學喇嘛之二人、現將留學於拉薩矣、其留學餘費用猶歸吾二家為之担任云、

喇嘛戒盜不戒淫

康藏男子十七八皆學喇嘛、喇嘛飽食無事、情欲縱逸、狎婦女者百分之九十九、非惟喇嘛誘女子、女子亦誘喇嘛、男子奇乏、不得不然也、黃教喇嘛原可娶婦、紅教不重戒

律、淫業可不足怪、黃教素以戒律召人者也、迫於世勢、亦有戒盜不戒淫之說、其法僧侶犯盜竊者重則剜目剔鼻、輕亦驅逐出寺、永不許回、犯姦淫者但薄責之、或暫逐出寺、數年後仍許復回、此所謂姦淫罪係指與他人爭風釀事者言、係和姦則非經本夫告發絕不過問、

打卦禳病

邊民愚至於此

康地無醫生、人家有疾病請喇嘛打卦、云是某鬼爲祟、宜大舉唸經禳之、於是出喇嘛卜期、屆日請某佛都督或大喇嘛或小喇嘛臨場、率其弟子扎把輩至病者家、供設神案、分配經卷、飭諸弟子分讀之、另有喇嘛用紅綠白黃各色線牽成塔式盤式球式種種線架、又用酥油糝把塑成人魔鬼諸形、供於架下、前方用盤盤升斗分盛青稞糝把油菜子小豆各種穀物、唸經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十餘日、以道場之大小、陳設之繁簡、定日期之長短、唸經喇嘛或二三人或七八人或四五十人皆以應唸經卷多少由大喇嘛定之、唸經時法鼓聲不絕、有時吹嗩與喇吧、惟不用郎巴鼓、最後一日撤去經堂、將各種陳設送野外燒之、並燒糝把一堆爲量數升、或數斗或數石、所以饗鬼也、又用糝把塑一人像、縛廣場中、使病人以槍擊之、稱爲打鬼、謂擊中則鬼死、縱存亦不敢復來爲祟、如病者是貴勢之家、則其親戚友朋、

爭以槍助擊之、務求其中、有不中者則喇嘛以火燒燬之、事畢酬喇嘛以馬匹青稞等物、

紅教大喇嘛唸經必借其妻

瞻化宗教分紅黑兩教、而以紅教爲盛、黑教不禁娶妻而紅教亦有娶妻者、其俗大喇嘛(指佛都督)爲人作佛事、必借其妻、併坐唸經、日昨該縣地方人民得請於縣府設立禳災道場、雇請紅教大喇嘛作法唸經、此大喇嘛廣有神通、每作奇特事、如場內立有鐵棒來禱之人以手量之爲若干把、然後經大喇嘛咒之而復使手把捋之、則原棒不易、而每長一二把或短一二把、又以白紙加大喇嘛無痕無跡之空手中即可印成佛像、一般人民莫不視爲神奇而極崇信之、雇該喇嘛頗悉漢人心理、多不以喇嘛娶妻爲然、故此大道場未嘗攜妻偕來、後復請於官署、謂其法事須得其妻一同唸經、方能圓了作法、漢官許之、則來一覺母于妝之婦人、(此間稱尼姑爲覺母子)與其大喇嘛同坐諷誦、漢人異之、而蠻家則不爲怪也云、

郎渣大喇嘛遊戲生死

妄姑言之姑聽之

徐少華頃與記者晤談、言其前駐防甘孜時、深得郎渣大喇嘛無端之殊遇、渠談其四年前在甘孜縣駐防、曾與同事往

訪郎渣、郎渣特待余以殊禮、即約余遷與同居、且屢以珍物相贈而亦莫識其所由也、嗣余別賃屋居、娶一蠻丫頭、旋產一子、郎渣即自來爲小兒唸經、聞德格士司家、嘗獻萬金祈爲初生兒祝福、郎渣拒之、今不請自來、人皆譏羨而都莫識其由、其時扎呼大呼圖克圖圓寂未久、咸疑爲扎呼轉世、而郎渣乃能如此、然殊無若何徵驗也、余亦姑置之、而遷家於鑪霍之擦爾窪居焉、昨余自甘孜販銅慮前途事問卜於郎渣、郎渣當爲余指劃無差、且年前郎渣欲死、經多衆哭挽住世、郎渣遂亦不死、月前郎渣復欲逝去、衆仍哭留、郎渣曰、余託生已數年、今不可復留矣、因示其徒衆、設其轉世、即余之子、遂圓寂、今其徒特專使來家奉迎余子入寺、此間响例、父母欲索值者雖數千元、或萬餘金、在寺院亦毫不之惜、余感郎渣義不索金、已許此子入寺、且照例由寺院供養佛都督之父母、故其母余亦許其前往依寺而住、余因是而亦將在此間謀別娶焉、屢滋人疑者、此間响傳轉世之大喇嘛死靈者、多能預指其降生之地點及時日、然必在其死後數月或年餘以內乃降生、寺僧方遵其遺囑而求之、今郎渣謂其未死數年前即已入胎託生、此間人信郎渣有預知先見之神通、故無有疑其說者、然余則滋疑焉、豈有人向未死而即託生已數年者乎、余子年將四歲、往亦不蠢、現亦已有若何更特之靈、第對來迎入寺之喇嘛、則頗歡喜異常、即此亦可異也、又聞郎渣於未逝前、曾親筆書一密咒傳贈此間鄧驪旅長、因鄧旅長亦曾

入灌頂壇之真言行者、且通函謂其將死、死後有疑難不決事、可問之法神孫喇嘛云、郎渣大喇嘛素親漢抗藏、甘孜之役、漢官且因其爲人民之信仰得其力以調遣民兵助戰、前攻大金寺時、我方慮大金寺呼風遣雹等術、郎渣且慨然以咒術鎮壓之、且親扣絃向大金方向連射三箭、已而曰大金敗矣、即前方消息至、則大金果敗退矣、是郎渣爲西康有道之高僧、漢夷人民所尊仰、茲鄧驪聞其西逝亦深爲之惋惜不置云、

跑馬山結緣灌頂

王植三僧記者赴跑馬山皈依充格西、充格西者、原爲安却寺之大喇嘛、后營居坐靜於跑馬山、跑馬山本名樂頂山、充格西與多傑格西齊名、前年壽道德修持等皆過之、故北平留康學法團特依侍之以受藏文經學、該團之漢僧、於數年來依樂頂山原建造形較修整之比丘、居室約四五座、以山間之風月、益以明窗淨几、至其地者、頗覺物外遊心、良有超塵出俗之概、問其居室之建築、則曰亦遵釋迦佛時代比丘羣居自造住室之遺制、第因經濟關係、每由三漢僧或二三漢僧合資三四秤或七八秤所合建、故須覺散落大小形勢不齊之非法、屢於藏俗及屋由自造而非出之共造、在情勢事實爲必然、實已無可足怪、但以漢僧求法能關此一新境界、作別有天而論、亦得未曾有之業也、依原舊例、凡樂往跑馬山布茶者、當先施以藏洋八元、若唸經布齋一

日、則須先施藏洋百元、而齋茶則仍由山僧代辦、蓋布茶坊佛如內地叢林之唵佛一堂、其作法正爲佛堂集僧同聲一誦佛語之茶會、故但以酥油茶食簡單設供僧衆而已、打齋供養、則佛事稍大、故用費亦較多、王植三先求充格西爲說四皈依法及五戒法、并納百元爲布齋費、充格西設結緣灌頂壇於其靜居寢室、先爲灌頂壇儀之種種加持後、命引入、王植三及記者向格西三叩作禮已、而格西爲菩薩盤膝之席地而座、參加此結緣機之灌頂壇者、有新自拉薩考得格西學位歸來之少年格西某、及某少年佛都督、白髮上座之喇嘛大剛法師觀空、密叶法師、暨學法團全體、此次壇場之設、其他喇嘛多不及知、不然隨意參加者尙不止此、其間作法之經過、費時半日、蓋原康藏對於結緣機之灌頂、亦異常重視、初習者未能輕授大法、且只許可一二佛尊之灌頂、意謂初習貪多爲無益、故今日但爲長壽佛及千手千眼觀自在之二等灌頂壇儀、中格西加持長壽酒、每人施飲約一勺之多、又以酥油麵粉白糖等製成之長壽丸、經格西加持後、每人施食以五丸、又修曼達供養法時、則各從袂出銀製鍍金銅或珠寶編成之曼達供養盤、於盤面上下轉拂數次後、再仰盤盛以各種珠寶豆果糧食五彩之物、由數精製之圈盤累層而上、而加以金色大寶之頂、然後雙手捧持以示現七寶等供養佛諸之意、其餘密語密意、奧妙甚深、皆非淺識者之所能詮顯、作法畢已、釋皆起上哈達、王植三奉供養費藏洋百元於格西、記亦謹獻供養費五元、格

西卽每人以加持過之紅綾喜帕一授之、囑扣於領卸間、式如西裝挽成花結扣之領上之領帶而頗小、並囑此物於破壞不堪着戴時、可擇地拋之淨地、此物經格西咒力加持、有佛力加被之功德、以及邪見鬼神、皆敬畏而擁護之利益云云、

安却寺降法神

科學家亦爲折服

道孚靈雀寺之法神喇嘛、原爲陝西人孫姓名佑善、從郎昭大喇嘛出家、適來康定、於安却寺內降法神、記者得人介紹往觀、初孫喇嘛至法座前、他喇嘛即持法神衣來爲着之、於是鼓鉦齊鳴、偕以衆喇嘛誦經唸咒之聲、音節鏗鏘、來觀者至是俱由驚奇心理而入肅靜狀態、孫喇嘛着衣既已、卽登法座、他喇嘛復取一重約二十來斤之銅製法神帽來復與孫戴之、法神衣背上恰如內地戲子所著古裝鎧甲、所負之彩旗數首、其帽上插長約二尺餘之綾旛羽毛等、閉目須臾、頭卽作數數擺動、且體亦作前伏者數次倒立、僧卽取帛纏其頸而力縊之、卽見血充面部、紅臉赤目、再作寒噤狀而氣如不續、更爲牛喘而且汗下淋漓矣、一喇嘛卽前代稟向法神陳曰、所欲問事、法神卽依問而答、聲微詞簡、其他一喇嘛代爲詳說而譯者、乃翻爲漢話、問事者卽先與法神上哈達、問事畢、喇嘛取二刀懸法神腰間、法神卽

抽其一出鞘之半、而力挫之灣、成直角形、後復盡抽出刀鞘、而以刀頭拍迫于腰際、再力揉屈之、則刀曲灣如搭鈞矣、再抽其一刀亦如前狀、一則命懸於安却寺以鎮邪、一以贈王植三、凡上哈達者、由法神親手一挽即成花結、還以贈之上哈達者、云可避魔、并謂此次附法神體者爲宗哈巴佛、法事既已、法神即昏暈而倒、衆僧乃急爲去帽解衣、約一二分鐘後、即復醒如故、西康財務處長程仲良氏以此精神作用所現之狀態、已超於尋常認識之外、亦曾爲之上哈達、西康人嘗稱程爲毫無迷信之科學家、故人有謂科學家今亦爲西康宗教之法神所折服、而亦爲之上哈達矣、

謝國安口頭之西藏佛教

謝國安先生、雖福音教徒、然其居留印度及前後西藏時、即因研究印藏文字、而遂管研及於印藏佛教之經典、記者今午偕華師楊德生等往晤謝氏、知謝氏熟悉藏情、因問以黃教扎巴（扎巴即沙彌）受喇嘛戒（喇嘛即比丘）於拉薩、固嘗聞之矣、未知紅教亦受比丘二百五十條之別解脫戒否、謝答謂紅教亦受二百五十條之比丘戒、然其受戒地點、則在德格、記者言竊聞黃教戒律精嚴、不務高深、而貴實踐、故重小乘律之比丘戒以期實修、聞之紅教奉大乘律而忽於比丘戒、然乎、謝答謂康藏喇嘛其未證道者、持戒

都不甚嚴、不僅紅教爲然也、世每病紅教不違男女居室之俗、若據西藏佛教之開祖印度僧之蓮花大士者、初亦不違室家受欲、曾蓄兩妻、常示弟子以一飲五百石酒不醉之神通、誠之曰、得吾道者、受欲無防、後世無其道而效其行、故欲海陷溺者衆、若以視黃教之持律嚴、宜乎可以斷欲矣、然核之事實、則紅教所未斷者、爲世俗之所謂曰正淫、而在黃教嚴密紀律強制之下、所演出之事實、乃爲世俗之所謂邪淫、偏反法本、其失唯均、都未足以言超脫矣、記者曰然則黃教之戒律亦不嚴乎、謝答謂非教之不嚴律之不明也、原因能持之人、有已入道未入道之差、所持之法、復有究竟及不究竟之別、授戒者難於因材施教、接受者難於自量而持、因種種不齊之現像、難爲普遍佛律之受持、要由衆生業緣障之耳、若單據律而論、則大小乘律之有條文可守者、皆顯教戒、無條文可學者爲密宗戒、密宗戒即佛心戒、亦名三昧耶戒、印度文語三昧耶、合極多之義、言此戒、無量無邊、極爲廣大、總持之則一念差即墮爲衆生、一念無失即佛所戒、嚴密至極矣、非可以條文說之者也、今西藏喇嘛初則守別解脫戒、再進則守大乘菩薩戒、至精則守三昧耶戒、法至密矣、然而西藏佛教之衰頹如故者、法豈有失哉、人實不能辭其責也、記者言西藏懸記佛教終亡於外道、有之乎、謝答謂外道何能亡佛教、西藏之佛教必自西藏之喇嘛亡之、佛法實莫能亡之也云、

毀佛像

藏人恨之切骨

自大金寺下後寺焚而佛像亦隨毀、此間漁利之銅商、特腰囊重資以競趣甘孜而收買毀碎銅佛之段片、蓋番僧多鑄像以銅而鍍之以金、故此銅像雖碎爲片斷、而仍可以洗金、獲利之豐數倍也、余如海在此時、深悉藏人心理、恨之切骨者、莫若毀其佛像、故對此等漁利舉動、曾出示嚴禁、銅商某新自甘孜販銅像碎片數駄、被此間藏幣廠主任李成良氏命南關稱卡攜入藏幣廠內、并將該銅商逮補、飭送交康定縣府監禁、以順藏人之心理云、

看督基扎喇嘛寺跳神

紅教跳神比黃教略有分別

南關外之大較場有一督基扎紅教喇嘛寺、响爲明正土司家廟、自昨日起建演三天跳神、記者今日往觀得悉此紅教跳神、與前安却寺黃教跳神規模大致不差、唯紅教喇嘛出場作法爲多、並有一幕純爲戴蓮冠之高僧、左手搖郎巴鼓右手搖鈴、有衆八人、裝束一律、登場環遊數周而入、其次則有獅象及諸猛獸毛衣模型、而以喇嘛藏其腹中、爲作種種舞、又一幕爲一牧牛婦人及一男子、牽一母牛作擠乳狀

、然後以其乳施菩薩而作供養、以指沾乳而彈之、似表施食、以手結印、似表供養、凡此數端、似較安却寺不同、而稍覺出奇者、又此間獨舞則諸神設位排坐、必待各個獨舞畢而後共起羣舞、以視安却寺之作獨舞時、則主舞者起劇烈舞、餘爲助舞、脚下仍踏着鼓拍、不設坐位、此亦微覺有異、再則督基扎之裝具鋪設、似較安却寺爲勝、而跳舞技術、則遠不如之、似覺略有分別處耳、

喇嘛法器用剝人皮作跪墊

佛化薰習出生入死爲勝行

藏人生長於冰天雪窖中、其皮膚日受寒威之侵壓、故日食酥油等生溫之物、以抵抗之、由是發生一種生理的變化、藏俗解剖死屍以享鷓鳥、名曰天葬、喇嘛之法器中亦有剝人皮爲跪墊者、駐藏久者多能見之、娶藏女而與有肌膚之親者、亦類能言之、吾友任筱莊娶一蠻丫頭亦嘗論及是點、蓋其粗皮之下、常多一層肥滿儲蓄之脂肪、以供生溫燃燒之用、故其皮膚之組織、及其人皮之厚實有異於外人者云、

藏人素稱强悍好戰之游牧民族、自受佛化薰習以後其野性久爲慈悲心理所制伏、故其民族質性遂由侵奪一轉而爲保守、所可異者、今之藏民戰敵存施命之心、臨難無不活之畏、以出生入死爲勝行、視捨身受身同遊戲、於宗教統治

之下、能養成其敏不畏死之風、而顯現其視死若歸之慨、因信輪迴而輕生死、誠莫測其高深矣、

安却寺之跳神會

跳神純爲宗教演劇

舉手投足俱含意義

跳神三天勞死喇嘛

(一) 佈置、從寺之正殿至下廳、鋪設帳天繡花布幕、將廟中地俱蓋着、正殿旁邊設喇叭喇嘛隊、右廊下設盤膝坐地之喇嘛樂隊、正殿門爲幕門、幕門以內之正殿堂中供宗喀巴像、龕下左右排列喇嘛上殿會坐誦經之矮坐、即以此處爲其內幕裝扮處所、地壩內畫一大環、觀衆即站立環外、(二) 招待 正殿樓上爲招待軍政界要人之所、設招待員數人、專門招待顯貴之客、正殿右旁設一帳以招待女賓、(三) 包廂 除正殿外、其餘三方面房間樓上下俱爲見方丈之斗室、室外沿欄杆皆爲走樓、平時爲各喇嘛所居、現在則作爲包廂、由紳商及各鍋莊較爲闊綽之蠻家、出納租金可藏洋二三十元至四五十元不等、且須於事前預行租定、傳教之外人則在其左樓包定一廂、聞此種包廂由各住室喇嘛出租、所得租金亦歸各住室喇嘛、(四) 跳神 跳神純爲宗教演劇、聞其劇本、爲一種藏經、由喇嘛依其經

文扮演、雖一舉手、作態、及一投足表演、無一不含有深密之意義、且其面具服裝、暨手執之各種標幟法器、皆有極深理趣而無一不是遵照經文之所規定、不過其種種動作之究含何義、及其所表示之意象與事相、就未讀過此種跳神經之喇嘛、縱能依法表演、雖問之亦多莫明其所以、據說非大喇嘛及熟此種經者不能深知其詳、一般好奇之士、雖臨場參觀、亦罔識其寄意之所在、輒視爲一種莫名其妙之神怪故事而已、或解爲一種宗教的神鬼迷信之化粧宣傳、甚且謂爲喇嘛之故爲惡作劇、則亦膚淺認識之勢所必然耳、(五) 經過 自月前廿九號起正式開演三十號停演、三十一號續演、殆至今日共演三天、單就記者所見、即有獨舞合舞雙舞四人舞羣舞之種種差別現像、在今日閉會期中、更有送神送鬼二幕、(六) 開演 初樂隊奏樂聲歇、即聞正殿八骨號發聲、而廊下之樂隊亦出人骨號尾而和之、(人骨號係以死人腳脛骨爲之、上安喇叭嘴下置喇叭廠)於是正殿之幕門乃開、裝扮已就之神鬼、亦遂步出幕門而登場、(七) 面具 登場者、戴各種威猛醜惡奇形怪象之面具、其面具多古製、其偉大、籠戴頭上、眼鼻嘴處、可以通氣及目光、(八) 服裝 其服裝多係古裝、與內地戲劇中之古裝袍鏡彷彿相似、其裝飾有死人骨製成之環子、或掛之頸、或繫之腰、其餘則爲藏俗特有、(九) 演跳 往日劇情、記者以不深悉姑不贅敘、但據今日觀感所及之大概情形而聊爲皮毛之記述、第一幕爲雙舞、一牛頭人一獅

頭人、登場舞單刀、望形生解、或有疑為牛魔王及獅王者、雇亦未敢據以為是、第二幕有鉄棒喇嘛領導執持香爐之童子八人、又有峨冠高聳之黃帽喇嘛樂隊一隊作前導、(鉄棒喇嘛即喇嘛寺院之執法僧、當時觀衆中有人指此喇嘛這鉄棒前在某寺曾因行法於捧頭下打死一個喇嘛、以其執法嚴喇嘛多畏之云、)再繼出十三位尊神、第一現威猛像、右手執五股金剛杵、左手執排帶、第二現笑面像、頭戴蓮花冠、手執金剛塔、以下俱威猛像、或執金剛鉤、或執刀劍絹索之種種武器法寶之屬、着甲冑彷彿為四大天王八大金剛之類、但牛頭獅頭人亦復在內、其執持物又似與內地所塑之天王不全、若疑為金剛部神之八大金剛、則又不出八人、記者因是多方諮詢、而人無知者、識者謂此須待專經之說明、裝演之喇嘛向多不知其所扮演之神之歷史及妙用、况在俗人、總而言之、要皆為擁護佛法之金剛聖衆、護法威神、欲求分別詳知、當問之大喇嘛云、第三幕為四小佛都督所扮演、面具為笑面佛像、跳法則異、整齊服裝及姿勢俱好、種種作態、皆能與鼓拍喇叭聲相和、較之前二幕之分舞合舞獨舞羣舞為可觀、頗有跳舞之藝術價值、第四幕出四半大喇嘛面具、皆似猴像、跳舞身法俱不讓第三幕、比之大八演跳為佳多矣、(十)搗鬼 送鬼一幕、場中演出恐怖時代之狀況、鬼亦故意作弄侵擾恐嚇壩士之觀衆、且踏入人叢中、所向無不披靡、做小生易來趕會者、為大受損失、鬼手所執人骨器械、因打人而打折、乃

飛脚蠻婦遺棄之坐凳、聞當場將某錫莊蠻婦之抱中兒打傷、如此動作亦可謂惡作劇矣、乃有人為之解曰、此種凶鬼傳有鬼靈附身、其暴行為表示向衆生施以打擊破壞之意象、純為一種如催眠術之非嘗動作、亦如打神拳之屬的一種盲味衝動、其飛舞跳擊、乃不由自主、蠻家受創於凶鬼之手脚下、亦從無計較之事、且言此種凶鬼以曾受佛門之封贈、俗指為鬼實已列入護法神之列矣、跳神三天、其間跳神之喇嘛須頭戴重約三二十斤之面具、身著袍鎧及各種笨重裝飾手持武器而作非常劇烈之跳演運動、聞該寺跳舞喇嘛、因此致勞傷者頗多、今日忽傳該寺勞死喇嘛一人、現正著手殯殮矣云、

後藏佛都督

總答郎質古流落甘牧

佛社會仍不免炎涼態

總答朗質古者、德格人生數歲即被迎入寺為佛都督、現年壽約五十歲、與記者等來往數次、渠自謂任後藏扎什倫布者、二十三年、為班禪佛手下十三佛都督之第一位呼圖、後奔難返德格、去歲移居於此、班禪佛及本伽佳佛都督等、俱屢有信來、促其外出、伊因有老母年七十八矣、尙有一弟、亦已出家為喇嘛不在此、母老餘年、無人供奉、生養死葬之責、不能不由伊担負、現其身邊只餘一侍者、喇

嘛奉其母於此、共爲三人、同居由甲叻羅熟施住以樓房一間、資用無出、生活極苦、記者等勸其立作內地之遊、佛都督答謂依吾本願必待老母終世、然後任何地方吾皆可去、不然尙當待本伽佳佛都督來時、再一路走、再不然吾亦當捱過下年七八月後、因爲界谷佛都督與吾相好、必不得

已當赴界谷往依之耳、此間人民偶像觀念太重、雖總答朗賀古道德高尚、雇衣裝不能華美、侍從不能如雲、故人亦無肯供養之者、而佛都督亦能淡薄自甘、每對記者曰伊固心切向漢者、不但無緣與漢人接親、且慮親漢人而惹起土人之反感、以一落難者實再遭受不起此種影響、

風俗

康藏民衆之頭陀化

世代修習超脫衣食住業

初入康藏者、對其土民之認識、幾若男女相同、實則裝束無大差異、僅微細飾品上之分別、非久處斯地者、莫能辨也、其裝束、男子盤髮辮于於頭上、而女子亦然、但辮繩顏色、及加裝飾品、略有異耳、唯女子頭上多喜以各種首飾裝點於髮辮、或帽上、但項上戴之金銀珠玉之鎖鍊、手上御花飾珠玉之約指、則男女皆同而皆含具宗教之意識、其項上之鎖鍊表金剛索鎖二大菩薩義、約言以此二大金剛菩薩智慧束縛衆生之魔知邪見、其次則衆生作業、必以手、故以戒律寄表於物、而便警策其心、示約束其指、無妄造惡業之意、其男女所著衣製皆同於漢僧圓領大袖之古裝便服、（其土民衣服略與漢僧不同者、漢人僧衣開袂、蠻衣之裝則式同旗袍、蓋土民無論男女俱不著袴、富人漢化始有著袴者、其排泄也多踞屈於地、故其衣有裙之用、可以遮蔽下體、唯此與漢僧衣有異耳、）但人皆嘗偏袒其右肩、此爲皈依佛法之表示、若攷其生活情形、對於人生肉體上之享受、殊不以爲意、第對於奉佛之施設莊嚴、則無所不用其極、蠻家仍從古俗席地而坐、其對家設之經堂、

雖地板無纖塵、光潔異常、若查其肉體御用之物、則多習於不潔、訪之則謂此身無足履戀、若莊嚴佛室、則不但現時可得與人住享、他日復可傳之後世、且多謂但逞物欲以生活、此何異乎禽獸、更謂人生對於物欲生活之壓迫、當思修清淨以超脫之、故其於日常生活也、力尙節儉、衣求足以蔽體、食求足以止飢、住足以蔽風雨、而人類生活之事如是畢矣、又土民以奉佛故、性好朝山拜佛之遠道旅行、其旅行也所謂衣食住資生之具、皆在一身、此外則所負帶皆爲佛物、如烏閃藏銅佛像等、及佩護身符等而已、蓋其所著衣、夜則解帶、即以爲被、日則以合用等物藏懷中、或繫沒囊以盛之、衣食問題不過如是、至於住居、則雖冬雪候、亦且習於野棲露宿、而並不以爲苦、在家之民衆、稍有餘力即從喇嘛學經咒唵嘛呢叭彌吽之六字、大明則婦孺皆能習補、凡此皆足見康藏土生之民衆、莫不因感受宗教力、而世代修習此超脫衣食住業之頭陀苦行、遂以相習成風、以至於斯而普化矣、

慾海中蠻人共妻

弟兄叔侄共娶不爲怪

有家長制家母制優先制種種

康藏之宗教及經濟兩種條件情形之下、僅會生產因求離欲而反縱欲的惡影響、國的組織爲人類殺業所召感、家的組

織爲人類淫業所召感、在佛門的慈悲主義、原想解脫人類淫殺二業、所招致的過患、誰知康藏以宗教濟世、化度之下、反變本加厲、康藏社會間、對於行淫至不受若何規則之限制、人亦不以此事爲恥、尤其是蠻家庭的組合、於淫業更多異樣之發展、弟兄共娶不爲怪、叔侄共娶不爲怪、種種現象不一而足、一家之中、除了生母親女不許共外、其餘都可一塌糊塗、此種惡習、若在外人之分別、則不認爲多夫制、卽以此共妻俗、甚有實行斷欲之喇嘛、而欲淫難出離清淨者、亦可假借金帛與民家爲特別之組合、以共他人之妻、是又出家在家兩法接構的混合組織、爲較進一步的僧俗性欲合作解決之施設矣、然在蠻家共許共妻之習俗下、亦往往發生愛憎私有獨佔的爭風衝動、而致由淫業召感殺業的、違帶事變而骨肉相殘、此種現象、大概蠻規矩中、現在已有了幾種應證發藥的限制、(一)是家長權、謂大哥在家、二弟卽認婦爲禁樹、不敢妄思染指、必二弟出門然後三弟方可繼位執政、以代行一切、(二)是家母制、性慾許由女子主持、以一年爲瓜代期、將不與其寢之男子遣開、(三)是佔得優先權、欲求同宿者於婦室門、趁早無人卽掛己帽、或帶於其上、以爲取得優先之表示、卽人不與爭、如此之類、凡所以維持共同受欲之辦法頗多、所生子女亦共有一視同仁、更無何人所生產之分限、結果康藏民族人口無過剩之慮、此又其附作用、

不人道之奇俗

小娃子有如奴婢

還有所謂黑頭更失自由

記者訪悉此間土司頭人家、供奔走操作之役者、男子曰役波、女子曰役抹、漢人概呼爲小娃子、卽我國古制之奴婢也、大抵皆失業無產之人、投依土司頭人家者、既爲小娃子衣食於主人、不當官差、只爲主家服役、能博主人歡者、主人配以女小娃子、給以莊田、使之經理口糧、皆由主家運往莊田、收穫後、亦運藏於主人、官寨不能自有、所生子女、仍爲主家小娃子、由主人爲之擇配、分配職務、或使依其父母、看守莊房、但主家有事、呼之來卽來、命全家來卽全來、不得絲毫違扭、少娃子有常在土司頭人官寨中服役者、大土司家至數百人、平時亦無甚事、高貴者爲主人、司登記、理錢糧、助主人探訪事物、商議上務、或爲代表、交換官吏與他家土司、次者料理牛馬糧食巡更警備打獵射牲或跳歌裝跑馬、供主人娛樂、主人出則爲護衛、又次者割草措水、取柴薪運負物件、舖床褥、煮茶、主人如廁亦環侍之、呈獻物品、皆跪而進、小娃子亦有見寵於主人者、或與主婦私通、或爲主人所幸、如此者飲食起居異其儕輩、得間主家之人、或成篡逆、或得賞賜甚厚、中年以過、賜之產業、俾另成家、或陞用爲頭人、概得

參預土務、視同家人。丹巴士司、家有所謂黑頭者、係夷民無錢自鬻於土司、為其奴婢鬻身以後、生命家室皆聽主人處分、歷千萬世不能解脫、為小娃子之更失自由者、

瞻化土民有四階級

頭人階級上抗官府下押百姓

瞻化土民有四層階級、第一層即貴族、乃由土司所改之大頭人、為漢官所加委之總保、仍依舊習、世襲其職、總保管保正、保正管村長、村長管農民、層層壓制、層層剝削、所謂農民百姓者、實不脫奴隸之極苦、保正以下、皆為小頭人、人民不畏漢官、而畏頭人、計瞻化共有四總保、各擁快槍四五百枝、或七八百枝、強有勢力、且民性刁悍、所謂頭人階級者、既能上抗官府、復能下押百姓、百姓有違之者、則生殺予奪一聽總保之所為、漢官每悉其情、嘗欲以法律作百姓之保障、但實際則百姓雖受頭人枉法違律、任意之制裁、縱極凶橫、亦終忍苦而莫敢上告、且謂漢官常更換、雖有好官、亦不過但能保護一時、若一經易人、則禍且不測、其奈頭人管我們一世何、康中當政者、非不知此種積弊病民之制太深、每嫌治邊之政治力量未臻充足、多存牽就舊制、休息少事、藉安反側之心、至縣官則以每縣不駐兵之故、而不敢得罪於貴族之頭人、以是不能不因循敷衍以聽之也、圖治之好官、且每感此困、以求

退休、但康地積習為地方施政之大障、雖有志興革者、亦終莫可如何云、

土人皮襖

男女通用四季通用

白日穿着夜晚蓋着

西康土人衣服只有一件皮襖、並且這件皮襖男女通用、四季通用、所以實行（易衣而出）的蠻家庭、只須有這一件衣服、就夠漂亮了、但是縫製一件皮襖、亦很費事、大約要羔子羊皮四五十張、模本緞三丈幾長、水獺皮子五六張、併縫工合算起來、已值藏洋二百多元、須要賣六七石青棵或八九條稚牛了、這皮袍圓領大袖、不開岔、身長四尺幾、腳襠寬三尺幾、袖長三尺幾、通常用成都織的金花紅摹本緞做面子、周圍用不拔健毛的生獺皮鑲邊、約寬一掌、無紐扣、只載與衣料同色的繫帶二條於肘下、且此帶亦止配相、並不會拴、他們穿沒袍時、將上下襟重疊抄合、使腰圍緊貼、外用一長絲帶縛束着、便甚麼都規矩了、如其人體短衣長、只須縛帶時、將衣提起幾寸、祇顧下邊齊、上身任何臃腫、都是不管的、女子穿袍使襠與踝齊、男子約提高一尺、袖子兩端常將皮裏翻上來一尺許高、又常把右臂裸出、將右袖反搭在右肩上、見尊長時放之垂下以為禮、上面說的是富貴蠻家的拜客衣、也可稱為禮服、

若是平常蠻家便無這等華麗、他們只用藍布做面子、不緣邊、大小長短和穿法都與前同、大頭人等的常禦衣服、卽是如此、又若貧寒蠻家與牛廠娃、他們買不起布、只用犛子皮做面子、頂闊的緣上一道藍布邊、還在肩腰等部用犛子皮鑲嵌許多花紋、這頂蠻皮俾白日穿着、夜晚蓋着、並無特製被條、

康壩娃與藏壩娃之有別

純粹者與漢人尤異

藏語稱西康土民爲康壩娃、西藏土人爲藏壩娃、壩、地方或某處之義、娃土人之義、康壩娃與藏壩娃雖同宗教、文字、語言、實不同種、藏壩娃面容凶惡、皮色黎黑、嘴唇突出、微似印度種、康壩娃較爲和善、白哲頭圓、齒斷突微似苗人、大約康壩係羌苗之混血種、藏壩娃係自岷崙入徙之民族、純粹之康藏土人體格、與漢人差異極大、(一)皮膚厚且緻密、毛孔汗孔并甚稀少、皮下脂肪質尤發達、任何瘡痍無露骨者、勞動中難出汗、但分泌脂肪甚多、以是故能耐寒耐燥不皺不凍、蠻民移住川省者每易病死、其皮膚構造不適於發散水分、故不宜於溽熱地方居處也、(二)髮粗而短、恰似犂牛尾、牛鬚盡淺顯幾等於無、老翁老嫗、難於分別、(三)手足肘骨之關節、不甚膨大、(四)女子乳房不發達、乳量甚少、雖育數兒乳不比婚前加大、

(五)目光呈凶相、額上易生繻皮、故人謂蠻子經老、凡此四點、皆民族歷史期短之徵象、與其環境適應上殆無關係也、

牛廠風景

康民率牛羊畫谷而牧

雨雪霜霰來去不測

家人團聚晚餐酥油糌粑皆備

邊塞風景、雖不及江南、但據記者足跡所至、仍有其特殊之處、在康定上下牛廠、理化理塘大壩、道孚瑜科壩、鎡霍羅科馬、甘孜大康壩、北連俄洛色撻之地、西康最廣闊之牧場也、其地當西康高原之頂部、盡屬高出海面四千米以上之平原、平時曠遠無寸木寸石、恍如沙漠、康民率其牛羊畫谷而牧、其谷平淺亦如曠原、經以細流、界以小丘、其水平流漫行紆迴縹曲、若行若止、其山林起伏如波、多肉豐肌、不見峯稜、被土之厚皆數十丈、冬季積雪數尺、凍土數尺、季春解凍、宿草萌發、一時綠茵蓋地、牛馬皆肥、初秋草黃冰雹逞勢、則又成玻璃世界矣、其天蔚藍一色、穹窿罩地、無纖雲片霧、月明如晝、星光似燈、驕陽灼膚、如剝如炙、昨日午後、狂風怒號、飛沙轉石、草木偃伏、人畜行動、不能自主、更深風息、涼氣侵入、則

盛夏如冬、冬如冰庫、其雨雹霜霰來去不測、白日或來傾盆暴雨、有時晴色正佳、北風驟起、一瞬間、霏霏雨雪、其人不櫛不沐、與牛羊爲侶、冬夏一羊裘一毡幕、隨時轉徙無定、居水草盛處、牧戶麇集、黑幕比列、炊煙相望、朝日初上、馬牛紛出、漫山塞谷、不可指數、牧童短袂赤踝、雜處畜中、拾取乾糞以爲燃料、倦則偃臥草地、仰天歌嘯、身佩牛皮囊、盛糶粃、飢則探懷出碗、下溪取水、捏而咽之、或有牛馬爭風、羶羊很鬥、則奔而喝止、不聽、投石遙擲、必中於股、鬥者驚逸、竄走、各歸其羣、方其逸時、急走其衝、嚼草諸畜、爲之驚起、波然擾動如石投水、久之乃定、夕陽委地、炊烟再起、牧畜登高處、撮口長嘯、牛馬諸畜、魚貫自歸、幕中婦孺先已錘椿在地、牽以羊繩、牛馬既歸、執而繫之、各從其類、條理井然、於是牛羊則臥地反芻、馬則靜立睡眠、駒犢畏寒、引入幕內繫之、牧婦熬茶已熟、家人團聚、圍爐晚餐、酥油糶粃磚茶牛肉皆備、食已酣眠、萬籟俱寂矣、

蠻丫頭措水奇技

蠻子運物不担不抬不提、專用背負、水亦過措、措水盡婦人之職、除貴族女子有小娃子代勞外、無論貧富家女、皆須習此工作、其背法甚奇、長圓木箆一個、高與胸齊、用樺皮瓢挹溪河泉池之水入內、抱置高處、用一牛皮圈一面

套於箆腰、一方面自套於胸喉之間、兩肩之外、左手持一小草圈、墊於臀部、微上腰脊外、右手捫箆底緣、引身近之、使箆底緣靠草圈當中、挺身矗立、箆遂負於背上、稍向後傾、蠻女微俯其首、媿媿前行、兩手或垂或抄、藏袖中、并不扶持水箆、與皮圈、箆亦不傾崎、負近水缸將身微側、箆始橫斜、傾水入缸、而底不離臀部、傾盡再負向山泉汲水、

康定蠻的風習

康蠻不怕野獸、所以野宿露餐、宿的地方莫有帳被葦褥、食的東西、盡是酥油糶粃、且能生吃牛羊豬肉、便有把牛羊打死、不要出血掘土埋藏、等到發臭生蛆、然後取出、稍和蠻鹽、款待賓客、視爲上品佳肴、真是蠻極了、隨射牧畜尤爲特技、牧畜的呼爲牛廠娃、牛羊的數目至少都以百計、與蒙古人的遊牧完全相同、男女都帶耳垂、男一支女二支、女子的妝飾品差不多都盡是珠寶、價值千金、就是中資和小家的女子、妝飾品也是金錢做成的、因爲他們的財富完全在身上和頭上表現著、惟是這些妝飾品粗笨不雅、望而知是蠻貨、所穿的衣服、皮毛爲多、如藏片骨羅羔羊狐皮等、袖長擺大、夜間作爲被蓋、白日作爲袋囊、因爲他們不拘甚麼乾濕的滑膩的都放在懷裏藏着、若是同他一堆坐一路行、腥氣襲人、令人嘔吐、更有壞的、就地面上他們毫不顧忌、坐跪倚睡、謂爲夷人、實不爲過

康定巫教

漢人智識階級之信仰

記者聞萬靈山降神、借熟識數人往觀、經中橋過河西、向西北行入野外、漸登坡、則萬靈山前俄巴寺薩迦寺皆出道廟、而康定市全圖亦已入於眼底、此間城市居客、無事即樂出坡、蓋何谷居處、久如置身桎梏、不免拘縛之情、無眼界心胸、亦不無固陋之感、故時一山遊而倍覺清爽、不專因此間風景奇特佳妙而然也、離子耳坡不遠有野屋十數、似無居人、室亦朽敗、熟識指謂曰皆前清賜給回人之有戰功者、現在居此之回族、勢力雖已衰、然在從前則頗興盛、從此登子耳坡、則巫教所建新舊兩屋皆在其上、一室閉門、故不知門內作何狀、而門外則張貼功果榜昭示如善男信女之募化捐款、一室則正男女會集約有婦女數十人、男子數十人、中設供棹、男女七八人、雜坐誦經、所誦爲漢文經、似皆內地道教物、一女兒約十五六以來、色妝較出其衆、而所誦獨爲阿彌陀經、時記者問此有掌教否、且更投之以刺、即有金玉泉者出、布服襪履、形似市僧、云是此間承首者、記者問貴教爲何教、金答道教、記者問道教何以亦誦佛門阿彌陀經耶、金答亦奉三教、記者問何謂三教、答儒釋道三教、記者問所供何神、答娘娘菩薩、最有靈蹟、記者問、聞今日降法神、故特來參觀、能卽作法否、金

答我們不說降神、喇嘛寺才說降神、我們唯說請神、但請神要待更深夜靜、神方降臨、記者問請神者爲誰、金答請神弟子有兩個、一劉子華、二陳和祥、記者見一般來集男女皆客籍、漢人操漢語作鄉農裝、因問亦有蠻家信奉貴教否、答亦有數家、中一男子衣服稍整齊、自言因病許願得愈、故而信此、當金答話時、頗現驚駭狀、疑記者爲官方調查、記者因爲說明、我們聽說貴處今午請神、是來看稀奇訪新聞的、只要容許參觀、絕不妨害你事、金答神要歡喜來才來、今日不能來呀、記者知其不肯以祕密示人、乃興辭出、取道還來、過大象道院、見廟相莊嚴、因入遊觀、登樓至大殿、則三龕前設三經壇、左虛無人、中左二人正跪誦道家經、殿堂異常清寂的爲信道者靜修之好場合、入門一寢室、內住該道院辦事人、似爲來賓招待問訊處、行至廚門則廚下方料理素食、右廊下一偏殿、供靈財神、掛宗喀巴演法集會圖、繪事甚精、旁一供具、櫃內皆康藏密教物、並有糌粑之各種標幟、神坐等事、殿右豎立一藏樂器之喇嘛鼓、心疑爲喇嘛所居、而虛無人、據同道熟識云、此道院亦三教會參混成者、不見乎殿上壇中所設八供、皆內地佛門設供之奇珍貴品乎、卽此殿堂屋社之闕闕、較前巫教之建設、已可數爲殊勝境地、且皆足以見漢人在此康藏宗教之濃厚思想上之反應的表現矣、復說此道院爲客居漢人中之政商各界所組合建設者、雖混三教而爲一、而實偏重於道門、不似前者子耳坡之混合三教、其組成份子

多係貧農小販之儔、而實則近乎內地之巫教也、是二者雖皆漢族家民對藏民族之宗教思想上的對抗表現、然按其實際則皆乏教理勝義之立場、雖前之巫教由無智識階級組合、後之道教為智識階級所組合、然在混一三教之思想上、對於建教立宗尚無嚴密之組織、及鞏固之基礎、縱具有統一混合儒釋道三家思想之趨向、而其實則已離開宗教之外而不能成爲一種宗教、據此以推外人稱中國無宗教其殆無微首徹尾融成一片之教義、以統一爲此混亂之思想、及混亂之行動乎、記者見蠻財神殿中、塑一大蠻財神像、執持凶獸、獸口吐出多量財寶、兩旁各排列四小蠻財神像、皆作蠻裝盔甲、乘馬飛走之勢、並各皆一手執持刀劍、一手捉持生物、此種偶像、皆僱請藏中名匠製成、精工巧造、其手執持類皆表示宗教意相、蓋開手所以表示造作功德、但亦喻垂戒之意、刀劍所以顯利潤、生物所以示財寶、走馬所以示康樂之運輸、雇造作即有當與不當、其當者即爲功德、其不當者即爲過患、佛門不許捉持生像等、製有明文、列之戒律、原非反對工巧藝術之發明、第對實行爲自由競爭之事、認爲有過加以遮止、所以示俗世經濟過患之超脫垂戒深矣、同道及記者至是乃倦遊歸來而時已黃昏、子耳坡之巫教於時亦隨至城市作諸鼓樂燈彩、並道裝結隊沿街洒水唸經唱讚、有如提燈會之遊行、各具宣傳之意味、傳聞有人將施以干涉、該巫教會請康定團局保護、然當其招搖過市時、卒未常見有干涉者、及保護者、第該巫

教既無所謂教義、而獨能引誘一般愚民迷信盲從者、其間秘密自不乏種種麻醉性的鼓惑所致、

別開生面的後藏戲曲

無一事不含有宗教意識

記者今日偕友馳觀藏戲、至則南較場中一獨立樹、前置供棹、陳花物鋪坐具、備酒缸、設銀包木碗、缸內之滿盛玉麥酒、酒缸口徑之大、約二尺餘、厚約一尺、旁置酒瓢、「形如內地湯瓢」、而製甚精、遠觀陳設、似都美術、以督某喇嘛寺前之一小院作蠻戲化妝室場之西方正中卽班禪辦事處所設之招待帳棚、順此左右爲一列之私設帳棚、棚中多漢人女眷、北東南三方劃爲各色觀衆之立場、漢蠻男女得倚依雜立、環而觀之、已而場西南端化粧小室之門一開、蠻戲遂從此登場、第一幕約二十人、俱著藏中之舞衣舞袴、其舞袴行同跑跨而大、可二三倍、似綢類製、立則縮縮舞則大圓、頭戴各色面具、面具以羊狐皮製、或各色呢絨毡類所製、製似一帽、然前覆本面、而雕作眼目口鼻空竅之假形、其染色以紅藍黃三色爲多、登場爲種種跳舞狀態、略與跳神相似、第不同者跳神無唱白不開腔、但有種種做作之演跳、此則唱做隨情、而同時夾以跳演爲有異耳、第二幕演一印度某國王及太子執政作諸施捨功德事、劇情約可分爲捨財寶捨奴僕捨牛馬捨國城捨妻子捨眼目

等數段、每段演罷即有一人行酒、左手持酒碗右手持酒瓢、碗中置酥油白酒澆之滿碗、手瓢復另盛酒、然後每人飛一碗涉戲者、捧碗一飲或盡或不盡、飲罷鼓鉢復鳴、而又繼續演跳、蓋以鼓鉢爲演跳之號會、節奏別無樂器、第三輩爲真正之三絃子舞、三絃子之製、似內地物而身較短小、蓋便彈者亦可隨意而入踏拍跳舞之意、彈三絃子者爲太子也、由一俘虜號兵伴演、色藝雙佳、其餘登場者共約三十人、上下並不換裝、再聽三絃一鳴、俱即加入作大環舞、最妙者爲各種琴調能顯出緩急頓錯、抑揚激烈、或作長音漫拍而舞者、俱能隨順三絃音韻而表出琴舞合一之各種舞蹈、比較美舞殿曲似又別開生面矣、雇所演戲爲後藏戲、此間人概以蠻戲呼之、蠻家習聞、而蠻不爲怪、劇中唱白皆後藏語詞、此間通事亦苦無能翻譯、記者訪之謝保羅「保羅即謝國安在教會之名」以其雖遊後藏地、據云此亦正如內地戲曲譽聽京調聲序管藏隱於音韻語唱中、不讀其詞不熟其曲者、亦往往聽之不明、余對藏戲素無研究、但知康藏無論何種游藝、諸如跳絃子蠻戲之類、皆久已成爲宗教化、幾無一事不含有宗教意識、若欲問余以唱白爲何詞、則余亦殊不了了、究使余留意聽之、亦終不清楚、若使西康番人聽此藏曲亦仍莫明其妙、

蠻狗的裝飾與摩登不同

意在使人迴避

西防紀實 風俗

現在西康有種大狗高如羊、肥如豬、頭如獅子、毛甚長、鳴聲如破鼓、性甚猛、蠻呼爲楔、漢呼蠻狗、蠻家無論業農業牧皆有一隻、常用鉄鍊鎖住、繫在房頂、或門外、以防盜賊、此狗見外人過、必前撲奔噬、故進行蠻家者必須留心防備、否則或被咬傷、甚致於死、康地牛廠娃與馱脚亦養蠻狗、常跟其牛羊羣出走、彼等用紅羊毛編成狗項圈套、在狗頭上圍甚美觀、但窺其意、不在裝飾好看、有如滬洋之摩登、可以招搖過市、而在惹人注目、使易於迴避之意也、

烏拉娃生啖毛牛

五人兩餐唯存皮骨

此間之毛牛即犏牛、其毛黑而長者居多、間亦有黑白間雜之花牛、其角似野牛種、其他則與內地之黃牛相似、其肉細嫩、土人常賴此種生物担負一切貨物之輸運、間供人騎、土譯爲烏拉管理、此種烏拉者名烏拉娃、以藏族男子爲多、間亦有蠻丫頭爲之者、記者於街頭某商店中遇一北關外有新從甘孜來之烏拉娃五人、殺一毛牛作午餐、將皮剖解后、即各出小刀子約長一尺、你割一塊我截一條、而生啖之、查其情亦正如吾人之打鴨鷄、雇無鹽、亦不火食、飽餐之餘、而牛身之肉似已過半、歸于烏有、今晨早餐之後、則牛之肉及其臟腑俱盡、唯存皮骨而已、烏拉娃食

量之大、固有可驚人者、然數見不解者、仍不過一烏拉娃每餐能吃糌粑至數大碗之多、推其食量、亦只略當內地一升多米之餘、不料其肉食之量、亦有如是驚人之能、誠可異也、

牛廠娃之性事與產子

牛廠娃父子翁媳、寢處共一帳房、無分別、故亂倫之事、時時有之、夷俗亦不以爲怪、成年女子一家皆得妻之、惟亂不及於生母及親女、牛廠婦人產子、無盆箆諸器、產後自抱向附近溪水洗之、兒亦不病、即病、遍體塗以牛屎、抱向火邊燻烤、亦即自愈、兒恆裸體置地下、無襪襪搖籃之屬、產婦在月中大小便亦必向帳外排泄、與風雨接觸亦無傷也、

牛廠娃過的牧畜生活

不剃頭 不洗臉 不加減衣服

西康經營牧業者、稱牛廠娃、所居之地曰牛廠、無房舍、春暖草長、則率其牛羊羣漸向高山牧放、秋風起、又漸驅向河谷飼養、所至撐羊毛帳而居、故又呼帳房娃、其男子皆戴毡帽、穿皮襖、捆疊腰部、扎束甚緊、背襟卽爲腰囊、可收藏其全副日用物品、裸足着蠻靴、四時如一、貴賤

亦如一、女子穿長袍、頭戴銀飾甚繁、腰與項繞繫珠貝銀飾纍纍如瓔珞、雖在牛羊廝混中、不廢、自生迄死、不剃頭不洗臉、不加減衣服、其言語與普藏語微異、稱爲牛廠話、另是一種、

蠻家見面禮物——喀達

記者見西康蠻家敬神、見官、謁尊長、都必須用一種見面禮物、喀達、喀達是一種絲織的疏紗帶狀物、寬二掌、長三四尺、紗疏如竹篩、白色、性粘、傳以細粉、多爲成都九龍巷所織、此物全無用處而蠻家異常重視、會尊長不上喀達、譬如漢人不用名片、爲大不敬、其價每條賣洋半元、另一種喀達織緜緻密、彷彿劣種絹綢、惟豪富之喇嘛與土司能用之、亦惟用於尊神與尊官之前、

西康蠻語的組織

西康無特有的語言、通行西藏語、各縣發音、微有差別、以康定語通行最廣、稱爲官話、各地土語稱爲地腳話、牛廠所說與官話完完不同、稱爲牛廠話、無論官話、地腳話、牛廠話、其組織則同、其話與日本語組織相似、名詞在前動詞在後、有些也與漢語同、例如漢語說「乞丐是沒有飯吃的人」、蠻語爲「遮媽糌粑吉蒙果閣惹」、逐字漢譯、爲

「乞丐、糌粑吃的、沒得了、是」、又如漢話說「他打了我」、蠻話爲「夥哩拿董兇閣」、逐字漢譯爲「他、我、打、了」、蠻家學漢語的常用這種語法說、如飯吃了、板凳坐了、洋錢一絲絲沒得了、之類、外人初到康地驟聽此種話、極不易了解、

康蠻以糌粑爲常食

凡人到過康地者、無不知康以糌粑爲常食、糌粑乃一種最耐寒燥之大麥粗製而成、蠻語叫「來」、漢人呼作青棵、三月播種八月成熟、粒較小麥粗短頂端有毛稈顯離生、康人取此麥粒入鍋炒熟後、搬入磨房、磨成細粉、無麩皮色白微黃、蠻人吃糌粑、用木盃先盛茶水大半盃、抓糌粑粉蓋之、糌粑粉輕浮水上堆如尖峯、以食指循盃口攪拌、使水與粉漸就融合、既而茶水完全吸收入糌粑粉內、乃用右掌反覆捏之、使充分混合用指以次剖取小部捏成長圓塊、塞入口中嚼食、彼輩食之固亦津津有味、吾人則格格難下咽矣、

西藏婦女的怪生活

美麗是鄙恥的是罪惡的

據聞現在的西藏許多的地方、一妻多夫制的風俗、差不多

西 防 紀 實 風 俗

視爲極普通、而且是必需的制度、喇嘛對於一妻多夫制的風俗、嚴禁得非常厲害、但是他的效力、只能夠拘束一部分、上等社會的人民之外、其餘還是照常盛行、爲了一妻多夫制的緣故、所以常常發生爭風吃醋的風波、爭鬪流血這是極尋常的事情、於是他們纔組織巡察隊、該隊的職務用來專門檢查每個婦女每夜只准一夫住宿、假使一婦有數個丈夫、就要照章依次輪宿、倘要連宿的時候、非要得到其餘的丈夫和本人的同意贊許、是不可能的、巡察就專去巡察他們留宿的事情、再有一點特別奇妙的、就是一般婦女、以爲美麗是鄙恥的、非但認爲鄙恥而且說是有罪惡的、喇嘛常常勸他們說、你們這些胭脂細粉塗在面上、好像一個人怪、獻媚男子、互求戀愛、實爲大逆負罪之事、你們應該將你們的面孔變成給男子看爲是一件可怕的東西、於是你們就得到了無上的道學了、這種的解釋已經深深地印入在那些無知婦人的腦海中了、他們也就拿烏黑色或是豬肝色土色塗在他們的臉上、所塗的花樣愈使男人怕懼他們、作爲道學高深的進步標準、并且又說了許多毀容術、專門研究毀容的法術、

康藏喇嘛收穫令

記者聞諸藏俗、拉薩附近農人、當麥熟時、逐日取田中標準麥穗呈獻於達賴喇嘛、達賴參攷麥熟程度卜定收穫吉日

五七

、下令收穫、四鄉農人始敢刈麥、苟令未下、雖麥老粒脫、不得刈麥、刈則村長將重罰之、在西康境內、凡宗教勢力偉大之地、萬州甘孜等處、亦守是俗、各鄉收穫日期、由各鄉喇嘛寺之大喇嘛打卦卜定之、非屆時期不准刈麥、謂非時刈麥、將致天地震怒、或使來歲不登、或降瘟疫、甘孜多雹、秋時尤甚、農人麥田常因限於收穫期已熟之麥遭雹擊壞、每屆此時到縣報雹災者、為數甚多、

康地土人仇殺案

不願赴訴有司樂求頭人和解

若為官府所殺縱極冤枉亦不仇官

康地土人報仇規矩、極有趣、凡同村中有一人為他村所殺、則全村人為之報仇、遇他村即殺之、不問其是否仇家及與兇手有無關係也、如此展轉仇殺、若非有人和解、則歷數百年不止、和解之法、由第三村頭人之有體面者數人、出首邀集兩方頭人、擇一適當地方設帳理論、由調人議決辦法、令兇家賠償銀若干秤、雙方已遵、再議此命償用幾成現金幾成牛馬幾成器物、稱為紅白黃三色、成數定後、再議馬一匹抵若干、槍一枝抵若干、刀一把抵若干、鍋一件抵若干、馬牛又有公母老幼優劣之分、爭高論低、動輒數月始結、如雙方皆強橫、而調人面小者、多半中道決

裂、決裂之後、仇殺益烈、經若干時候、再請人說和、一經和息以後、仇殺遽止、甚重然諾、從無已受調解猶相仇殺者、此種命價、大抵亦係全村分担、不必祇兇家出之、尸家受之也、惟無論如何從無論之者、漢官宰西康者、每依內地法論兇手抵命、此事大與康民習俗違反、故蠻民有仇案不願赴訴有司、而樂求頭人和解、此西康官署訟案之所以稀少而頭人勢力之所以未易剷除也、命價通常分上中下三等、通常上等人七十秤、中等人五十秤、下等人三十秤、特等人物由屍家肄索、如屍家皆弱者、則所賠者甚寡、抵折物品快槍為上品、牛馬次之、叉子槍蠻刀與器物為下品、交貨以馬為首、祝速了結也、叉子槍居中、像搭橋頭調人也、蠻刀在後、謂一刀斷絕、永無糾紛也、最奇者蠻家為官府所殺、縱極冤枉、亦不仇官、其俗重官與喇嘛及父母、皆在不仇之列、故康地縱當極亂、無殺官者、惟官府所殺之人、設非官役直接捕得、而為蠻家所擒送者、則雖罪極皆死亦得仇縛送之人也、

康藏土人以白石為神

康地多有非晶體之石英石、小者如拳。大者如升、鋒稜銳利、白色甚潔、混雜土礫中、雖無用處、亦不易得、土人以為神、輒取其較大者供奉屋頂上、常焚柏枝敬之、道過麻柳堆旁、則拾白石投堆上、意猶送神歸也、

藥夫子常在森林草地雪山

附近採藥

數十日不舉火掬溪水咽乾喉露宿

林岩

草地盛產蟲草貝母大黃秦芩羌活獨活泡參玉桂等、藥材遍地野生、無有主者、每屆某種成熟、村市男女成羣結隊、入山採掘、即稱爲藥夫子、藥材最多之處、爲森林及草原地、或雪山附近、概無市城村莊、無處寄宿、亦無從購食物、故藥夫子自帶簞糧攜布帳結隊入山、每間旬日採集數擔、始同回家、無帳房者、則於老林採薪結廬、爲暫時室家、朝攜鋤以出、晚攜藥材回廬、如或採掘順利、忘道遠近、則宿老杉樹下、杉之枝葉、重重遮掩如塔覆瓦、雨雪不着於根、行草地者、常宿其下、亦不以爲苦也、如登雪山附近採掘、則宿岩窩、岩窩爲岩石凹陷處、淺者僅容人、倚立避雨露、深者可以側臥、若能容三四人、臥息之處、便爲著名洞穴、藥夫子視之、即瑯宮貝闕、麋集蟻赴之也、藥夫子入山恆攜一筐一鋤、善辨藥物、所在鋤而得之、工甚迅速、又善辨人迹、見經人採過之地、即避去、偶爾藥材富集尙未經人採掘之處、則結廬張帳、守而取之、亦如農人之守其稼田焉、藥夫子漢人爲多、然非習慣蠻子生活不能往、如數十日不舉火、掬溪水咽乾喉、露宿林

西防紀實 風俗

岩、以衣爲被、石爲枕、皆非漢人所素習也、藥夫子多預用藥商錢、採藥償之、或更雇請蠻民助之採掘、

蠻商陳設華麗

記者赴鐵門坎包家鍋莊嘍漾補處家、訪金長生、該鍋莊即甘孜喇嘛商及蠻商棧紮之地、一入其室、即可見出蠻家陳設之華麗、以及其鋪被毯毯動用器具之屬、無一不精美異常、且可看出蠻家之喜用內地貨物及洋貨、以較一般漢人不但可覺其用物之逐處放較、而且可見其人之不吝重價而樂用貨物、具見其物智慾望及美滿之受用、並不稍讓、吾人若單從其飲食衣服之表面皮相之、而遂妄認其生活簡單、無多欲好、而其實際則不如是也、

土司頭人之私田

彷彿井田制的公田

土民不怨且陶然自得

西康土司頭人之私田與井田制之公田彷彿相似、凡土司頭人、其祖先所遺之田業、或新買新墾沒收罪犯之田地、皆爲土司頭人之私田、例由所管百姓爲之耕種、收穫簸揚貯藏與擔任其他一切農作之事、土司頭人坐享其成而已、現當秋季、記者得目觀土民服役公田之狀、茲略記其事、在

八月麥熟大喇嘛卜一收穫期、送呈土司、土司使一小娃子傳諭村長、某日收麥、村長令各村民戶出一人或二人自攜刀索負架、臨晨會集、分別工作、婦孺剝割、少壯負運、各盡其力、無敢偷惰、收穫之日有小娃子到場監視、苟有偷盜侵蝕、或有遺穗、或砌不工、皆有定罰、人亦不敢犯也、凡此工作皆差民自攜糗糧糶糶熬茶飲食、土司家不備一餐、事畢亦不給與工資、不惟不怨、工作時且笑且唱、陶然真有自得之狀、殊亦可異也、

蠻家庭共妻之原因

弟兄各娶則必鬧分家

莫不以出家離欲爲榮

分工合作全賴一妻主持

前魚通甲土司自歸流後、現仍世襲該地、魚通之正團保一職、其土司衙門、現在魚通地方巍然獨存、該團保不但善事漢官、尤能深得民心、其魚通之副團保、則爲楊姓、每因公事至縣、得與記者爲茶社之接觸、甲團保善漢語、據談其地、蠻家庭共妻之原因有三、一、謂魚通之民多窮、無有巨富之家、所謂稍富者、上糧多不過一斗、每年出產不過十餘石、率皆自耕農、合家勤苦力作、以爲卒歲之資、該地人民近年漸染漢習、子弟之不願出家者、亦不相強、但每家只弟兄共娶主婦一人、不許各娶、以各娶則必鬧

分家、而不能合力以勤耕事、家下遭此則每致於破敗而不能共存活、二則謂康藏宗教、自數百年來、卽久行廢離私家之社會運動、而一般人亦莫不以出家離欲爲榮、故每一民家皆但留一子主持家政、而樂送其餘子入寺、要爲每莊戶之財力亦實無能養活衆多子弟之故、現今既不能盡以其多餘子弟皆送入寺、故特制爲一家、無問其爲弟兄叔姪、皆可共娶之一法、若祇留一子而盡送其餘子入寺之家、一旦遇其子死、亦有再在寺中喚回一子、以承繼其妻產者、蓋如是種種辦法、在此間久已成爲不拔之固俗、風俗既定、而蠻家亦久已尊爲節制生育、及家庭經濟之保守法則、三則因耕事需人而多留子弟於家者、弟兄共妻固亦已久習而相安矣、且弟兄之所以能分工合作者、乃有全賴一妻爲之主持、作爲家政貫串編制之中樞、我地民俗俱認爲家、乃不可分而各娶、殆爲家道至不幸之事矣、記者嘗問共妻豈無爭夕之事、團保答蠻家爭宿之事少、且謂蠻家男女同宿、男子必以己物置婦室爲標幟、弟兄俱能以此法而相讓無爭、

北道夷民之婚禮

富家多用媒妁

貧者自由戀愛

夷俗結婚、男子之富者、須出聘金兩三秤至七八秤、而貧

者亦須出贖洋四五十元、納於女家、執柯之媒人、則須女家之親戚充當、蓋媒人於女家無關係、則說親不成、以女家非其親戚故多說之不入、往往因不相信而被拒絕也、媒人之謝禮頗重、富家除謝以乘馬一匹外、且須將其所接之親朋之禮物、照十分之二、給與媒人、而鬻家慶祝禮之贈送、則不過牛肉羊肉蠻酒等而已、故貧者多兩方對說而不要媒人、蓋富者須選擇門當戶對之家、故其婚姻多由父母爲之主持、而不能不用媒人以說之、貧者之婚姻、多成於自由戀愛、故往往出於男女本人之對說、或亦有要媒人者、但謝禮則頗輕微、不過謝以牛肉之腿即可已、至於嫁裝一層、雖貧女之衣服、在新嫁三年間、多着娘家物、必三年後男家始與縫製、富女則隨其娘家備辦若干、則不必如貧女衣物之但夠三年穿爲限也、富家嫁女之裝奩、則金銀珠寶之耳墜戒指及珊瑚項鍊等爲必不可少之物、貧家則不必拘拘如是、至新嫁娘結婚一時頭上所戴之珊瑚花、則可以明明假諸別人、三天回門後、即可以取而奉還女子、除其衣著而外、他物概不以充陪奩、惟富家則給其姑娘所乘之馬背而被以毡褥等、至男家即以此物作鋪地之臥具、貧家獨否、蓋餘物皆非所需也、鄰近接親則由男家派二女赴女家迎接、而牽親步行至男家、遠者則看男家之富力如何、家雖貧亦須派馬二三四匹以爲迎親之用、至富家則有派

遣二三十馬隊、一二百驢之馬隊、前往接親、以爲榮者、其婚禮儀式極簡單、所謂結婚典禮、不過將新娘接至之時、於門前焚一堆青稞草之火、新郎於門外親迎、待新女下馬、即前行、新女即從諸其後、至火堆處、新女隨新郎從右至左旋轉三次、所以示遵佛教上轉神變以誌生道之意、此正與其喪禮入門之儀、從左至右旋三次、用示下轉神變以誌死道之示現相反、旋轉畢已即入門登樓、樓口前置以水桶、一桶中盛以牛奶冰水和合之漿、桶上則置以甘珠爾佛經一部、新郎至前取佛經、置左肩上、然後肩至神龕前、夷家供神之龕、固可以隨人而安設於寢室之內、雖男女行不淨於其室、不以爲褻瀆、至新娘則隨新郎之後及粟巴、即蠻柏子樹枝、沾淨水以洒之、取清淨及肩荷佛教之意、於是禮成、至是而後新郎即入客室、示招待來賓之意、新娘即入廚下示料理中饋之意、夷家婚禮儀式、不過如此、至贅婿之儀節、則蠻家呼招郎上門爲招木通、如招其小娃子、或貧人上門即不須派人迎接、但招贅他家之客、或富者上門、則須亦如迎新娘之規定、派遣馬隊前往以迎接新郎、新郎既下馬、則其餘一切儀式則概與前洮夷家之接婚典禮同、所謂小娃子者、即夷俗奴隸制、爲其家服勞任怨之人、夷俗亦可許其入贅、第因其賤及且在其家、故不須派隊迎接也、

交通

康藏交通

烏拉之積弊

記者多方訪詢烏拉流弊、至民國六七年而極、現猶在積重難返期中、邊民間烏拉鮮不色變者、當土司橫恣任意浪費烏拉、固屬淫暴、然當土司地域褊小、行動範圍有限、百姓每年輪差不過數次、強無報償、猶非病民、自改流設治後、漢官往來如織、胥吏差役皆援例浪支烏拉、或竟代其親友需索、或以供轉運商貨之用、軍興之際、民尤不勝、此土司頭人使用烏拉牛馬如故也、不但此也、姦吏惡胥、多半侈開烏拉數目、乃強迫差民折價、藉此需索、不厭不止、如差民以牛馬已備為詞、則多方挑剔其牛馬、虐待其烏拉娃、或強迫過站以苦之、使其下次不得不求折價、關於貨幣缺乏、每罄全村所有不能付一行折價之費、致受唾罵毆辱者時時有之、其尤苦者、為自民元以來、邊民失馭、盜匪蠶起、盤踞要道、劫略行旅、烏拉娃皆係農戶、缺乏槍械、送差之時、多有官軍衛送、通過匪窟、無礙差事、折回重過匪窟、其牛馬衣物多半被劫、微圖奔逸、即遭槍斃、歸報官府、只成流案、而下次烏拉仍不能不勉強飭送、又不僅此也、因有以上諸弊、各站差民多避匿不支烏

拉、狡黠頭人竊報官吏、詭稱倉卒徵調不及、請以前站馬匹代送此站、自有本村差民代付腳價、官吏趕程心切、於是強追前站牛馬續送、稱爲過站、此風一開、竟有一站烏拉連過數站、疲乏倒斃、委尸溝谷、烏拉娃口糧耗盡、乞食跟行、至於衣物剝賣不能自歸、流爲盜匪者、甲站既強過、乙站烏拉、他日乙站亦強過甲站烏拉、以相報復、展轉加厲、紛亂如麻、沿途村落爲之荒蕪者不少、直至去年川康軍興以後、余如海始漸整理、禁絕過站、余旅去後、許多政令、仍未實行如故也、

官辦烏拉

此間之烏拉役、爲滿清遺下之一種差徭、現在此間當局、因洞見此種積習、對公私兩無所便、人民既苦差役之征、而官方復無若何之方便及補益、故久已有改爲官辦烏拉之議、蓋烏拉改爲官辦、則一可以體恤百姓、廢除差徭、二可以由官方直接指揮分割運輸之事、而少對人民預事徵集之煩擾、三雖多用牛馬之購置費、然可以節省派遣烏拉之差費、有斯三便、故一舉而官民兩利、刻關外各縣、業已次第舉辦、紛紛成立官運烏拉事務、據聞康定公牛、係託瞻化張知事、秦甯周保正、代爲採購、又聞西康今年牛瘟頗大、官辦烏拉受此影響、所以遲遲而未急激進行、近道牟縣吳縣長已改辦公牛而易爲驢馬、似此官辦烏拉之舉、

大約不除今年當可全康實現、

官辦烏拉事成

漢差免除土役減輕

訪悉道孚縣之漢民概係客籍、緣由清末移民殖邊、漢人嘗受政府優待、及兵力之保護、始肯不慮艱困而欣樂來邊作墾植貿易之業、其對政府之義務、亦同內地人民担负完糧納稅而已、原與土人在土司制下相沿成法之當差支差素習不同、以其不業牧畜牛馬、故政府亦從無派差供役之事、今年因軍事緊張之際、而道孚之烏拉乃供應不給、於是官方遂派漢民與蠻民一樣共同担负烏拉差役、漢民在邊嘗靠政治力量之暗護、故亦深知擁護政府平定藏亂之義利、而勉力擔任此種苦役、臨時買牛購馬雇夫以爲一時之供應、今深恐行久爲習、逾世成例、長使非牛廠娃之漢民、而作當差役之李代、故乘此軍事告一段落之際、特舉出漢民請願代表閻錫光等、呈請當局免除漢民此種臨時派担之烏拉苦役、聞官方以軍事雖告一段落、然尙未至完全結束、糧彈轉運烏拉派遣、猶是需要、非不知優待漢人始足以資移民實邊 激勸、雇斟酌二者 間、似須待官辦烏拉事成、則對於漢人之差役自然予以免除、而對土民之力役亦可予以減輕、

西 防 紀 實 交 通

獨有之溜索橋

康定至瓦斯溝間、峽高水激、津梁難施、地適多竹、有一溜索橋、爲內地所無、亦爲此地之特產、其法用竹劈條紐成竹繩、兩端繫河岸石上、引繩坑底、壓以巨石、用木叉撐起、將繩引直、繩上先貫有木筒一個、篾圈十餘枚、木筒繫短繩二尺、下縛橫木、用細繩二條、各繫木筒、一端分引、向兩岸斟酌距離、縛連各篾圈、末端寄兩岸、交叉上渡者手引細繩、則木筒至、人騎橫木、一手脅挾木筒、一手援篾繩力拉、則筒自前進、力弱者更可於彼岸使人引繩助之也、

皮船過渡

西康蠻家不知造船、不特新式輪舟沒有、卽木船亦少見、過渡通常用皮船、其船用樹條編成羅鍋式之疎筐、蒙以牛皮、接縫處以樹脂塗敷其上、卽成皮船、彷彿江南村女採菱之木舟、底平口小腹大、船夫用一短木橫納其中、負之河岸、投船水內、取木爲橈、渡者入船、擠坐皮底、可容三四人、船夫打槳宛轉流水中、以達彼岸、什物亦可放船內、牛馬則無法過渡、須泗水也、

台棧遞騎哨之裁撤

西康台棧遞騎哨之設、原自去年康藏戰起、以供軍書公文

傳遞靈敏之需要而興、現在西康財政奇窘、不能不採行減政辦法、如遞騎哨已見奇偉之效者、似完全汰去又不可、而留之則又不能、當局已發出通令、改變遞騎哨之辦法、沿南北兩路、凡縣與縣之間、其程途之長有至七八馬棧或十棧者、程途至短者亦距離兩馬棧、舊照騎站規立台棧騎哨公文傳遞、按棧轉送、不過能增加馬快之速度而已、今則縣與縣間之台棧遞騎哨、一律撤去、仍以旅部附設遞騎總哨、各縣府附設遞騎分哨、爲節省開支起見、由此縣達於彼縣、按縣與縣間、以爲傳送之傳遞、其中長途如慮馬力不足之處、仍按照支取烏拉之辦法、按棧換取人民供差之馬匹、故明今將鄰縣當中之公棧完全撤廢、既可以節省費用、而於文書之傳遞、仍無有損、聞此爲當局對於財困之苦心、要能減其費用、而功終不盡費、

康定城之橋樑

此帶地形、自然是重重疊疊的山外青山、山之上無建築及樹木、概爲草地牧場、每兩山對峙則其中必有河流及溝渠、城市聚落即嘗擇其兩山夾溝、較爲寬廠之地、而自然以興、不特交通之道路、順築柱夾山溝中、即人民居室農事懇地一切建築、亦莫不俱在夾山之溝中、康定之縣城、亦即如是、在此四山夾立的溝槽之間、以其溝地頗寬、故得於夾山溝下之瀘河兩岸、建築爲城、聚屋成市、以漢藏人

民交通之重要關塞、而爲漢藏貿易之重要商場、若在鄉間、則一河橫流、於是交通利器、遂不能不專賴此間古製笨拙之皮船及溜索、不慣此渡河之險難者、每與隔河千里之嘆、其不便也、蓋可知知、履今康定之繁榮、則全由前代人事造作之橋樑所致、記者訪查所得、康定城瀘河橫貫之兩岸街市、其交通事業、在清室乾嘉年間、即有聯絡兩岸之木橋五座、因失火故、拆去一橋、現在充家鍋莊前之橋基、即爲該橋之遺址、故現存者、只有四橋、即上中下三橋及將軍橋是、橋長數丈皆木工建亭之板橋、年中修理、響有定案、下橋由雅安邛州榮涇天全四縣茶商担任修補、中橋由康定民衆擔任修補、上橋由陝西商幫担任修補、將軍橋在前歸明正上司衙門担任修補、自改土歸流後、即由縣政府修補、此外南門外有拱橋、歸喇嘛寺担任修補、按此間城市之交通、自乾嘉而後、至今因仍舊貫、毫無進步、

西康郵政路線及日期

西康山路崎嶇、交通素感不便、即郵政一端、雖經創設、數十餘年、而其事迄今仍未有若何之發展、統計西康現通郵政者共有九縣、計關內瀘定一縣、關外八縣而已、雇關外之縣、每月至多不過通郵政六次、少則走三次爲止、郵寄之不便、蓋可知知已、茲特將此間郵政路線及封發時日

略表於次、

甲、關外1.南路

雅江 每月一日六日十一日十六日廿一日廿六日

日爲封發日期 關外一律以午前七鐘爲

封發時間

理化 同上

巴安 同上

九龍 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爲封發日期

2.北路

道孚 每月六日十六日廿六日爲封發日期

鹽澤 同上

甘孜 同上

丹巴 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爲封發日期

乙、關內東路各地逐日封發走信時間爲正午十二鐘

遞騎哨成立後軍民稱便

西康自民七以後我政府之政治領域即日狹、故關外通郵之區亦僅有數縣而已、自此次軍興以來、緊要之消息自不能不專賴於無線電報、然關外無線電台無多、設置仍只有兩分隊、分設於南北兩路耳、器雖利而勢苦不遍、因是西康欲求消息之靈通、以及一切文書之傳達、其勢遂不得不另有一種迫切之需要、西康之遞騎總哨、於是因時代之需

西 防 紀 實 交 通

要而應運以生、此勢之所必至也、記者頃得探悉此間遞騎總哨設立之崖略、遞騎總哨設康定縣以二旅部副官一人兼任總哨長、於關外各縣則設置遞騎分哨、最近所次第收復之白玉石渠鄧科三縣、於收復後、鄧首先安設台棧及遞騎哨、西康各縣交通及消息之傳遞、遂得藉此騎哨之組織以連絡而貫串之、唯是北路之巴丹一縣、地偏東北一隅、而南路之九龍一縣遞騎亦不無障礙、故騎哨之設、獨不及於此兩縣、然此二縣在滿清以來、卽通郵政、且於軍事政治上對於騎哨亦殊無急切之需要、故無須騎哨之設而仍於事無礙也、又西康之騎哨對於信息之傳達頗速、蓋因步遞須費時十日者、而騎遞則二三日卽行、至多亦不得過五日、加以此種騎哨雖則爲軍政之需要而設、然而民間信息以及新聞紙類一切文書之傳遞、固無不可以委託之、使代爲投遞、是以此間自騎哨之成立而人莫不稱便、茲特將西康各縣之已設立騎哨者錄之於左、

(一)北路有八縣、鹽澤、道孚、甘孜、瞻化、德格、鄧科、白玉、石渠、是、

(二)南路有六縣、理化、巴安、雅江、稻成、德榮、鹽井、是、

統計以上南北兩路已設遞騎分哨者共有十四縣、丹巴九龍二縣未設、康定縣爲總哨所在、鹽定一縣在關內、逐日郵便實不需者、總現有之縣、已設騎哨者、連合康定共爲十五縣耳、

康定的商務交通

此間原爲富饒區域、因爲亂山重疊、綿亘千里、交通十二萬分不便、（如雅安到康定不過五百多里要走七八天其他可想而知）、還有些地方不能并肩行走、困難已極、然而礦植有黃金茸麝香虫耳貝母、皮類有狐皮猓狽羔羊豹皮、織物有藏片普羅毬氈毛褥、以及山珍珠寶、都是貴重東西、大宗出品、所以一般商賈不顧一切難艱、願意在內地運輸一切洋廣雜貨布疋食米、到這裏來互易咧、近以藏逆東侵、倭奴西犯、弄得一般商人大有難買難賣之勢、停門歇業時有所聞、然川康軍把藏逆擊潰、在這兩月中甘磨巴理等縣的夷商、就有運貨到來的了、如果藏逆投誠路道修好商務就會繁興、

烏拉馬既可供差又可折價

此間呼差徭爲烏拉、凡應蠻漢官吏所有一切力役之事、皆是今世只稱上路官吏、馱乘牛馬爲烏拉、竟有誤烏拉爲牛馬者、茲稱爲烏拉馬、以與其他烏拉區別、凡土司頭人出行、無論爲公爲私、即狩獵遊戲之事、皆由百姓支差所管、村寨如何輪流當值、皆有定規、及期而代、應值頭人、隨時具備口糧候差於土署之旁、聞土官某時將行、即先探

明道途遠近、所需騎馬數目馱馬數目、分遣其小娃子馳告所部、先期調齊集候於土署、如或期迫、調集不及、則出價問附近村民雇用、每騎馬一匹、每站需洋三元至六元、馱馬較廉、土官與其小娃子同行者、皆須支馬、不能問當支與否、如土官與其小娃子自有馬馱、則當差者、照雇用法、送上馬腳錢、稱爲折價、不問當差者、已否備有馬匹也、

改訂烏拉辦法

西康僻處邊陲、交通不便、達於極點、是以凡出關往來公務人員、支派烏拉、以利進行、已成慣例、惟現值軍事期間、軍旅往來如雲、支派烏拉較前倍增、因之各縣人民均感供不應求之勢、痛苦萬分、且相沿成習、積弊甚深、川康軍有鑒於此、擬軍事稍平即爲澈底改革烏拉辦法、藉以解除人民痛苦、茲探得原電如下（銜略）西康烏拉關係最巨、積弊最深、現值軍事倥傯、祇能因仍敷衍、藉維現狀、蓋烏拉緣起、在土司時代、應支藏差劃定村莊、修築房屋、備製器牛馬、召民取受、名曰差地、祇供差役、不納糧稅、故一縣有民戶差戶之別、平時差民甚逸、軍興則疲於奔命、甚則相率逃亡、前此邊地實事、差民賄串頭人蠹役、捏故請免、以康定論、民七以前、月差約二三千頭、近張知事表報額差、因僅二百五十餘頭、較十八年杜任查報

三百七十餘頭、爲減五分之一、道孚呈報亦僅三百二十餘頭、兩縣均請自四月起照額差四輪征調、當局指令照准、唯康定應以杜任查報數爲率、現該兩縣均有加價雇腳烏拉、擬請電飭康定縣每月除照杜任額差支足四輪外、餘數始准報支雇脚、道孚亦照現報額差、支足四輪外、乃准報加價、庶於體恤之中、仍寓限制之意、復查稍邊務規定稅價、除十三頭作當差外、餘均上稅、遇大征役、則調鄰縣或偏僻縣、烏拉幫差、審此則似已革除、人民均須當差、但現在差民仍沿舊貫、間有不盡、然不過少數、惟從前喇嘛寺佃民、因當寺差不任公差、漢民亦不當差、村保頭人均不當差、儼如內地豪劣不上糧者然、當局因烏拉困難、特通令佈告一律均應當差、各縣有遵照實行亦有尙難強制服從之苦、此事弊端太多、幾有積重難返之勢、擬俟軍事稍平、即當派員分赴各縣切實調查、將其情弊爲澈底之改革、廢差民之弊制爲平均之攤派、化縣界之畦町、盡互助之鄰誼、輕官道負擔爲全縣之規劃、如能辦到匪徒真能解除邊民之痛苦、恐以後烏拉將不如是之困難也、

解決康藏問題當視交通網如何

絨壩岔最爲軍爭之要點

記者今日午前往訪此間軍事當局、得晤余松琳旅長、問以

西防紀實 交通

治邊情形、余旅長侃侃而談、治邊之策、語語中竅、茲特將其對時局要緊談話之一段記錄如次、

藏方恃地形之險要、藉外人之奧援、仗民性之蠻勇、託自然之保障、平之已非容易、而治之尤爲困難、况我軍已犯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之忌、雖臨之以屢勝之威、亦難滅其頑強之抗、縱終克之未可卒恃、蓋由此方隔山阻河、交通異常困難、究使勝之亦終不便控制及管理、是以欲問康藏問題之能否解決、即當視交通網之能否建築成功以爲斷、以予所知、康境馬路之修築極易、原因邊地運輸全賴烏拉、「烏拉即指毛牛、又任運載之騾馬等、亦統稱之爲烏拉」毛牛行道嘗排陣而前、或參前錯後、馳逐亂竄、非如內地駱馬之魚貫而行、歷來感烏拉行運之極不規則、故此間造路、素即寬大、今若改修馬路、誠爲歷史給吾人之一種便利、已料其費事半而功必倍之、當知治邊之要、即首在亟謀交通事業之發展、唯自軍興以來、一隅之財力已困、加以此次軍事影響軍民之損失俱大、尤其是戰地人民亟須撫卹、因此昨曾屢電劉總指揮電懇中央撥發籌邊經費二百萬元、現尙未奉到中央回電、未知中央能體恤及邊地軍民否、如此款礙難、一日不能撥下、則康藏前途、一日不能樂觀也、

記者復往訪黃旅長漢丞於其旅部、問以軍事近况、茲特將其談話要略紀之於下、邊事自民七以後、漢人嘗受藏人之輕視、今者一鼓而收復甘肅、對藏亂施以重大之打擊、藏

人從此不敢小覷政府矣、現在前方大金寺之敵、尙未攻下、我軍後方部隊亦尙在運動中、一俟山砲連及糧彈運抵前線時、卽當開始對大金寺之總攻擊、據前線報告、藏軍現扼雜堆之險、右憑山、左阻河、戰線頗長、我軍目前之攻擊計劃、卽取對雜堆之集中包圍攻擊、破此一點、則大金寺可以不戰自下矣、若大金下後、則絨壩岔亦爲軍爭之要點、現藏軍已有重兵扼守、該地尙當再有一度大激戰、若過此以往、則勢成破竹矣、

康藏改造須從文化及經濟

入手

軍事指揮如意皆無線電之力

記者往訪此間財政統籌處長程仲梁氏、程萬縣人、北高舉業生、談及康藏人民宗教信仰之濃厚、至常爲喇嘛所愚、喇嘛中道行高尚者、固不乏人、然一般之喇嘛則多非善知識、求其真能利濟民生而不違害世俗者實少、且多頑固門戶之見、致康藏諸事凝固不能適應世界潮流、喇嘛固無論矣、而一般人民亦永不長進、而長滯於古代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生活諸要業、以其性富保守、而亦甘居固陋於落伍之域、以愚所見、康藏社會間之迷信根深、移轉之不易、治邊之要、似國家宜以偉大力量、加被於康藏、移民開發從文化及經濟之改造入手、語云獅子搏兔、須用全力、

若直視爲鞭長莫及之地、而不有文化及經濟雙方之基礎建築、則康藏問題之解決、似已超於時間之外、

王參謀長植三渠縣人、現充川康軍第二旅部之參謀長、第二旅前旅長馬叔颯死難後、現由第一旅余如海旅長兼領其軍、故王亦卽此間勳贊帷幄之一要人、記者今日往訪得與接談、茲將其談話略記於左、

從前趙爾豐經略西康時、電柱卽已修至德格、嗣爲藏番所毀、民初雖已漸次修復、但有線電竿破壞極易、而建樹則難、民七之役、卽因電竿被砍、消息不靈、致敗、此間至甘孜十棧至理化十棧、步遞馬遞均感困難、此次戰勝藏敵、余如海旅長坐鎮康定、對數百里長之戰線能指揮如意者、皆無線電之力也、又言余旅長諸多措施、俱能深得藏民之心、但欲調其民兵助戰、則猶爲難事、昨聞前方通訊、漢軍在甘孜借重卽渣喇嘛一言、卽能調動民兵、快槍槍一千二百枝、協防藏敵、此亦難能可貴之舉也、

瞻化運道及交通

西康軍糧之轉運、爲當前要政、人民有支差之苦、縣官咸辦事之難、此軍事時代之嘗態也、在民八以前、由道字轉瞻化之運道、原出三關、以其路較直捷、雇道出三關必經麥科村而後達瞻城、自民八麥科娃逃後、「康習稱治下百姓爲娃」卽無人支差、自是已改途繞轉甲思工甲納溪一帶

、路稍較迂曲而仍會抵於縣城也、茲道孚縣吳小波縣長、爲道孚便利、以三關路直轉運敏捷爲請、經余旅批准改行三關之舊道、并令違枉案、殊瞻化此道人民多窮而又戶口稀少、各村頭人迭呈困難、請求運導、仍出甲思工路、張慎之縣長以情不獲已、而順人民之請、乃據情轉懇於旅部、聞余旅爲求轉運敏捷軍事便利起見、不能收回前命、第對三關沿道人民加以格外體卹、規定除飭人民仍支本差外、准照民價雇運之辦法辦理、張縣長奉令後、登即召集三關沿道各總保會商、將多方曉諭、以上峯威德猶未可知、終能掃除一切困難而辦到妥善否也、

極關重要的康藏青新之交通

蘭玉路爲開發西北根本

收回康藏關鍵

國人對開發西北之聲浪高唱入雲、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西北國防日趨嚴重、國家防禦計劃、應卽及早設施、以爲恢復失地之準備、况交通爲軍事之命脈、材料運輸與兵力運用、均有極大關係、若不及早準備、臨渴掘井、勢所難免、蘭甯汽車道、雖修理尙未完善、爲鞏固西北邊防計、非正式修理此汽車路不爲功、茲將車路之重要關係分述於下、〔對於青海之關係〕青海面積廣大、原野遼闊、政治尙爲許多藏族千百戶、或蒙旗王公盤據、政府命令視若無聞、

西防紀實 交通

生活仍營原始之游牧、思想則爲最濃厚之迷信所籠罩、若不急求交通之進展、則所謂改省亦不過徒有名耳〔對於康藏之關係〕康藏受英人蠱惑、逆亂時有所聞、爲便於康藏問題之根本解決、收一勞永逸之效、趨重四川方面、不如趨重青海、此爲有清以來之根本政策、自以由打箭爐一帶收復康藏、不若南邊之路捷、由西甯西南下玉樹可以斷康藏之腰、失藏人聯絡之效、而予以最大威脅、如交通便利、鎮定康藏、實易如反掌〔對於新疆之關係〕青海據於康藏及新疆之間、蘭玉又爲青海骨幹、若支路告成、足以爲新省之後盾、而塞俄人之胆、使不敢逾阿爾泰而窺天山之嶺、藏人受英之煽惑、近來藏人受英帝國主義之煽惑、大有合藏康青三處獨立之野心、而西部十餘縣、早被藏人侵佔、此次又復利用東北被暴日侵略之際、舉兵犯青、以攫取西康之全部、與青海玉樹、爲他日政治活動之根據、我政府之目標、此時若專注意於內部之整理進行、對於邊疆不加絲毫之建設、恐有噬臍之虞、玉樹爲海南重鎮〔玉樹爲海南重鎮〕其縣治結古距西康之昌都德格計程僅四五馬站、相隔非遙、實係唇齒相依之勢、欲根本解決康藏問題、非從青海派兵 駐此地不足以操必勝之算、是玉樹以形勢論、在康藏軍事上實佔有重要地位、前者藏兵用全力侵佔囊謙及大小蘇莽等處、又復圍攻結古、玉樹全部幾有淪喪之虞、幸賴我玉防將士奮勇得以不失〔宜謀根本之設施〕若不乘機力圖設施、加緊經營、以謀根本之解決、則西北

必陷東北之覆轍、然東北淪亡、藉交通之便尙有收復之望、而玉樹至西甯之間、山水阻滯、道路未修、單驢可過大車難行、且該地草萊未闢、產穀極少、軍人給養、純由西甯供給、今以該地加駐重兵、以資防守、則交通不便、大宗糧秣無法轉送、此爲莫大之缺憾、「對於移民之關係」青海內部廣闊荒涼、人烟稀少、漁礦農牧各產、非棄利於地、卽不發達、當此國家財富不足之時、殊屬可惜、交通若便、卽可次第移民而促進產業上之發達「蘭玉公路之重要」蘭玉汽車路、實爲開發西北之根本、收回康藏之關鍵、進而言之、卽關係西北領土之安全、亦卽關係國家之存亡也、若西北不幸而有如東北事件發生、因交通滯塞之故、收復更屬不易「英人圖藏之積極」英人之對藏交通、日求

便利、鐵路也、汽車道也、無線電也、長途電話也、無不百千里、積極進行、至於槍械之改良、軍人之訓練、亦莫不日有進步、若我不急起直追則無異於坐視淪亡「宜注全力於西北」際此國難之秋、急應開發西北爲救東北淪亡之策、寧可將不關於國土之建設減少、或暫停、用全力經營於國家最有關之事業、以挽救危亡之局、古人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此之謂、否則今日修一樓、明日開一會、耗費數十萬、或數百萬、及至樓竣會罷、西北淪亡、國已不保、所建之樓、所開之會、正所以促國家亡耳、近陪都定於西安、以目下國家財政之困窘觀之、更不必過事奢華、如將移建陪都之費、作爲開發西北交通之用、迨國基鞏固、再事物質之講求、不亦此善彼乎、

產業

邊民不習買賣物質慾薄

草坪會議必發生非常事變

南路之土民、所謂青稞糶糶、則自耕而食、羊毛毯子、則自織而衣、肉食則賴所養牧之牛羊、或燒半熟、或生食之、餘則牛奶取酥油之後、若酸酥則為酸奶子、若不酸酥而曝乾之、即成奶渣子、酸奶子搗攪陰乾以作奶餅子、奶餅子亦有滲酥油造成者、即為佳品、再以餘物作鹽茶之交換、一生少入都市、不習買賣、不知致貨幣之道、其日用生活不過如是而已、雇其人非無人生受用、物質慾望、苟有所欲、每以多量之食品或土物、向漢人換取一小用物、遑言其人之有無購買力、單以其無術可致貨幣而論、故雖艷羨雜貨而亦多無從致之也、以是牛廠娃耕牧之土民、其無武力槍枝者、每見漢人物嘗習於竊取小偷之事、若有槍刀者、則勢且習於劫奪、此夷民盜業所以發達之因也、又土民有故即作在家集會、此為家常慶吊之事、若作盜劫或反對官治作亂之事、即在野外坐草坪、而作草坪之集會、此種會議為夷民之非常會議、直說就是搗亂會議、余經歷多次、凡見夷民集乘坐草之後、必有非常事變、及劫案發生、凡遇此種徵候即應立加注意、先事預防、方可保無患、

西防紀實 產業

康定市盛夏果實

會漢藏於一地 合春夏於一時

此間才上市之新鮮果實、有櫻桃野葡萄毛桃子花紅桃子仙桃橄欖等、多為內地春季之果實、要待現在乃為成熟之候、此外并有此間土產果實多種、多不能舉其名、大略泡類有所謂黃泡黑泡羊奶泡帽壳泡等、又有所謂甚麼馬渦子哪、泡木樹哪、棉花紅哪、還有大黃桿上所產之酸薑、味酸可以解熱渴、如此等類名目衆多、難以一一指出、又瀘定產之西瓜、此間亦有售者、據喜果食者云、此間市上直有會漢兩地果實於一地、及合春夏二時之果實於一時之概、

鑪城爲西康中心

計二十三幫以茶爲大宗

鑪城爲西康車馬輻輳之區、而商務冠甲全康、關內外貨物均以此間爲中心地、一般經營商業者、則多係外籍、茲經記者調查所得、共二十三幫、茶幫爲雅安、邛州名山天全五幫、餘爲麝香幫、府貨幫、渝幫、雲南幫、布幫、銀錢幫、零茶幫、灌源幫、川北幫、菸草幫、乾菜幫、藥材幫、紙幫、蘇貨幫、製革幫、豬屠幫等、共計二十三幫、此

各幫中以茶業爲最大、握西康實業界之霸權、其他各幫均望塵莫及、新創之美明電燈公司亦屬鑛城重要業務、惟性質兼有工商業非絕對商業、

康定將有銀行出現

西康一切企業所以都不發達的原因、自然多歸財力不足之故、尤其是發展各種企業扶助一切興作的金融資本組織、如銀行之類、西康素無設立、當爲最大原因、今記者從西康礦務試辦員辦公處探得一種西康將成立銀行之消息、昨來林百川接得乃兄林雲根信云、扶助西康鑛務之發達、以及一切商工業務如由康藏採運金香藥材毛貨之屬出口、暨內地茶包之運銷、康藏均爲大宗商務、苟欲推進其發展都非有銀行之組織施設不可、茲匯川銀行同人等、已有在西康設立分行之一度決議、擬對金鑛開採事業、暫投資十萬、對其他各業暫投資三四十萬、並擬在外採運西康可以行銷之各種商品一大批、及先運現金數十萬來康、以作該分行成立之基金、現在匯川已議決先派周處長赴康考查西康各種企業情形、及接洽各方以資決定著手進行辦法、

康定的天時地利

暴雨狂風牛馬倒地

礦產富饒觸目皆是

大山圍抱空氣不調、所以雨水極多、每近午刻、暴雨狂風

、若是對面吹來、不但把呼吸閉塞、就是牛馬也要吹倒在地、山巔積雪、終歲不消、陰雲濃霧、亘日不散、間有對面不見掌的現象發生、氣候極冷、就是六月炎天還不取把夾棉衣服完全脫卸、氣候既是這樣、當然影響生產、除附城一帶出產少量的苳麥和菜蔬外、其他各地樹木不易生長成林、但是礦產富饒爲各地冠、煤炭尤多、觸目皆是、惜以頻年內亂、政府無力兼顧、人民缺乏組織、不但不能開掘山裏貯藏礦物、就是在山腹的藥材如虫草貝母大黃等、被夷人以風水所關等迷信話阻止、也不能採取、實有貨棄於地之歎、

莎草科植物當天然磚瓦

砌牆則方整密合面地則軟如重茵

西康牛廠景物、與內地迥殊、已誌前訊、茲經記者訪悉牛廠更有一極奇異之事、足資參考者、凡牛廠放牧之地、概無木本植物、又往往土厚數丈、不見碎石、然造化布置甚巧、特於此種大平原中、產生一種莎草科植物、其葉出土寸許、纖細如針、密如牛毛、其根更細如絲、色微黑、其在土內盤曲糾結、固着土粒、如人體之毛細血管、入土深度、恆爲二寸左右、非常整齊綿韌、牛馬踐踏不陷其刀斧砍之不傷、根所未至即鬆土也、牧民用利劑向下切之、割成平厚方塊、隨手而起、便爲極美磚瓦、其作用不可思

議、覆於屋上牆頭、冰雪雨雹概不能傷、以之疊砌牆壁、方整密合、勝於火磚、以之面地、堅平如三合土、而軟如重茵、誠奇物也、凡黑帳房所至、全賴此物砌灶、又在當風之面疊牆以避烈風、故旅行牛廠者、隨處可見短牆與棄灶、皆此草之賜也、惜四千米以下之地不生此草、不然者、世間建築工程、將不用空心磚柏油路、或爲此草革命矣、

森林密如黍田

因無鐵路馬路運輸莫由輸出

記者訪悉西康地面十分之一爲農田、十分之五爲牧場、十分之一爲雪山、又十分之三爲森林、其森林分佈地、在牧場與農田之間、換言之即在高源與河谷之間、即谷口岩坡部分是也、其高度約爲海拔二千五百米至三千六百米之間、其樹木以松柏科植物爲主、屬於闊葉樹者只樺木、白楊及數種小灌木、其松柏科植物有三屬、最重要落葉松屬、土名紅杉、木材最堅分布地位置高、樅屬土名冷杉、分布地在紅杉下方、雲杉屬、即通稱之杉、或麥調杉、分布地位最低、此三種樹皆直如柵、無分幹細枝、倒出載葉如塔、天然自生、以類相聚、密如黍田、大者恆三四人圍、多樹森林、自開闢來未識斤斧、老死倒地、阻絕交通、行旅以鋸切之、使開一闕而過、無視其爲材木者、緣此帶地方

西防紀實 產業

距江河險遠、又無鐵路馬路與其他運輸機關、徒有良材莫由輸出、均能保存上古原有之林象、而爲天地之棄利也、

林木之階段

樺木爲器用最佳木材

森林草原配列可辨方位

森林全屬天然、已誌前訊、茲經記者留心訪察、木類分佈階段顯然、以大砲山至丹巴一路爲例、大砲山頂積雪、稍下爲牧草、又下爲救兵郎油渣子等矮灌木、又下爲落葉松爲森林之起點、其下爲樅羣、其下爲雲杉、又下爲樺木、又下爲赤松野櫻等雜樹、森林止此、其下爲農作界矣、大砲山高出海面四千五百米、落葉松起於山根麻柳堆處、高出海面三千八百米、厚約百米、轉入樅界、樅界厚約六百米、其盡處頗與雲杉混生、奎容村約高出海面二千八百米、爲雲杉最盛處、毛牛村高出海面約二千六百米、爲雜樹最盛處、中古村約高出海面二千三百米、爲森林盡處、以下雖皆宜林之地、然農作已盛天然林已不存在矣、森林中樺木爲西康器用最佳木材、其葉似不槿樹幹樹皮皆似桃而特巨大、參天合抱者甚多、枝幹不直、故不可用於建築、木質沉重堅強似內地青岡材、而緻密非常、色黃白、微具光澤、其木捨層生長甚速亦甚厚、常撐破表皮、露出黃褐色之皺紋、剝之雜樹以樺爲次、土人以縫水瓢或製筐筥、

七三

輸入內地、爲帽圈弓飾等用、再余旅行康地覺得凡接近莊房之森林區域、樹林概在陰山方面、陽山不爲草原卽爲野櫻、雜樹所成之灌木林無參天覆地之杉類也、卽屬陰山如有一部分山稜突出於南方日照之下者、其部亦無喬木、反之陽山而有凹陷陰暗之處、卽有杉松挺生、所謂陽山卽山之面南者也、陰山之面北者也、故凡旅行所至、自北南望、滿目蒼翠、自南北望、滿目黃草、自東西望、則森林草原配列如櫛齒、無須指針可辨方位、蓋西康主要林木、若樺若杉、皆強烈之陰性木、其幼苗不能成長於日光之下、陽山昔日或亦具有森林、自經土人燒毀幼苗卽不能生、陰山則縱經燒毀、祇須他處種子飛來、卽發幼苗、漸次長大填復原狀也、

蠻鹽與磚茶

康區無食鹽、鹽之輸入有三道、瀘定縣境銷樂山犍爲之鹽、鹽質最佳、康定理塘之間、北至甘孜德格、東至丹巴銷俄洛野番之鹽、係池水曝晒製成者、鹹頭頗重、價值甚廉、品質不潔、理塘鄉稻巴安等縣銷鹽井之鹽、蠻茶概在雅州裝包、在未裝包以前、各茶號取諸茶葉裝木甌內、蒸之使結成長方磚形、稱爲蠻茶、專銷康藏人、亦稱之爲磚茶、一甌卽一磚、每包四甌、護以篾包、雇夫背至打箭爐、改裝皮包、每二皮包爲一馱、每馱約四十八甌

、馱銷於各處、蠻茶粗劣不可以言語形容、茶商裝甌時、以樹枝等混入、故全無香味、只苦澀而已、乃蠻人甚珍惜、每飲掬茶葉一把、投釜中、反覆煮之、使水變濃褐色、又投鹽其中、始飲、此種情形與內地迥然不同、而康藏人民則非茶不活、其亦可異已、

紡織氍子

昌都瞻對所產最有名

土婦又能織毛毯

西康無棉花棉布與絲織品、皆自內地輸入、土產衣料皆羊毛所織、漢語爲氍子、各地土婦多往紡織、瞻對昌都兩地所產最有名、其羊毛大半自青海結古輸入、質頗佳、上品纖白如綿、細軟如絲、但常雜有劣品、土婦取毛用手扯泡、附毛墜上捻之爲線、作法恰似內地績麻所生麻墜毛線、粗細均勻與否、係於績者之手法、績成之後、挽成毛線圈、亦照織布法、牽引於機、惟其機軸甚窄、織成氍子、只寬四寸許長、以八張兩臂量之稱爲「郎巴」、每疋長十扒左右、可縫蠻袍一件、漢袍一件、價值好壞不等、昌都氍子細如呢者、值二十元左右、瞻對氍子較粗值十四五元、他處所出較劣、值七八元、最劣者粗劣如麻布、多銷打箭爐、縫軍服、每疋值五六元耳、氍子不銷內地、以其粗劣可憎也、然內地力夫特好之、每力夫至打箭爐必購氍衣一襲

、攆回、康地土婦又能織毛毯、亦用羊毛績線牽機上爲經、祇緯線織法不同、用筆桿木棍一條、橫壓經線上、緯線隔一二經挽棍一轉、以次將全經壓過、以刀拍緊隨、用刀在棍上一劃纏棍之毛線斷爲兩別、再如法編纏如次割之、全機織成分許長毛茸密壓之、毯料剪斷縫合、即爲毛毯、每幅值十一二元或七八元、

整理林政

須從都會附近造林做起

打箭鑪附近縱橫百里以內、在昔原爲一大森林區、昔明正土司仰給糧食於其遠方部屬、近幾禁止開墾、蓄爲茂林、以供狩獵、雍乾以降、鑪城商業日盛、民戶日增、街房日多、始則採伐附近良材、以供建築、其後鑪城屢遭大火、附近跑馬山郭達山子耳坡等處森林、由是而盡、然使砍伐之後、能廣禁蓄、則小樹生長、恢復林根亦易、乃自鑪城人口增加、所需燃料各自樵採、明正勢弱畏漢、不復能禁、鑪城住民一千餘戶、烹調禦寒之需、悉自附近取之、山無主者、人貪近路、取之無禁、用之有竭、距城十里以內、當清末際、已成童山、樹根掘盡、無可萌芽、則向較遠地方取之、近年樵採者在距城三十里外、朝出夕歸、日數百人、人負若干斤、皆徑一二寸之樹幹細枝碎棘概棄不取、尤可嘆者、惡細枝難剪與叢棘礙足也、輒先縱火燒之、

西防紀實 產業

延燒數里、或數十里、聽其自息、於是草萊無存、枝柯淨滅、僅餘焦幹、壯莖屹立如往而後刈之、故取者少而所燒者多、而又無能培護栽種之者、老林既盡、叢篠亦稀、地利民生皆盡良可惜也、其他各縣大致亦復相同、近人徒知西康富於森林、而不知其有用者已盡、無用者獨存也、如欲整理林政、尚須從都會附近造林做起、

喇嘛專利之美術事業

最奇者以糝粃塑像

康藏美術亦喇嘛專利事業之一、其藝已完全宗教化、換言之即宗教以外無美術、其繪畫全是中國繪法、且用毛筆、所繪佛菩薩像、佔十分之六、菩薩行道降魔故事、佔十分之三、其他圖案雜繪亦十分之一、民間故事歷史故事風景、圖此卑賤事物也、其繪法皆紉布於木架上、斜立倚壁、坐以繪之、先勾墨骨、次染色、墨畫勻細、色質爲石綠、赭石硃標等、不易容化之料消、染深淺濃淡、備極工細、其泥塑工亦佳、十之九用於塑神像、十之一用於喇嘛塔之建築、裝飾範土細工更爲喇嘛專利之藝、先有木型、雕刻仙佛、菩薩凹像以粘土填實壓乾脫之即成佛座、唵經之時、需用甚多、又有一種範土細工、範土爲藏塔式之小圓錐、上有模糊之小佛像、有多數土民捐其資產購此土坯無

七五

數、請喇嘛唸經送至道旁、岩窩下或路塔下避雨之地、堆疊之、或專於道旁蓋屋藏之、云是大功德、旅行康地者隨時隨地遇之、鑄銅工業似非西康與西藏所應有其地乏銅也、然西康之銅佛銅鈴以及金剛神燈等銅器法物工作甚佳、而價又昂、決非域外輸入之品、疑德格以西鑄銅工業頗盛、尙未訪實、刻石僅鐫麻柳邊邊紅、與半邊佛像一種、藝亦甚精、大都隨手鐫成、不用繪底、如此成品甚爲康人所敬、而其刻石甚爲康人所賤、比於乞丐亦異事也、喇嘛最奇之美術爲塑糶把像、以糶把調各種顏料與油汁、反覆揉熟塑成鬼魅妖怪、牛馬羊鹿之像、爲內地塑麵人方法、精巧非常、此等物品概係於爲人唸經時取主家材料所塑、塑成供座上誦經、經畢輒焚之爲古之狸首芻靈也、

特產麝鹿

任何動植物及人造香料皆不及麝香

每年分從川滇藏甘輸出海外總額在

萬枚以上

草地森林任人狩獵故獵獐爲客

民最良職業

麝鹿爲西康特產之獸、雄者有麝、雌者爲羆、土人通呼之爲獐子、體大如小羊、毛白色褐、端中空質甚輕軟、宜爲

枕褥、其皮薄而軟韌、番民多取爲蠻皮襖面料、或切細條燃繩串念珠、最佳、輸入內地、宜作狐裘嵌條、其肉與鹿同味、或取其啼筋充鹿筋售賣、雌者無角無麝香、雄者有角不長、尖圓微曲、狀甚英俊、臍間長香囊中、藏黃色粉狀、是爲麝香、香氣強烈、嗅之無臭、若取少量置之、芳香馥郁、歷久不變、任何動植物產生之香、或人造香料皆不逮也、此香大有毒、入口可以殺人、不然亦使神精生殖器官失其作用、然有起死回生功效、使用得當、絕症可瘳、特庸醫未易用耳、又爲最好防腐殺虫劑、外科丹藥之良劣、即以含麝香多少爲準評、凡惡瘡潰腐不可收拾者、以麝香囊膜貼之、立可去腐生新、瘳合創口、衣箱中貯麝香一枚、則其衣物盡具香氣、數日不滅、雖歷十年麝香質量無減減、人體佩麝過量、立使生殖能力消滅、帶麝香入蠶室、或養蜂場、可使蠶及蜂皆暴死、昆虫尙不勝其毒、則微生物更可知也、又爲興奮劑、倦疲時、嗅麝香可使精神重整、稀釋至極、微量入口則使血液與內部諸器官劇烈興奮、市上各救急藥水中疑皆微含此質、麝香雖爲極有名之中藥、但在中國消費甚少、全中國一年所用之香恐不能超過千枚、西康每年麝香輸出總額約在萬枚以上、如此巨量、麝香分從四川雲南西康甘肅各方輸出海外、重大用途乃爲配合香料、在人造香料未盛以前、一分麝香可稀釋成百萬分之香料、尤爲佳品、香水香皂等之製造、皆以用麝香爲較取植物香料廉便、自人造香料盛行後、麝香不免微受

打擊、然其立場仍甚穩固、蓋人造香料非參麝香則香氣久漸消滅、不能貯藏、麝香液實爲最上之定香液也、草地麝香最貴時、曾至五十餘換、民國以來常保二十換上下、卽香一兩值銀二十兩左右也、草地森林無主任人狩獵獲麝一枚、佳者值藏洋六七十元、劣者亦一二十元、皮毛筋肉皆有用處、故獵獐爲客民最良職業、

瀘定四時可食鮮櫻

內地櫻桃三月成熟、二三星期、卽將絕售、而西康瀘定縣之櫻桃、自三月至六七月、皆可餐櫻、因瀘定地勢爲一深狹河谷、大渡河面最低、約爲海拔一千五百米、河之兩岸峻、故直伸上入雪界、約爲四千米以上、故一河谷中上下十餘里內兼備四時氣候、河谷低部、夏季較內地更熱、冬亦從未降雪也、稍上數十米漸寒如初夏、又上漸寒如春季、最上部直如冬季、二三月間河谷櫻熟售於市、較內地略早、河谷櫻盡低山已熟、低山甫盡、高山已熟、故能延續至數月之久、

康產蟲草

虫草產於雪山附近、係蛾類之幼虫、藏土內越冬者、被一種絲菌寄生、由虫體化爲菌絲體、而成此菌之孢子、春分

西防紀實 產業

發芽、竄行地下、遇幼虫之蟄伏者、伸入其體、吸收養分、以自營養、菌絲發育、往返穿結於虫體內、充塞既滿、虫體之養分亦盡於是、生長檐子梗伸出地外、發散孢子、當其檐子梗尙未伸出以前、藏伏地下、不可踪跡、即使偶然得之菌絲、尙未充塞虫體、虫體軟腐、皮汗俱存、俗稱尙未變過、不可採取、迄檐子梗既出地面以後、不過旬日、菌絲內養分完全輸入梗端、製成孢子、孢子既然卽隨風披散地下、菌絲亦腐敗軟化、不可採取、故採虫草者、恆於積雪初融春草採苗之際、結隊入山、默察地面有檐子梗露出處、極地尺許、卽可得之、俗呼檐子梗爲藥、謂此虫從此發芽變形爲草、變形爲草、將生枝葉非也、本草等書稱爲冬虫夏草、據土人謬說以命名也、虫草爲滋養藥品、在內地價值甚高、故藥夫子採取消售內地各處、

內地視爲珍品之

西康特產

鹿茸鹿角鹿筋鹿總鹿胎膠

記者訪悉內地所視爲珍品之鹿茸鹿角鹿筋鹿總鹿胎膠之一切情形、特錄如次、一、鹿茸與鹿角、鹿爲西康特產之一、大如小羊、貌甚秀美、棲息於森林中、食植物嫩葉、雄者有角、雌者無之、其角分枝隨年限而異、一齡之鹿尖角

、二齡者發一岔枝、三齡者二岔枝、四齡以上遞增、此獸性喜爭風、每年秋末發情而交、臨交前若干雄鹿爭一雌者、挺角相鬥、其鬥劇烈、至於角根拆斷墮地、敗者逃去、勝者始得交配、明年春季角根發茸、狀突起、漸伸為角、旬月之間、大於原角、更多一枝、及秋再鬥、再墮、翌春再發、鬥墮之角、質甚堅、固常有土人拾起售與商人、輸入內地、為藥、稱爲鹿角、價值頗廉、新生之角、質甚軟、包以毛茸、故稱鹿茸越春以後質漸硬化、毛茸亦漸脫落、故獵鹿者皆於春季所得爲春茸、價最高、入夏以後價值亦低落矣、獵者皆攜獵犬與槍、因其體大善走難施機阱、每年春間各大商號所派壩充、在各村鎮收買土物、夏秋間運集鹽城、冬日始行裝運出口、若鹿角則概於秋冬收集、春日輸出也、二、鹿筋鹿總、鹿善馳走、其四蹄甚健、卽俗呼蹄筋者云、久服使人筋骨強壯、故亦爲貴重藥品、獵得鹿者、常將蹄筋連蹄剔下、每四支爲一付、賣之稱爲鹿筋、作宜邊地者、購買最多、價值頗昂、由其蹄之大小與毛之形狀可以辨之、雄鹿生殖器、與其附屬之隄、稱爲鹿衝、商家書簿多寫爲總、仍讀爲聰、傳說此物極補腎壯陽、常連鹿尾割下晒乾、并鹿筋出賣、稱爲一套、三、鹿胎膠、母鹿價值較低、以其無茸也、然獵者遇之亦不放過、尤爲春日皆盼獵得鹿胎、鹿胎可以單賣、又可熬鹿胎膠云、此膠治一切婦女生殖雜症、種子宜男、其膠漆黑色、初成甚柔軟、分合如意、澤不粘手、貯器中、久則依附器物

、放置過久、則亦硬固、每兩值四元左右、純粹鹿胎所製者、殆不可得、用雌獐胎兒所熬者已爲佳品、多半雜有鹿皮鹿筋熬之、雜有獐皮獐筋者斯爲下也、其外鹿皮鹿脯鹿骨、人皆以爲妙藥、或佳肴、故鹿雖難得、獵人伺之甚勤也、

麝 香 商 業

麝香假者甚多不易識別

雄獐生二年尙無麝香三年後始有之

西康各森林皆產麝、東北部爲丹巴、摩西道孚爐霍瞻對壩壩河口等處、南部爲鄉城、稻城、莫拉石、木里、鹽源等處、西部爲德格、三岩、查壩、鹽井、坡密、與雲邊之阿敦子、維西、中甸、麗江等處、平均每處每年產麝七百枚、全年共計輸出約二萬枚、中西巨商皆收買之、草地經商之人、殆不與麝香發生關係者、收買麝香之大商號、常駐打箭壩者居多、設分號於關外各大市鎮、分號更派熟習麝香之商人、分住各大村堡中收買之、稱爲壩充、吊鹿子預用商家之錢者、得麝卽赴該商家繳納、看貨割價、常較市價微低、如尙不足抵償借金、則再獵取償之、彼此遵守信義、不相欺騙、其未預用商家金錢者、則售於壩充、壩充對於商家並非僱傭性質、買得麝香仍另作價、售於商家、賺其贏餘、住鄉村時之一切費用、皆屬自備、不過資本由

商家借與而已、若獵夫持麝赴城市售賣者、爲數甚少、因獵夫多窮乏、切於得錢故也、麝香假者多、非內行不易識別、摻假之法、或用銀灶灰、或用牛血、或羊肝炒粉貫入臍眼中、或自臍壳底皮穿孔灌入、另補一皮、買麝者、或有一半管狀之曲針、自臍孔穿入探出臍驗之、又有其他種種考驗法、受其愚者、百不一人、而作偽者作偽如故、殊可憎恨、假事大都爲小麝香販子所爲、吊鹿狡黠者、亦頗習之、其手術漢人較巧、夷民較拙、雄獐生二年尚無麝香、三年後始有之、初僅微量、年齡愈長麝香愈多、十齡後之雄麝香大如兒拳、脹軟可愛、放乾後尙大如胡桃、如此者每枚值六七十元、小獐徒具麝囊、尙無香質者、亦可售一二元、曾見一蠻民持此空囊、向商家貨之換得粗茶一甌而已、此種麝囊大抵供奸商製造偽香之用、又四五齡獐之麝香常不充實、香質亦遜於大獐、商人常挖數枚之商合裝一枚內、僞充大獐之麝、所餘空壳亦供製品用、獐性善癢常向樹石磨擦其臍、因此每有砂礫樹皮屢入香中、小商遂有故意貫入砂石與假麝中以加重重、且飾其爲真品者、草地買麝連皮壳附毛稱之、估計其皮壳重若干、香質重若干、議價大香、時價爲淨香、一值藏洋四元、小者值較低、概係估價、如剝皮稱淨香者、則連皮毛一大塊麝香、自打箭鑪拉薩雲南大理等處集中、直接輸出海外、故打箭鑪麝香價值反較成都重慶瀘漢各埠爲高、有自西康攜帶回川售賣者無不折本、

達賴之佛營商業政策

達賴既先後爲康青兩軍所戰敗、因憤青康之聯軍撻伐、特爲對治青康兩地而建立一種貿易政策、在寺院則買辦式之充本貿易、在夷民則蠻財神之販運買賣、都無論其爲僧營或俗營、凡專運青康藏貨物之輸入輸出業者、特宣令將此種事業集中經營、仿脫拉斯集中資本之意義、而爲集中貿易之組織辦法、在消極方面既得遮制其民之物質慾望發展、內之可以禁戒自由買賣之競爭、而外之則可以爲青康一切商品輸入之抵制、在積極方面則依賤買貴賣之原則、而復可以與青康人民爲集中經營之交易、例如藏方人民生活所必需之茶、則由達賴活佛特派專員辦理、藉集中僧俗之採買川茶資本而爲需要統計一體經營之採買機關、如是則不但採辦之力量偉大、且以輿散漫之川康茶商而爲商場之角觸、亦可嘗操勝算、再則對於藏產之藥材毛皮等物提高價值、及由英印運銷青康之毛織藏片毡毯之屬、亦須另增稅率、因是康商對藏之貿易、極感棘手、俾康地商業首受其重大之打擊、歷時論謂藏方此種政策之實現性、尙多缺乏、以其此種集中貿易事業、乃是將商業經營權由寺僧及蠻商之手奪之而後改爲集中之商業佛營政策、勢必引起寺院及人民之反對、事必無成、然據反對論者、則謂此必係達賴採納英人之獻計、與昔年英人白爾勾引西藏提寺產以充改革西藏之用、惹起三大寺之反對之事不同、今此商業

收歸佛營、集中貿易之舉、在其裏可含有集中廟產之變相辦法、初步之意識、蓋康藏財寶久集聚於寺院之內、而在

表面則但不示爲專對青康貿易之策略之作用、如是既可以避
免藏中僧俗之激烈反對、亦卽有實現之可能、

墾殖

礦務試辦處

將在贍化開設金廠

此間將軍橋頭、有西康鑛務試辦處一所、訪悉該處處長爲資州人林百川、林係川康軍駐防遂甯林雲根師長之弟、乃兄給林以數千元之資本、并奉川康軍總指揮劉文輝委爲西康全區之礦務試辦員、林因事屬試辦、故絲毫未動公款、林辦事異常勤能、初在康城北關外之三道橋地方、淘取沙金、因產量過少、失敗、繼復移至離南關外約九十里之東俄羅地方開設金廠、卽頗著成效、聞林以蠻方開礦、須自具護廠能力、故常自備槍枝二三十枝、近復從黃旅處、請得漢陽步槍二十枝、余旅亦許以兵力之維護、林最近更有於產金最富之贍化地方、爲開設金廠之設計、乃兄許以代招資陽兩縣之貧民來作採金工人、林且與此次在前方作戰最得力之張行營長有故、因之對林贍化開設金廠事、亦頗願盡力爲之保護、

採金經過與現在辦法

迷信難破捨山掘河

舊法不適費力耗財

移掘東俄羅金穴迄今反得成效

不忘情三道河心將利用新機械

記者今日詢及林百川礦務員三道橋金廠失敗之原因、林答述兩端如下、

因迷信難破 林言三道橋產金本旺、良由土民迷信神山之說、謂挖掘神山、則山神降災方團、故屢請於前旅長馬林颿、馬惑之、勸令移掘、在余當時之偵查、知三道橋之小河中、藏金頗富、乃捨挖山而掘河之謀、

因舊法不適 林復自謂余昔年曾在川西綏慶之二凱地方所開金廠服過務來、余今開辦金廠、亦習用當日掘金之舊法、置備挖掘鐵器、計耗千餘元、茲因挖金於河心、故初將水流設法撇開、次乃命工搬連河中亂石、雇石之大、每需四五十人、始能運動、然既得將此種河心石轉動之後、即可從其石底獲得貼石之金屑、此雖小屑、然每屑已可得數分之重、就此一點、已足證明此處藏金之旺、但石既運開、而河底卽爲水塘、於是又使用舊式水車取水、挖掘稍寬稍深、卽成一立方丈以上之水塘無數、如是日日運石

汲水、煞費苦心、卒也人工搬石運水困難多方、石不得而盡移、水不得而盡乾、施工既苦而費力甚多、終為搬運大石及汲乾塘水二事所厄、回想當時情形、欲能不可、以屢經偵測之下、深悉金性沉重深入河底、端究粘貼石底金屑而論、亦可比知其下金量之夥及金塊之重、若能除水挖入、則千萬年之寶積、當不難車載而斗量、於是更加努力於運石車水之施工、余亦不辭與工人同其辛苦、親身督率、當朝夕如斯力作之餘、致使車水工人望水怨號、運石工人面石流涕、至是費盡辛勤、耗款數千、而余且莫如之何、計其所獲僅因人力轉石粘底之金屑而已、余因此喪敗而思、惟現在力量實不克勝此、何若改法更張、而移挖他處、因探得離三道橋百餘里之東俄羅金穴頗旺、故移廠該地、從新掘事、不圖迄今反得成效、然余所以敢於重向神山進攻者、要皆余如海旅長護持得力之所賜也、使余事從此得大發達、余終不能忘情於三道橋河心之產金、余必採取新法利用機械以去余響日所感運石汲水之兩種困難、則吾願遂矣、

東俄羅金廠之近况

記者得與西康礦務試辦員林百川日相過從、因獲見其東俄羅之產金、金色十足、中無雜質、並從旁調查得悉東俄羅金廠之大概情形如左、

- 一、組織 廠中設廠長一、總管事工人一、分管事工人不定、受西康礦務試辦處管轄、
- 二、建築 該廠建設於東俄羅產金區內之適中地點、工人住宿、得於廠之附近搭建棚舍、
- 三、工人 全廠現有工人一百六十名、
- 四、工價 工人每名每月工資洋五元、
- 五、伙食 伙食由管事工人辦理、計每人每月藏洋十元、
- 六、待遇 每人每月草鞋一二雙、黃烟一封、以初二十六兩日為休息日打鴨雞、挖得粒金繳廠作保伙食費用、掘得塊金提二成折價以獎該掘得工人、工人無售金權利、查得私藏金者、收沒入公、並送縣究治、工人衣被概由自備、
- 七、工制 該廠計行包工制、所有廠用、雖由礦務試辦處墊出、但產金即由該處按照廠情產量時價斟酌懸價、對管事工人收買、以保其廠中伙食工資一切用費、如遇產金不足、即由管事工人負責掘填填還、產量多則管事工人等於應得工資外、可得例外之獎、
- 八、產金情形 每日遇產金豐時、約可得金三四兩、但亦常有每日只得金數錢者、平均每日產金至少可得二兩、
- 九、剩餘情形 該廠每月開支工人用費總數、約藏洋三千元、雜費約二千元、此間黃金市價、每兩

值藏洋二百二十元、在七十換上下、該廠產金每月價值在藏洋一萬元以上、計其剩餘利潤約當三分之一、

西康遍地是黃金

每感人力難勝不能盡量開發

西康礦務試辦員林百川、頃自關外視查產金礦區歸、適與記者相晤、談其所經、端就康定所屬而談、如過安良驛一棧、至靈官壩、再經新都橋東俄落扒桑柏桑魚子石泗水塘瑟卡木魯一帶地、皆荒野一片、長約三百里、土壤極佳、俱未經開墾、若以之安插一二萬戶之墾民、及建謨十餘農民之新村、俱綽然有餘、並云以鄙人之經驗、可以說西康遍地是黃金、每感人力難勝、無能盡量開發、不問地中寶藏、即地面可耕之土、亦皆荒廢、貨棄於地、實在可惜、且謂關西草地、除沃土數千里皆供牧畜之需而外、所謂當差之民、其地皆昔從土司領墾爲土司之農奴、自改土歸流後、土地即收歸國有、盡爲公地、然因舊習積弊仍存、差民多受限制、雖有荒地及餘力、亦不能自由開墾、此皆出蠻頭人喇嘛寺等、每指神山謂不可掘、及指神地謂不可墾、故寧聽其荒棄而不許從事開發也、以是既墾之區、其中荒土仍不少、余去歲曾因招募金夫不易、嘗有於資內招墾五千農戶之設計、意在於農事之暇、可以利用其力以掘金

、計爲兩得、然以此種興舉、非仰賴大力不行、故曾函陳此種情形、於家兄雲根師長、得其覆函、贊許允在康定分設某銀行之分行、以爲發展此間之墾務、及礦務計、不料川戰由醞釀而成熟、致此計劃成爲泡影、亦屬遺憾、

九龍將辦索坡金礦

昨有九龍礦商曹伯純、以該縣屬索坡金礦、堪以開採、願自備資本前往試辦、特具呈此間財務統籌處、請發護照、并令九龍縣府保護、統籌處爲提倡礦務而裕民生起見、已如請照准、茲將原呈及批分分誌於後、令九龍縣知事陳世昌爲分飭遵照事、案據礦商曹伯純呈請該縣屬索坡地方金礦、以資開發利源而裕民生各情一案、當經本處批呈悉云云、此批除批揭示、並給令前往試探外、合行抄發原呈分飭、爲此令仰該知事即便遵照轉飭該地村保等一體切實保護以資開發利源而維礦務、仍將奉令日期暨遵辦情形具報查考切切此令、又呈文云、呈爲呈請准予試辦索坡金礦、以資開發地利而裕民生事、竊九龍縣屬索坡地方、與漢源縣屬河道交界、伯純素在河道經商、調查索坡地方含有金礦成分頗富、在昔人曾相率採取、迭獲效益、伯純復於去年特往實地調查、並經礦學人材考驗、咸認此礦有開採可能、竊維吾國民生不振、實業落後、原因雖云複雜、然不能盡地利實爲根本之最大缺點、故願自備資本、前往試辦

、惟查該地係屬夷巢、若不先行予以保護、一經前往恐生障礙、用特具呈懇請鈞處發給護照、並乞令飭九龍知事轉令當地頭人保護、以便前往試辦、如能開採、隨即遵章測繪圖形、呈請課稅、如蒙俯允、實沾德便、謹呈西康財務統籌處處長程、索坡金礦試辦人曹伯純、

道孚沒收公地由墾民領墾

留地一部作農事試驗場

道孚縣靈雀寺在前清趙爾豐經略邊務時代、曾經叛去、後尹昌衡入康以信佛故、招撫該叛僧等同寺、寺僧等雖屬請發還充公土地、迄未准行、道孚縣於沒收該寺之公地、除給與墾民領墾納糧外、曾留土地一部份作為道孚縣農事試驗場、鄧蟠村旅過縣時、查其土質俱宜洋芋、即命道孚縣盡種洋芋、以其產額報充公用、農場場長即由縣知事兼任以外、但設場丁二人、聞現年產量每年不過出生洋芋一萬餘斤、雖其值不過藏洋七八百元、但將來道孚農事發達之漸、實此為之階、

朱倭公地官耕

改土歸流後土民担負兩重

官耕不免官田漏得果甚少

朱倭土司既誅後、其公耕之領地、遂亦收歸公有、所謂公

耕者、原夫土司之制、土地即土司之家物、有領墾其地者、謂之吃莊戶、吃莊戶者、即其農奴、土司無異於土皇帝、農奴為之當差服役、所謂當差者、即牛馬支差、所謂服役者、即湯打等役、除此而外、並獻其年所生產之土物及糧食等物、或有女而美、土司欲幸之者、則亦歡然獻納之、此真所謂男為臣僕、女為妻妾之古制也、自改土歸流後、土司即改其名為頭人、為總保、此種頭人改制、不經官擇、不由民選、一仍土司之舊、而世襲其職、不過再經官府加委、對於官府為屈服、而土民則仍為其頭人之家臣、故實權仍操之頭人之手、正所謂換湯而不換藥者也、自茲而後、農奴對官府當差服役納糧而外、復對頭人盡當差服役納糧等之義務、於是土民之擔負遂為兩重、所謂農奴、不但無解放之望、而且痛苦更甚於前、此漢官縣治、雖施政已數十年、而仍無良好之現象也、土司除分給土地於其農奴領墾而外、並得指劃一區為公耕之地、此彷彿井田之遺制、由其全部農奴合力公耕之、總其耕植之事者、特設一小頭人、任調遣耕牛農具及分配各村墾區及種子等、并管理一切公耕之事、是名呼為香子、香子以下設若干學巴、學巴即種地工頭、學巴分統各莊戶、分頭工作、莊工於勞工為服役、口糧亦由自備、春種秋收冬藏之三期工作、皆如是、土司但獎以茶酒小吃而已、今既將朱倭土司公耕之地、收歸國有、故當局特命鑑霍縣署經營其地、作為官耕、鑑霍縣長鄭輝如特命其弟三老爺(忘其名號)充官耕

委員、並遣縣署張紹安師爺共勸其事、前往朱倭開發官封、朱倭土司之種糧倉庫、適記者亦至其地、得悉朱倭之略情、木犁土面不過三四寸、即遍土播以種子、種糧消耗頗多、而收穫爲年約種糧之三倍、蓋肥料既缺而不肯深耕、且工作亦不免有官田漏官馬瘦之流弊、故用力多而得果少、據鄭委員云、今春種既屆、乃臨時因緣舊法作爲官耕、故耕種既無從改良、而施肥之事亦付缺如、欲此間農事之改善、必先有整個之預計、故官耕之事或待來年、方有進步云、記者問以官耕土地之面積、即答此地一經測量、實難言其丈畝、第由倉中捫發之糧種、計已發出者有青稞二十八石餘、尙須再發碗豆種數石、看將來播種結果或須再發青稞數石、大約費去種糧之總數可達於四十石、且謂所有發配種糧及耕種之事、現俱由余與張師爺輪番前往監視、

關外墾地荒蕪

產金區之八美到泰寧間、約一棧之地、中有前清殖民開墾之地區、面積約長四五十里、壤土既佳、曩經陳步三叛變之亂、將其地墾民之房舍居室焚燬一空、墾民逃散遂成一片荒土、迄今仍成草地、屢其草長肥美、現仍淪爲牛廠放牧之區、真可惜也、又自泰寧起行至道孚間一百八十里之長途中、其河谷區多平廣可墾之大壩、計亦約沃野百餘里

、而尤推龍燈壩四十里之土壤爲佳、惜多荒蕪、仍未曾盡其地方之開發、間有蠻家從事青稞小麥之種植、但其農具如鋤犁等、概爲木製、且以木犁繫於兩牛之角上而耕之、而不知施肥之事、除春種秋收兩次之簡單作業而外、即餘無所事、其農藝之幼稚、誠爲可嘆、

礫土

西康農地土壤甚佳、但恆雜有碎石角礫、罕有純土、石礫最多者爲道孚鹽澤甘孜各縣之近河平原地、石礫約占十分之八九、土壤才佔十分之一、農人非常懶惰、即於碎礫之間播種、并不除去、麥苗從石隙生出、宛轉曲折、至於數次、始得與天日相見、秋收之後、亦行耕田一次、犁頭與碎石相撞、窸窣有聲、梨側堆壘滾轉之物、皆石礫也、距河谷較遠之地、石礫亦較少、或含十分之四五、或含十分之二三、總無無有含石礫者、

草地之冰耕

秋季犁耕不過拔起草頭

春暖冰解土鬆如綿

西康草地雖縱橫耕地三次、實不敵內地犁耕一次、使土壤疏鬆之力、犁不及冰、其地每年九月下雪、隨即地凍、土

中水分、盡凝成冰、堅硬如鐵、雖不能入、凡水當溫度在攝氏表四度時、容積最小、至零度結冰時、容積突漲數倍、草地冬季土中之水分冷至四度時、能含蓄於土中甚多、再至零度、水分膨漲推起土粒、向上抬高、又凡水結冰上層先結以後、漸次及於下層、土中亦然、天氣愈冷、土中之水愈向下層凍結、即愈將上層抬高、至凍透四五寸時、土面已較原時抬高六七寸矣、待明年春暖、土中冰解、水浸下向、土不能縮、一時鬆軟如綿、任何深造犁不能有此成績、人均稱之爲冰耕、秋季之犁耕不過拔起草頭、使易受霜雪凍死而已、

高寒曠邈最良牧場

康人逐水草張天幕以游牧爲樂

婚聘慶弔凡點綴尊榮鄭重之事皆

具牧場精神

記者訪息此間漢藏於農牧各有偏嗜、漢族從來只知有農不知有牧、雖曾善養犧牲以充庖廚、不過飼養少數家畜、聊資肉食而已、此種性能遺傳至四千年後、遂凡漢人分布之地、皆只有農場無牧場、西康高寒曠邈、最良之牧場也、漢人移殖於彼者、除經商外、祇墾河谷狹隘之地、從事於農、其不能耕藝之牧地、概棄不顧、謂漢人偏嗜農業實無不可、反之西康藏族、受數千年逐水草張天幕之遺傳與訓

練、遂以游牧爲樂、以馬牛爲富、雖有沃壤亦棄不用、徒因交通不便、糧食供給無由之故、不能不分一部賤民從事耕作而已、觀其良田荒棄之多、農作受限之嚴、農民差徭之重、與農人規避吃莊房而樂爲僧侶之狀、可以知其賤農矣、若牧民則甚自由、差徭亦輕、游牧與除商關係甚密、草地羣商亦即所以重牧也、不但如此、藏民雖住莊房、亦兼營畜牧、歲時行樂、必撐帳曠野中、徙家居焉、婚聘慶弔、皆以牛馬投贈、凡所以點綴尊榮鄭重之事、皆具牧場精神、是可稱爲偏嗜牧業者也、故以上二事、西康今日之產業分布、恰能與民族分部一致、語言文化亦與一致、漢人概居河谷區域、從事農業、行漢語守漢俗、有學校教堂、不奉喇嘛教、藏人之純粹者、皆住高原、事牧畜行藏語守藏俗、奉喇嘛紅教、無學堂教室、排漢甚力、其漢藏雜配者之子孫、則處高原與河谷之間、兼營農牧業、每能兼通漢藏語、奉喇嘛黃教者多、雖從藏俗而親漢官、多喜自稱漢人、即稱藏民爾慕漢化、爲現在漢政府統制下之社會中堅、故欲調劑西康之產業、當從調和血液做起、欲使西康政治穩固、亦須從調和血液做起、

耕牛迥異內地

漢人領墾多已改用川犂

草地農業之幼稚、可於其耕犁見之、其犁膊構造與內地犁

彷彿、惟犁胸與犁頰由幾塊木頭合成、犁尖所套之鐵鏢、只有六寸來長、恰似小帽、據漢人傳說、從前草地只用一塊木頭削尖、做犁、因草地無鐵、所以無鏢、如此之犁、亦是漢人所教、鏢亦自內地販來、其犁轆構造則與內地大異、用兩條直木穿成、直角形短的一條、約三尺長、下連犁身、長的一條約長兩丈、突向前方耕時用牛二隻、并立以一橫木、牢縛兩端於牛角上、又縛長轆之端於橫木中、一人手持犁柄、鞭牛前行、其犁甚重、康地土人雖力大雙手把持尚難轉動、入土則甚淺、大約不過五寸、草地土鬆、使以內地犁耕如此鬆土、一羊即可拉動、草地用兩牛獨覺吃力萬分、牛頭低昂作勢、如甚苦楚、蓋牛角非着力之處、兩牛又難一心、所以格外吃力也、內地犁較優之處、在犁轆短遠、繫牛之腳後、故人捏抑擺動犁柄、可使鏢尖深淺、左右如意、犁甚輕巧、故轉運不廢力、牛着力處在肩、故能起重土不苦、康犁短處、亦即在此、故欲改良西康農業、首須改良耕犁、向打剪爐以東地方、漢人領墾者、多已改用川犁矣、

草地多由婦女耕作

男子不爲喇嘛卽爲商人

草地土人每年秋收後、耕地因其犁甚笨、不便轉灣抹角、只行直線耕法、耕到盡頭、須費許多時間與氣力、方能犁

與牛掉轉、再耕回來、兩頭地向常大丈寬不能耕作、日後再耕二次、與前次犁溝、正交可將前未耕到之邊地、耕到如或十天半月、尙未降雪、再耕一次、又與前兩次犁溝之方格對角耕過、下雪以後、封犁不用、明年春期雪融用鋤鋤點耕、直至八月收穫後、再行開犁草地耕土、多由婦女操作、記者在康恰在秋耕、婦女仍身穿長袍、緊緊腰帶、將上身脫開、兩袖紫腰、裸出胸背、兩手抱犁、叱牛前進、力小犁重、轉運艱難、流汗浹體、狀殊可笑、偶見外人矚看、仍知羞恥、停犁穿袖扯襟掩乳、再行工作、亦有男子耕地、總不及婦女之多、草地尊商賤農、男子不爲喇嘛、卽爲商人也、

三十九族難民請求在甘孜撥給耕地

西康荒地甚多、凡內地人民肯來領地耕種者、此間政府無不施以特別之優待及保護、并許由農民量力插佔耕地爲業、且對開墾者必三年後始科以糧稅之完納、已成定例、茲者三十九族原係漢族遺民、近因受藏族壓迫而致流離失所者、頗不乏人、頃有手落官代表躬錯者、呈請旅部願赴甘孜縣召集避難難民、并赴界古將餘衆難民一併召回甘孜縣、請求撥給執照、更一面再令甘孜縣按照三十九族之難民丁口數目、就甘孜官有地段酌授耕地妥爲安插、

火地受冰耕作用甚大

但頭年豐收次年衰歉三年後不可種

西康有所謂火地者、原是森林、墾民度其地可以耕種、冬季放火、將林燒燬、森林着火、枝葉先燃、挨次延燒、一時火光甚大、枝葉燒盡、樹幹亦皆焦黑、縱橫倒地、漸次息滅、地既露裸、受冰耕作用甚大、炭火入土、亦甚肥沃、明年雪融冰解、墾民在焦木亂石間、播下青稞、盡獲豐收、一火之外不費勞力、又可不升科納稅、故爲甚有利之

事業、此種事業大半爲漢人經營、關外森林皆無物主、只須向地方頭人交涉清楚、私許納糧若干、即可放火種地、但此地不能長做、頭年固可豐收、次年即已衰歇、三年以後、已不可種、須改地方經營、故做火地者、皆只搭草房一間、居住不能建屋、其他概甚高寒、冬季雪壓數尺、亦非移下平地居住不可故也、遊人秋間經過道孚、鑑霍等縣、可見河岸兩旁山坡高處、青葱大林中、突有黃色地若干塊、假臥地上之黑條、盡是合抱端直之良木、經此焚燒、不知幾百年後、才能復故、草地森林敗壞、此爲一大原因、

教育

康定學校概況

記者參觀各學校先赴縣立第二國民學校、次觀天主堂出資所辦之康化兩級小學校、再觀縣立女子兩級小學校、內附設幼稚園、男女合班學生一班、再觀縣立男子兩級小學校、再觀西康師範學校、再觀縣立第一國民學校而回、康定雖為西康首善之區、但統計城區所設學校、連同外人出資所辦之康化兩級小學校、屈指為數不過六所、此外則真原堂內附有小學一所、專對教民、為其宗教課程設教而已、就中以女子兩級小學校設備最週、而學子比較多、其次則推男子兩級小學校、及西康師範學校、康化學校為整齊可觀、以西康之大而無一初級中學之設立、算就康定縣全境學校而論、除城區外、惟有互斯溝設國民校一所、三道橋今下期新設立國民學校一所、計鄉間橫廣數百里之地、而此國民校兩所、而城內之國民兩校、則合計學生不過數十人、蓋因此間私塾多而肯從校讀書者少、更加之以國民教育經費異常支絀、學校既乏教具、而學生亦無服制、一經視察即可知康定國民教育之過於不發達、

康定小學採用藏文

此間有藏文藏語夜課補習班、係私設、教師姓謝名國安、

蒙古人、原係福音教徒、年事在四十以上、居留康藏各地有年、故前後兩藏各地土語亦無不熟悉、除藏文外、并精通英法印度文語、康定縣久為漢藏民族交易之商場、故人皆能操漢藏兩口語、唯新自內地或關外來者、則不能之、但亦必立加學習、否則一切交往、必多生不便、在政府則文告呈詞需譯師審訊、晤對需通事、社會經濟一切還往則文語皆為當地所需要、故此間教育因情形之特殊、兩級小學俱採教藏文藏語、其餘各界人士之欲學藏文藏語者、則多往此藏文夜課補習班學習、以故該補習班嘗有程度不齊之各界人士數十人之多、

瀘定夷民教育

瀘定教育素稱西藏之冠、去年吳筱波任該縣知事時、竭力擴充小學、以致增加四十餘所之多、惟因教師缺乏、收效甚微、去年該縣第四次縣政會議會由陳佐治委員衆聞提議、開辦假期師範一次、但因時期過短、亦未收若大效果、現在該縣縣長王華封氏有鑒於此、故於本年第五次全縣會議時提出檢定小學教師方案、定期核定全縣小學教師用臻完善、結果議決通過、現已開始檢定、縣政府委派陳佐治委員衆聞教育科長李子元等負責辦理一切、

西康師範學校第二班成立

教員代表說發端雖微期望則大

爲他日開發康藏鞏固國防之嚆矢

建議中央請完成西康教育爲邊

地儲才樹百年大計

此間西康師範學校、因欲擴充班次、會向川省府呈請撥助經費、茲已蒙省府指令由西康財務統籌處每學期撥給該新班大洋二百元、迄至今日、該校已奉令向財務處領得此次經費、並已招得新生二十名、其第一班之不及格者、亦降入此次新成立第二班、該校因舉行新班成立典禮、特設宴邀請當局及各法團來賓等蒞臨指導、記者因亦得參與其盛、茲將其典禮程序教職員代表致詞及來賓祝詞分別抄錄於後、以餉閱者、典禮程序(一)師範生詣禮堂、(二)請各長官來賓教職員詣禮堂、(三)鳴砲奏樂、(四)脫帽唱黨歌、(五)向黨國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六)恭讀總理遺囑靜默三分鐘、(七)請各長官來賓教職員向外學生向各長官來賓教職員行二鞠躬禮、(八)第二班生與第一班生相見、互行一鞠躬禮、(九)復帽就座、(十)校長報告經過情形、(十一)請各長官來賓致詞、(十二)請教職員訓詞、(十三)校長訓詞、教職員代表致詞、(十四)師範生代表答詞、(十五)鳴砲奏樂、禮畢退席、(十六)攝影、(十七)歡宴、教職員代表致詞、今日本校成立第二班舉行典禮、承蒙各長官暨各來賓惠臨指導、不勝榮幸之至、又謬荷獎飭、倍

增慚忸、謹列舉西康文化之重要言之、爲他日開發康藏鞏固國防之嚆矢、竊思西康民風樸陋、言語隔閡、久爲帝國主義所垂涎、以致十餘年來邊患日迫、民生日蹙、商賈裹足、行旅畏途、大有風雨飄搖之勢、幸賴我總指揮部秉承中央意旨、大張撻伐、收復失地、屢克名城、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我西康民衆額手稱慶、將來請願中央多方援助、則不難直抵拉薩、痛飲黃龍、而鞏固我西南國防也、但夷性反復、自古已然、武侯用兵七擒而猶七縱、是夷性難馴之明驗、所最緩而經久者、惟文化一途尙矣、歷觀歐西各國之富強無不趨重於教育、幼而教之以合羣愛國、壯而習之以戰鬥執戈、同衛社稷之方、雖實業專門各盡所長、分道揚鑣、殊途同歸、無不以保國保民爲宗旨、而西康文化素號落伍、直起力追、猶步后塵、豈能舍教育而不謀百年樹人之大計乎、本校之開創原賴龍公主席、慘淡經營、始有今日、先後畢業兩期學生、或留學南京北平、或修業渝城省市、或服務桑梓、或獻身閭閻、定裨治理、雖不無才難之嘆、而較數年前因噎廢食故步自封之景象、大有不同、將來學業班次更多、學子日增、負笈遠道、學成歸里、各展所長、治邊要政、或有少補云爾、惟冀各長官暨各來賓以今日惠臨指導之熱心、推而廣之、建議國府、請中央完成西康教育各縣廣設學校、強迫教育、爲邊地儲才、樹百年之大計、庶不負我總指揮部用兵於前、文化善後之嘉謀嘉猷也、是此豈本校此次舉行典禮之榮幸、亦西康教育

前途之大幸也、(祝詞從略)

康定建修圖書館

此間縣府委何德潤爲康定圖書館長、何氏原係中央政治學校西康班畢業學員、對於桑梓文化事業素即努力、其畢業返里時、曾受該班主辦戴李陶委派創辦中央特許康定圖書館并撥以該班結束所得各教授所捐助之鑄點費洋大洋約七

千餘元、聞此款爲格桑澤仁所挪用、并聞中央大學許撥月費大洋二百元、廣東中山大學則許月寄以百元之書籍、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此項贊助都歸停止、幸賴張楷縣長對邊區文化素具熱心、雖西康籌款之如何困難、而亦允在縣府力量可能範圍以內、力爲設法籌撥、刻何君已在縣府領得若干款子、特就楊仲華所捐茶店后街之房屋地基、以作館址、從新建修、業從事鳩工庀材、大約年內可望竣事、行見西康文化、從此日益增上、

財務

納糧土司

官府仍未禁止

記者於軍糧統籌處訪悉此間關外糧稅甚為複雜、大概分類、其完納於政府者為官糧、完納於土司者稱土糧、昔未改流人民糧稅皆納於土司、改流以後廢除土司、命納糧於官、本已無土糧之說、而人民仍依習慣納於土司、官府仍未禁止、七月一斗麥、官斗每斗十九斤、民斗實需一斗半、才得十九斤、故人民常自謂其每年完納官糧一斗半、又三元、又時全徵實糧則為三十八斤也、

康藏喇嘛糧

由佛都督巡討百姓佈施

各喇嘛寺唱蠻戲畢、草地秋收後、農民田家打麥、打麥完後各佛都督騎馬出巡、戴貼金圓頂寬盤之帽、穿細氈袈裟、繫絲帶、前導二人或四人戴羊毛紫之圓形高帽、迭互高呼云「某佛都督青稞豌豆要了(譯義)、後隨者數人、背負皮囊接受糧食、所過村莊市肆、聞呼聲皆撮麥或豆若干出付從者、或求佛都督摩頂、各佛都督管有一定地面、所管界內、無處不到、百姓不獻者聽之、然絕少不獻者、以其

人以佈施喇嘛為大功德、不佈施為大罪孽也、

九二

鄧科石渠試行新稅則

鄧科石渠為青康藏運輸交通之衝道、此次康藏和約既暫定以金沙江為界、遂已於其縣治轄境將其幾二分之一河西之地無形割去、在縣政方面、對於糧稅之整理、頗因此而感困難、其本地人民對於剩餘物品、尚保持物物交換之古俗、而並不習於採行買賣之制、政府之印花契稅、無從征取、再則煙既無人種吸、而酒亦少民嗜售、是煙酒等稅、亦無法興辦、但有康青藏之貨物運輸、通過尙繁、外之則本地人民屠宰之事尙得征費、餘者即別無取用之道、因是該兩縣已聯絡一體舉辦商品之新稅、聞已擬具辦法、稟呈此間軍財當局、并一面將此暫行稅率佈告人民施行矣、歷此種新稅、雖亦有抵制輸入藏印貨品之功能、但康商方面則日漸裹足、而康藏貿易事業、且將因此而益形下落也、茲特將其施行之新稅率附錄於次、(一)食鹽類運鹽每駄征洋半咀(藏洋四咀一元)、(二)皮毛類運豹狐狼皮每張征洋二咀、沙狐皮羊皮每駄三咀、牛皮每駄一咀、羊毛每駄二咀、(三)雜貨類運普魯藏氈藏片每駄征洋四元、雜貨每駄二元、布疋一元、(四)藥材類運鹿茸每架一元、麝香每個一咀、藏紅花每箱二咀、虫草每駄四元、貝母每駄三元、知母每駄二元、鹿角每駄一元、其他雜藥每駄二咀、

西康財務統籌處之組織

西康舊有財政廳之設、自民十六改隸川康軍後、遂改組爲川康軍西康財務統籌處、委程仲良氏爲處長、處設陳選齡之舊鎮守使署內、該處直接軍部、有整頓西康各項稅捐、籌劃西康軍政各費、辦理西康財政統籌統支之權、該處職員共有二十餘人、薪水每月開支爲一千四百餘元、該處公費雖經軍部規定每月五百元、但須實支實報、該處之組織、計設處長一人、處長以下設祕書長一人、科長二人、金櫃課主任一人、第一科分設總務會計審核三股、第二科分設正稅雜稅印花票據四股、金櫃課分設出納登記二股、總務股復分設收發監核庶務檔卷四組、因此間財政支絀不能多用人員、故自該處長官以至員司錄事等總計只有二十餘人云、

軍糧督查總處成立

記者今日得參加川康邊防軍軍糧督查總處成立之慶祝大典、該處假川康軍第二旅司令部開成立會、正處長由余如海旅長兼任、副處長由黃勳業旅長兼任、俱於今日正式就職、開會後、由余如海報告成立軍糧處之經過、並講演西康軍糧運輸供應之如何重要、以及如何督查、以杜弊混、如何分配以期均衡、如何統計供應以求兵食充足之諸大端、務使公帑不致虛耗、而戰士受其實益、爲本處成立之動機

、詞長不能盡錄、講畢攝影、賓主盡歡而散、

康定縣糧稅征收之情形

西康人民在土司時代、爲土司之佃奴、其上糧於土司也、無異內地佃農之完租、自改土歸流後、迫於兵威、漸習上糧於政府之事、且因漢官優待、糧稅素輕、以康定縱橫數百里之大、而每年糧稅不過萬餘元、並因歷史關係、從無預征之事、而有欠糧之民、都緣地瘠民貧、難爲榨取而易生反激故也、

計康定轄土分爲八區、第三四兩區爲牛廠、人民不業耕植、故不上糧、唯年增牲稅藏洋一千一百八十一元五角、(藏洋每元合大洋四角四仙八)

第一二五六七八等六區、人民納糧分兩等、孔玉魚通兩區完下糧、下糧收麥子、計洋征五十七石五斗四升三合、其餘四區完正糧、正糧收青稞麥子共征九百三十三石八斗四升九合八勺一抄、如政府需錢時、可以懸分以若干賤折價征收、則糧定價每斗折收藏洋三元、下糧每斗折收藏洋一元、

此外有了拉上中下三村之差地糧銀、年征三百三十三兩九錢九分二釐四毫、

以上所述康定縣全部之糧稅僅僅如是、以康定教育經費之異常支絀、庶政建設之無費、而亦無附加糧稅之舉者、正

因其不可而有所屢忌也、蓋因康藏苦寒之區、各種牛業俱未發達、近年藏政府因整軍購械等事、橫征於民、藏民苦之、所以時萌親漢向漢之心、都緣漢官鑒於邊地產業之不興、及邊地民心收拾之難得、因緣舊貫、不肯加重人民負擔之所致也、

康定市金融枯窘

原因厥有二端

此間金融時呈枯窘之象、查其原因、厥有二端、一者此間之藏幣鑄造廠、每日生產藏洋不過二千餘元、此種錢幣、關外極爲流通、人民亦異常樂用、故日爲關外所吸收、二者大洋此間不能生產、全靠內地輸運而來、計今年解來之現金、已不下四五十萬元、而仍復爲內地所吸收去、蓋因關外來此貿易者嘗以牛馬馱來銀磚銀錠、在往來商務極旺時、年中必有生銀約數十百萬兩運至此間、以換取貨物、藏幣廠之原料、不但完全賴此、甚且供給內地銷路之用、然往年之鑄造、每月嘗可得藏洋十萬元以上、現因大金案軍事影響關外貿易停滯、致生銀原料亦感缺乏、而在藏幣廠之鑄造、亦因種種關係而久已縮小、其產量每月至多不過八九萬元、但以供關外之軍用、遑論關外人民之嘗以貨物前來吸收此種錢幣以去、此金融枯窘之原因一也、致若大洋則因自瀘定以東藏洋即不能行使、所有藏中需要內地

之糧食茶布雜貨等類、概須以大洋購買之、單就推茶之運夫及來往此間之馱夫力夫與夫等而論、折返內地者亦必日數百人、所需力資概用大洋、職是等故、大洋之流走於內地也、據東關之調查亦約日需二三元、以解來之大洋方數十萬、不能瞬而又盡歸內地去、此間金融枯窘之原因二也、歷此二者不過爲最明顯之事實、若推其他原因則尚有數端、一則康定市雖爲漢藏貿易之商場、然金融資本如銀行等之創設、迄今仍無建立、二則貿易流通所需要之藏幣鑄造、亦不多、三則本地無多產品、而生產業亦未發達、一切貨物嘗向關內關外而來、商業資本既不大而復嘗流走於關之內及關之外、此間徒爲一種人羣之消費集聚、工業資本全無、當以土產缺如不能含蓄金融之重要原因、以上數端俱康定商場之人事缺點、乃爲無可諱言者、

榆科娃輸誠應差

榆科村民拒絕差徭、以及對官府對額定年支烏拉四百頭之牲稅藏洋四百元、抗不遵繳、縣府特具呈旅部請兵剿辦、以布漢官威信、旅部許之、當派副官程文奎率十一旅步兵一連並二旅之機槍連及輸送之騎兵隊來縣、更密授知事機宜、令照迭函指示方略辦理、吳遵派漢團及喇嘛前往開導、并曉諭以官方已令鑑霍丹巴及綏靖屯員四面防堵、若果大兵進剿、全村無噍類矣、知事復將旅部函授辦法、列成

九款、凱切聲敘、製成布告、派人持送該村散貼、該村得諭、請求知事降玉熱水塘地方、「熱水塘距縣四十里」該村頭人降澤芝澤當親來求見、陳述苦情、屆時知事同程副官率徒手十餘人並不攜帶一兵一槍、先時前往該頭人率馬隊數百馳驟而至、將漢官帳左右附近包圍、聲言取水、四面搜索、見漢官並無武備、始肯入帳求見、知事程副官當將劉軍長愛護康民余旅長治事嚴肅及該村抗差不合理由、一為作嚴厲之曉諭、該頭人等氣始漸平、而卒為折服、由是將各項條件往返諭商三日、結果該頭人等無不心悅誠服、一一聽命、並甘願加供兩倍烏拉、「在清末傳大臣時該村年認四百頭」、認年支烏拉一千二百頭、從前欠支之一千二百頭、亦甘願折半補支六百頭、具結每月照額勻支、不敢再有欠缺、從此形同化外多年頑抗之榆科村民、乃兵不血刃而貼然輸服矣、

嚴飭貢噶喇嘛收回鹽稅

鹽井貢噶喇嘛派來代表羅明軒徐樹軒向旅部輸誠、表示貢噶喇嘛始終傾心向漢、並願繳還前鹽井繳存叛兵之槍枝、旅部以宗鹽乃漢軍防地、貢噶喇嘛心切向漢、何得敢許藏番派人前來估提鹽稅、特為嚴飭該代表等轉達貢僧力護鹽井鹽稅、拒絕藏番估提、以為竭誠努力之表現、

西康財務處減收鉛廠稅

此間魚通有三益鉛廠創辦於前川邊財政廳時、在其開辦之初、規定鉛課每產百觔徵銀一兩、嗣因發生弊端、偷漏國課、始經前任康定縣知事韓國鈞、呈准財政廳改定為按年額收鉛課三百兩、早成包案性質、刻該三益鉛廠經理胡祥卿以產額銳減、具情呈請西康財務統籌處、減免稅捐、財務統籌處特為體恤商艱起見、批准該廠出口鉛觔釐金酌予減免、業令飭瀘定橋捐局暨驗卡等分別減收鉛觔出口稅、以示開辦礦務者之特別優待、

法制

藏喇嘛之官制

四大喇嘛主持庶事

輪流充任二年一換

在前清時、凡大寺院設堪布喇嘛一名、約束僧衆、官階一品至八九品不等、總以寺之大小僧之多寡定其品級、由達賴喇嘛簡放朝廷給官、及清廷既覆、專由達賴給照赴任、不由政府加委、康區如泰寧寺理塘寺等、昔有大堪布、改流以後仍未裁撤、民國六年中藏戰事後、達賴之政治勢力不能行於康區各寺、堪布任滿回藏、繼任者多不敢來、多由各寺自推主僧主持寺務、不復有堪布名義、此種主僧大都爲負有重望之佛都督、清修之身不復過問人事、庶事多主持於四大喇嘛、四大喇嘛者一爲管家喇嘛、掌管全寺財產與外交、二爲掌經喇嘛、掌管羣僧誦經課程、分配經卷、解釋疑義、三爲鉄棒喇嘛、督察喇嘛勤惰、懲惡糾邪、維持規戒、夷語稱爲格古、漢人以其出入持棒、故爲此稱、四爲貨殖喇嘛、藏語稱爲充本、獨言經商頭領也、專負經營商業之責、四者皆係僧官、由衆僧侶公舉名望較好之喇嘛輪流充任、每二年一換、或連任數年、若法神喇嘛名位雖與前四種喇嘛相當、惟不得參預寺中大事、只供降神決疑而已、

藏軍最近編制

組織訓練悉效法英軍

拉薩來客談、達賴自班禪出走後、獨立西藏、整頓軍備、積極從事、不遺餘力、先聘英國陸軍某大佐爲軍事顧問、於民國元年(按即西歷一九一二年)創辦新式陸軍、此種軍隊爲西藏之常備基本軍、乃半徵半募之兵制、因兩者均不甚澈底之故、但組織訓練悉以英軍爲法、就拉薩附近之岑穆大平原爲天然練兵場、新軍中之統領名波治、劃全藏爲五十省區、作軍政管轄範圍、波治所帥之兵員、約二三千人、由兩代本或三代本合編而成、階級與我國之少校或上校團長同、波治以下爲代本、代本若我國之營長等、兵員有七八百之多、代本以下設四大隊、若我國之連、一大隊又分四中隊、若我國之排、中隊又分四小隊、若我國之班、其波治即團之編成、據調查如次、步兵兩代本、兩營附、軍樂一小隊、號兵三小隊、二、山砲一大隊一、連三、騎兵一、大隊四、工兵一、大隊五、輜重兵一大隊、六、機關槍一大隊、以上爲波治即一團之編制、可謂之一混成團也、每次藏中發生軍事多由波治擔負一方之戰爭任務、

康藏人之刑法

重罪剝鼻別足

死罪投河剝皮

記者訪悉康藏人之刑法、極爲殘酷、罰金鞭笞禁錮是其輕者、重罪剜鼻削足、死罪投河剝皮、其治盜匪則有斬首槍斃碎屍之事、皆由土司頭人或大喇嘛以意爲之、康藏律例無詳細規定也、剜鼻之刑、中國廢除已久、西藏現獨盛行、曾見一婦人以木刻置鼻上、以線繫耳、即因盜匪罪被剝者、又見一喇嘛以掌抵地而行、腹以上與人無異、兩腿至趾纖細委地如無骨然、土人云此少年僧曾爲賊被刑者、又聞康藏各官署多有水牢爲拘囚要犯之處、近已不用、故多廢壞、但聞投水牢者皆繫頸縛手腹以水浸入不得坐臥、故其苦甚於竹刃也、

康藏夷律

毀污佛物罪同大逆

治盜甚嚴治淫甚寬

康地土人有數千年奉行之刑律、與漢律迥然不同、土人通漢語者、輒曰「草地規矩」云云、卽指夷律也、夷律最重喇嘛、敢有污穢佛物毀損宗教物品、罪同大逆、入經堂不虔淨者、皆有罪、毀損祈禱用器者、則罰其賠償、因不得祈禱而受之損失、又重差徭、違誤差徭之罪、俱經分別訂定有十餘條之多、又重戰爭、作戰不力規避徵發、臨陣無勇、皆有罰例、此外則治盜甚嚴、治淫甚寬、中有一條謂姦人妻女者則以其人之妻女填償、被姦之家、今蠻地已無此

俗也、

打箭爐通行貨幣

打箭爐爲西康第一大埠、貨幣種類極多、概括之如下列各種、(一)銀錠 生銀是爐城金融的中堅、市面堆積甚多、大都由西藏商人運來、從前來的都是銀磚、成色非常好、後因本市奸商藉口傾銷成錠、糝壞成色、大使藏商失望、近年幾乎全無銀磚運來、各傾銷店、亦已息業、但市面劣銀充斥很難使用、市場交易總用生銀抵賴、一方估支、一方力拒、鎗花百出、糾正非常難、又每錠少有重過十兩者、多半重八九兩、愈輕愈不好用、又有中錠小錠、更難用脫、新到爐城人殆莫不痛心疾首於此物、爐城藏商之衰滅、此實一大原因、番俗五兩一秤、從前藏洋百六十元作生洋一秤、後漸跌至百四十餘元一秤、甚至有百二十餘元作一秤者、據工人說財政機關人員應與奸商平分這種責任、(二)大洋 川省新舊大洋外省龍洋一律通用、每元約換錢八九千文、最奇者有新疆洋元一種、足重一兩、成色絕佳、面鑄回漢文與重一兩新疆省造等字、亦在此城行使、與川洋同價、但甚少耳、(三)藏洋 藏洋整洋與花破半塊通用、只半塊過小者甚難支脫、買物上十元者須有整洋搭用方能交兌、(四)雲南半元 市價較大洋低、較藏洋高、有時亦作大洋使用、(五)銅洋 亦係雲南製造、形式如成都

廠板、概係半元滿面銅色市價約抵大洋三角、(六)盧比即印度銀幣、自西藏流入通作藏洋使用、(七)咀洋 有一咀二咀二種、小如北平之鏤子花紋圖案與藏洋同、(八)銅元 通行大二百銅元、小二百銅元、每老當一百當五十銅元、皆作一百用、老當二十銅元作五十用、(九)制錢 盡用大青銅錢、每枚作五文用、(十)錄幣 印度幣、自西藏流入、約有紅銅錢大、無孔花紋似盧比、在西藏值一咀、鑪城僅見不通用、

藏幣鑄造廠組織大概

此間藏幣鑄造廠、從前組織較大、出品亦較多、現因軍事影響、蠻商之銀磚於茲未來、幣廠之原料遂以不濟、由是

採行減政而縮小範圍、茲探悉該廠現時之組織略況、不設廠長、由余旅部派去副官長李成良兼充該廠主任、又由余旅部副官李玉章兼工廠管理、俱係兼職不兼薪、此外職員有二、一為出納委員王昉三、一為庶務兼化銀委員龔繼昌、昉之認銀委員昨已裁去、物料股鄉係獨立、現亦不另置、對於工程設工師一人、名侯爾昌、工資以七角為一工、限製百兩為度、逾度加工、薪隨工增、計現有工人卅九、設段分工、計分段十略如下表、

- (一) 化銀段三人
- (二) 錘片段八人
- (三) 鑲片段十人
- (四) 製胚段二人
- (五) 漂洗段三人
- (六) 印花段五人
- (七) 修機段一人
- (八) 紅鑪段三人
- (九) 圓車段四人
- (十) 鑄鍊段現由化銀段兼辦

政治

本社記者訪大剛法師記

藏人認法師有政治作用不得入藏

聯絡漢藏感情最是要着惜乎已遲

康藏糾紛之惡因即種於趙爾豐之威服

寺院蓄養武刀良有激成之因

武器之供給除英國外仍多由川滇青漁利者所輸入

藏人離漢遠由政府撫綏失策近由漢官貪利憤事

此時欲聯絡漢藏感情須首立信仰

白人東傳卒未絲毫移其信仰

西藏自有其至高之文化非白人之物質文明所能動搖

以內地之文化融會邊地之文化收復藏人之心似為長治

久安之道

記者持贈品及哈達「此間見面禮須遞哈達哈達之製係以布帛為之」赴跑馬山拜訪留藏學法團駐鑪同學會、并晉謁大剛法師、大剛法師者湖北人、早年出家、聞其舊歲、曾充參謀祕書等職、長文學、此間負盛名、學法團原係北平佛教藏文學院、乙丑年留藏未去者、同學會則有他處來學之漢僧及此間信佛之居士參加、計該會會員共有漢僧及居士三四十人、修學俱集、居於跑馬山之阿蘭若中、康定縣城

西訪紀實 政治

即正跑馬山下、跑馬山頂有數海子、且有一跑馬場、年中賽馬即在該地、故土人以是名之、上山坡路大陡、登臨極感困難、漢人多謂高地空氣稀薄、故使人喘、至是果然、然細心審查之、當不盡是空氣關係、外來者不嘗經此崎嶇山路之鍛鍊、既不慣走而復乏足力、故一昇半坡、即氣喘汗流、復乘之以此間常有之大團、故轉瞬而覺頭昏、其行路之難致人急喘、俱於道路之不治及費力之甚多、此不無關係也、未至半山即已屢次休憩於路旁、於時見街頭一喇嘛登山追蹤而來、行甚速、頃刻即至、禮詢之則成都文殊院之圓濱師乃學法團中甲喇嘛之一、改裝為學藏喇嘛者也、因問其登山亦費力否、答初走此山路時頗覺費力、現已走慣、故不覺也、由是遂由圓濱師領導而前至廟投刺引入見大剛法師、得承顏接詞、至二三小時之久、剛師語語入妙、而言多中肯、故特錄之、

師云余輩隨大勇法師赴藏求法、知邊地缺乏養生之具、勢不得不多備、且當時沿途伏莽不靖、不得不需兵團護送、卒因是故滋人之疑、藏人認為含有政治作用、故止學於甘孜而不得入藏、勇師圓寂始還駐此間、以徐圖入藏之機會、年前赴拉薩者已有二人、天然師已入居拉薩佳茸寺、圓住師亦久抵拉薩、現留此者亦方有待耳、

師復云西遊團來康聯絡漢藏感情、最是要著、惜乎已遲、且非其時、方今關外漢藏衝突正烈、在此時對藏人而言感情之聯絡、其誰信之、但漢藏民族之合作、及永久和平之

保持、終必出此一途、而後得、當武侯征蠻、貴服其心、兵法亦以攻心爲上、懷柔之道、文化爲先、清末之兵久成錯用、若但力屈而心終不服則亦治邊之過矣、

師又言、邊地漢人常稱道趙爾豐之威服蠻疆、漢滿人民多所利樂、殊不知康藏糾紛之惡因、卽種於是、原來藏方以崇信三寶莊嚴佛土之故、珍財自常布施聚集於寺院、在當時漢方之軍民每視爲征服而待同蠻夷、甚至因其珍財聚集而以爲利、常常攻毀其寺院而殘殺其喇嘛、藉得攫其重器而掠取其財寶、甚或鎔其金鑄之佛像而殘其至寶之經典、致使藏人至今獨有餘痛、自此之後康藏之喇嘛及人民俱不惜重價以購快槍、側重軍備、以圖自衛、是寺院之蓄養武力亦良有激成之因、且藏中未常設造兵廠、其武器之來源除英印之供給外、多數仍由川滇青三省漁利者所輸入、及漢軍在康藏所散失者、凡此種種所以釀成今日之局、此豈藏人一方面之過哉、

師又言藏人親漢之心、報本未忘、所以相離日遠者、遠則由政府撫綏之失策、近則由漢官貪利之愆事、如果能如法以求漢藏感情之回復、則康藏糾紛自不難於解決、雇漢藏感情之聯絡、必須首立信仰、蓋常研究藏人之信仰心理最初求其相信最難、若一經相信、則至誠不二、久居此地、在交往上卽得見之、若舉史實以證、則清初皇族確因篤信佛法、故其對藏實亦多所推崇、而且以護法自任、故藏人之相信也、亦異常深刻、試觀今之藏人、男辨女髻、以及

服裝習慣頗多滿清遺風、卽謂其不忘滿清也亦宜、由此見藏人信人之不易、旣信之矣、則久而不移、故措施之間、不可不以立信爲先也、

師又言、白人東侵、狹其文化宗教侵略之利器、年費數百千萬、可謂功深用宏矣、但對藏無若何之成績可言、無慮其經營如何之努力、卒未能絲毫移其信仰、昔者英人亦常洞見藏地宗教之癥結、欲與拉薩結一限制喇嘛制度之協定、被拒、卽此足見藏方宗教立場鞏固之所在也、現在藏地傳教之士、直認西藏爲無法可施、且藏人之重視其土地也、較黃金爲貴、不肯售之外人、或售之則必共處以死、以視內地則早爲長槍大砲之所屈服矣、藏人生活之簡陋、自白人眼中視之、常詛爲未開化或半開化之游牧民族、何知西藏自有其至高之文化、非復白人之物質文明所能動搖、藏人直認精神生活始爲人類生活、物質生活須至美妙、若其離開精神生活、則何以異於禽獸之生活乎、故藏方所注重者爲精神財、而所不欲注重者爲物質財也、

師又言、東洋文化首推中國、且西藏之宗教文化與吾內地漢族文化、亦最較接近、若能不爲事障而使其融通爲一、不但是能臻世界文化之頂點、且以同一國族而能有此文化上之努力、亦當是東漢文化所結晶、第吾所謂事障者、則內地之漠視佛教、常加摧殘國家未常施以若何之推崇、或保護、不特是西藏佛子有物傷其類之情、而竊爲寒心、更不無是見、以內地佛教之待遇、獨且如是、勢不得不出於

仗自力以求保全之策、以是相距而日以遠也、苟漢方能致力於以內地之佛教聯絡邊地之佛教、以內地之文化融會邊地之文化、因漢藏人民歷史上之親切、而爲現在事業上之親切、以此收復藏人之心、似爲長治久安之道、誠如是則兵不血刃而康藏之糾紛自無問題矣云云、

達賴以教王專藏政

藏王以下有四噶倫

軍事方面設馬基轄十餘代本

前瞻化知事張賜培、自藏番內犯、俘往昌都、放還、記者今日得與相晤、因問以前此受屈藏方待遇如何、答待遇尙好、問遊藏多阻、先生能借此遊歷昌都一帶無異親身前往攷查一次矣、答全家被俘、且受監視、藏中情形雖能略知一二、然實無所得也、問藏中政教分治否、答達賴以教王而專藏政、以教言、聞藏中鄉有法土、現仍被囚於拉薩、以政言則雖有藏王之設、但得秉承達賴意旨、管理民政、藏王以下有四噶倫、位如宰相、其三駐拉薩、辦藏事、其一駐昌都、理康事、在軍政方面設馬基即總帶兵官、統轄十餘代本、即藏中之常備兵、藏中原有以三十字母編成三十代本之計劃、其代本約分兩級、上級統兵一千、下級統兵五百、亦因軍費困難、現已編練成功者、不過十餘代本、問聞藏中喇嘛專政俗人亦得有管理政事之機會否、答現

西防紀實 政治

在僧俗俱得參政、但文官多係僧人、武官多係俗人、問四噶倫是僧是俗、答拉薩之三噶倫子實不知、駐昌都之一噶倫從前是僧人充當、現在是俗人名阿披者任事、

漢官治康時有更動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記者適與安却寺大喇嘛多傑格西相晤、記者問外傳格西將遊印度確乎、格西答甚確、記者問行期將在何時、格西答大約須在明春、以印度天氣太熱、故欲以春日往、記者問格西將由拉薩往印度乎、格西答吾已年老不耐鞍馬之顛簸勞頓、西行不但苦寒、且須數十日驢、始抵拉薩、吾志在取道內地赴滬、由海道往矣、多傑格西喜談密教、並喜談印藏佛子之公案、記者偶一涉及佛門、則格西之言論遂滔滔不絕、但括其要、不過勸人修心、願其詞繁意廣、不及備錄、惟言論之間、涉及康事、則格西無多語、第言康人之信仰非一時一事之所固結、在昔漢官之治康者、非無政績、非無好官、願終無能善其後者、則病在漢制官須常換、時有更動、以致長久治安之道、終歸於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仍無一好結果、所以紛紛至今耳云、

西康各縣縣長

職責多與內地不同

西康現在入於川康軍管領之下者、計設縣府者一十有九、

自清末改土歸流、建設縣治以來、所謂地方行政長官、對於地方行政、仍等駢枝、無若何建設可言、以邊地軍事政治之關係密切、而知事之重要職任、遂不外對軍府傳諭辦差收糧轉運而已、此外則知事對於地方建設、每每因缺乏財力、與舉不易、反覺無事可辦、是以相沿至今、西康知事之職任、其組織較之內地多有不同、以知事而兼司法、固是一種經濟的狀態、以知事而兼徵收局轉運分局之事、亦成爲一種特殊情形、以是西康之知事似乎在仗軍臨民一方看去、彷彿威權很大、而對於地方庶政之建設、即覺其力量太小、以知事兼辦收糧司法及轉運軍糧之事看去、似乎職責很重、而對於民服務看去、則又似無事可辦、以故西康建設非以國力注意及之、則必嘗停頓於現行狀態中、而無若何進步、此亦勢所必然也、西康知事之責任、既如斯繁重矣、其過去履歷似乎不可不一知、茲特依一時之調查探訪所得、而爲之略錄以露於次、東路二縣、康定縣知事張楷、曾任邊軍軍需、瀘定縣知事王懷新、曾任四十團團長、北路九縣道孚縣知事吳文淵、曾任二旅部軍需、鹽澤縣知事鍾彝銘、曾任步二旅少校參謀、瞻化縣知事張慎之、曾任步二旅二十九團營長、德格縣知事張亞倫曾任步二旅少校參謀、白玉縣知事蕭謙、曾任總部諮議、鄧柯縣知事陶碩新、曾任步一旅五十三團團附、石渠縣知事羅行章、曾任步二旅四十團書記、南路八縣理化縣知事張嘉謨、曾任西康政委會主任、巴安縣知事王政和曾任邊軍團長

、九龍縣知事陳世昌曾任西康政委會科長、鹽井縣知事虎嘯風曾任四十團團附、稻成縣知事陳俊峯、曾任西康政委會科員、雅江縣知事張朝鑑、曾任西康政委會秘書、德榮縣知事李棟華、曾任四十二團書記、定鄉縣知事齊得勝曾任邊軍營長、

定鄉恥成化外請復縣治

設卡招商聯絡喇嘛

康南之定鄉縣、自縣府坍台、久已淪爲匪區、月前鄉稻宣導員彭錯大吉等、呈請恢復縣治、當蒙余旅批准、委齊得勝爲該縣縣長、從新設治、茲復訪悉定鄉以縣治久廢、人民多墮爲盜匪、荏苒不靖、已非一日、且士民慄慄、反抗差糧、難加治理、聞齊得勝奉委該縣縣長之後、頗懷畏途裹足之想、余如海以該員素稱幹練、特督促前往、並對該縣成立縣府、妥爲設計、一面令彭錯大吉等領導人民擁護、一面令巴安德榮稻城鄰縣援助、以共勸其成、更一面將辦理詳情轉呈上峯、昨聞齊縣長已出關南去、將先赴巴安德榮等縣、取得聯絡、及商妥辦法後、始赴定鄉、調集人民於桑披寺附側建縣設市、修築縣署、成立政府、以便辦理一切地方事宜、記者訪得旅部原呈讀之可以明詳定鄉恢復縣治之前因後果、特抄錄披露、竊據鄉稻宣導員彭錯大吉暨下鄉人頭城扎西尼馬仲薩下爭等聯名呈報、竊查隊長

鄉城民衆、於前清末年以不知事故冒犯清庭、致遭兵燹、民國以來、屢經多故、未克甯靖、各爲雄長、不能相讓、人民如一盤散沙、遇事無人作主、以致地方官不得居處、匪首日肆囂張、善良者多被蹂躪、歷年邊局多故、公家更無暇顧及、甚有不肖莠民、徒口嘵嘵嚇人、希圖免納些須糧稅、不知已誤地方大事、將何補救、隊長屢受公家厚遇、恥成化外、爲救地方救人民之計、不得不懇請鈞座設法恢復定鄉縣治、委任賢能知事、督飭整理地方縣政、免人民墮入匪類、爲害地方、貽害鄰縣、其初步辦理、請兵兩營、大砲二尊、開至定鄉暫駐、由稻壩或東龔前來、隊長均派得力民兵迎護、萬不至滋生事端、隊長敢具甘結、其次步辦法、駐軍到達定鄉、即督飭人民將五保設定各負責任、再調全縣人民建修縣署於桑披寺、附近築礮設卡、招商佈市、與當事喇嘛取定聯絡、縣署并招兵四十名、辦公與隊長住居之冷龍灣、又復相近、遇事可以調護、較前在嘉那縣署被秀民焚劫、地方官不能住居、隊長與喇嘛寺、均可負完全責任、此不須四月、鄉城即可辦妥、駐軍亦可撤退、秩序由地方維持、稻貢德榮均可同化、再無秀民藉口鄉城無官滋事抗糧、邊南巴德鄉稻四縣可一律肅清、區區懇悃尙乞採納施行、隊長幸甚鄉民幸甚、所有呈請恢復定鄉縣治、并懇駐軍督理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鈞座俯賜察核等情到部、旅長當經指令以該員等摠陳治鄉意見、懇請恢復縣治、具見深明大義、殊堪嘉許、如請

西 防 紀 實 政 治

飭齊知事速行赴任、仰卽勸導人民一致服從漢官、各安生業、用副鈞座撫馭康民之至意、駐軍一節、現在藏事未平、暫緩分撥、該宣導員歷來忠心向漢、此後地方一切興革事宜、着妥助齊知事次第舉辦、以利地方等語、印發外、復分函馬團長及德榮李知事列舉從旁勸導鄉德如有力頭人一致歡迎暨補助援應之法、并飭齊知事取道巴安與馬團及李知事接洽妥協、由德榮轉赴新任、一使其得悉康南各縣近情、一使其取得各縣聯絡、冀免情勢孤寄、又由旅長擬具勸諭佈告俾衆周知、預度值此征藏勝利之後、該知事此行到任、以後諒能施展一切、不致于受制於該地橫暴頭人、所有轉呈允定鄉人民之請恢復縣治、暨飭齊知事赴任與預計爲計度各情形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俯賜鑒核指令示遵云云、

整理收復各縣庶政

康北鄧柯石渠德格白玉各縣、自民七被藏番佔領後、迄今十有四年、各縣人民、在藏番鐵蹄下、深苦苛政、亟望來蘇、此次漢軍推收藏番、收復各縣、已先後委任知事、前往整理各縣庶政、以期救民水火、現余如海特掣出整理庶政綱要、分飭收復各縣知事、依次推行、茲將分文探誌於後、照得爲政撮要、首重撫字催科、綏緝蠻荒、尤須循序漸進、查該縣自民七以還、陷沒藏番、垂十餘年、文化隔

絕、政令不行、藏番所蒞、素無紀律、政治紛擾、匪伊朝夕、駐紮官吏、層層剝削、夷民困苦已久、羣情擬思拯救、現在我軍出關恢復失地、所至望風迎降、縣境克復、凡關於糧稅正雜各款收入暨行政經費各款支出、情形較重、自應照舊整理、以符定章、茲飭各科查案開單令發、着將該縣所轄各村糧稅戶口、逐一清釐、造冊呈報、并遵照舊章繳納糧稅正供、備充軍食政費、其餘應行建設、各項新稅、現值軍事漸次救平、併仰查酌情形、妥籌規定、擬具辦法、呈覆核奪、務期推行盡利、以裕收入、尤重不煩不擾俾免操切、

流氓移殖非計

記者頃得晤道孚縣長胡仲常氏、譚及道孚之墾務、胡言漢人之肯來此墾荒者、多係流氓、其初來也不過做點小生意、或販賣果實及小食品之類、漸久則向縣府領取墾牌、選用火墾之法、放火燒山、借灰鹼以充肥料、既乏農具、且無耕牛、仍從蠻俗淺耕播種、芸草除石之事、亦都不肯爲、直可名之懶莊稼而已、一二年後即不出種、乃又遷地而他芸、甚或逃糧而去、以致道孚雖有糧六百餘石、而徵無可征之游糧、即有數十石之多、此皆由漢人移殖來此之流氓所爲也、更有甚者、則爲其火墾之法、往往因開墾一地而放火致延燒一山、漢民不開墾、則夷民尙有樵採之場墾

不虞材薪之缺乏、今之火墾、不但於官糧無增、而且惹起夷民之反感、實爲此間墾務開發至不良之現象、

康南七屬之盜業

清末民初散槍多落土民手

投石擊殺喇嘛猶帶迷信

康南七屬多盜、而定鄉德榮等境則久已淪爲盜區、鹽井知事齊得勝因赴鹽井任、在途爲盜所劫、幸得脫險、德榮知事李棟華則任所爲盜所殺、傳德榮知事被殺之因、多謂其由捕殺僞知事汪二麻子所致、蓋汪爲格桑之重要爪牙也、不記者得與退伍之營長吳耀龍相遇、吳爲四十二團馬成龍之第一營長、年前巴安之亂、被繳槍退休者、伊在南路駐防十餘年、今新自關外歸來、故獲相值、據談康南七屬之挾棒、皆土民所化、原因清末民初散失槍枝約六七營、俱落土民之手、以是地方頭人遂成爲有槍階級、匪首老窩多由頭人爲之、每有劫案發生、皆莫不由於頭人之發縱指使、但出快槍而不出人者、亦得分頭等帳、蓋快槍一枝、其價值之高約值藏洋千元、土民之有快槍者、即算富有大家屋、其次出入及土造之父子槍者、得分二等帳、來人及蠻刀者祇能分得三等帳耳、又談土民有一種投石絕技、雖百步之外、亦能百發百中、土民素信佛、在昔年絕無敢於違反宗教槍劫喇嘛者、至近年則亦不然、每喜劫殺大喇嘛

、以大喇嘛富於財物也、但其喇嘛多不敢用槍及刀、以用此即成弑逆罪、故每以投石之技擊殺之、謂此種盜民雖作盜業而猶帶迷信云、

十餘年之噶壩糾紛刻已

解決

理化噶化兩縣官民、因爭執噶壩管轄權、聚訟十餘年、積體盈尺、政府既不詳示舊疆疆域、抑且遷就一方請求、以致引起憤爭糾紛、多年莫解、更加以現隸噶化之噶壩村民、以不堪總保穹穹工布之虐、亦迭請還隸理屬、按其緣由、兩縣俱不肯減少戶口、以加重差役之負擔、理化執噶壩原屬理治、在昔不過因欲避差、賄歸噶化、今該村人民、以隸噶反遭苛虐、故請劃還、亦是勢所必然、更加理化地當南路孔道、差役支應、縱橫千數百里、刻因康南原狀、早晚回復、支差將日見繁夥、故請求撥歸噶壩、堅而奮力、茲悉當局以該多年聚訟不解之案、理宜早決、以奠邊務、因依據趙邊務舊案分疆、并隨令發舊案揭示、理化官民噶壩應歸噶化管轄、不許疑議、復援渣壩在道孚完納糧稅、以康定支應差役徭之例、將噶壩額定差糧撥歸理化徵調、以資調補而示平均、著為定案、總保穹穹工布、苛虐噶壩村民、飭由噶化知事查實究辦、以為魚肉弱小民族者戒、從此聚訟紛如、久年不休之爭端、今一旦而解決矣、

李 楷 談 康 政

須提高縣府權力

增其進步速度

李言余留康年餘、得有抄書一本、言康中社會情形甚詳、唯已寄回家中、今茲家去願將此書奉寄一覽、可以作康藏考查之籍鑑、於是暢談康政、略說西康改土歸流、建設縣府、迄數十年、於地方政治、毫無成績可言、所以然者、皆由縣府缺乏權力、軍事當局未有盡力卵翼而增長之、事因循舊貫所致、蓋置縣但用漢官、不委番官、官民隔閡、一也、欲有興革之事、縣府缺乏財力、終事不舉、二也、寺院干涉民事、土司貴族之遺習未除、凡此皆足與新政抵觸、而縣府乃缺乏威力以控制之、三也、漢官清正足智者民信仰者少、四也、軍民兩政一楊糊塗、不能共濟而分治、在政治不能達軍事之要求、在軍事亦不能如政治之企望五也、若更據事而論、則西康各縣多保安無警、治匪無團、商貨護運求之蠻娃、行旅護送賴之土民、「以土民蠻娃子皆自製有槍枝武器、設若縣府派調即為土兵、蓋土民尙具有護送力故、」縣府自身反無設備、轉求軍府、多感困難、以余個見、縣府宜領槍辦團、市井則以團任警查、道路則以團充護商、如此則既可維持市政、復可保護交通、尤可增益縣府辦事之活躍及威信、凡事落後情形特別之

西康、或可因提高縣府之權力、而增其進步之速度、

堪布由漢官委任之第一聲

道孚靈雀寺之堪布一職、响由拉薩達賴活佛派委一大喇嘛充任、靈雀寺有佛都督二、而堪布則位在佛都督之上、故二呼圖亦須受其管轄、該寺有喇嘛麻傾翁者、去歲能隨我康軍前赴甘德前綫調解漢夷人民之隔離感情、參與康藏之議和事件、單純義務、不無微勞、且麻傾翁學位雖不高、而人則絕頂聰明、道孚縣長胡仲嘗呼之為喇嘛中之清秀份子、尤以其心切向漢之故、特保委為靈雀寺之堪布、以便安撫其衆、茲二旅旅長鄧蟠村已明令委任該麻傾翁為靈雀寺護法喇嘛、主寺堪布、兼佛教調查員之職、麻傾翁於奉委後、即召開全寺會議就職任事、

過去西康土地問題之一斑

在過去西康土地、外人不但可以自由收買、并可向我西康地方政府領取墾牌、出資招墾墾荒、例最顯著者、莫如法國天主堂以能利用教民、及招雇農奴借以資本及農具、並以免收一年租子為優待等故、以是漢農無不樂於為之佃戶、因之西康外人雖四體不動、但如是作即可以坐致大地主之地位、所有外人在康領墾之地、仍以改流最早之康定、

瀘定、巴塘、道孚、鹽澤等處為多、據此間教中人云、天主堂實擁有墾地至數萬餘畝之鉅、雖西康現政府對外人收買領墾之事有所取締、然對從前成立為外人所有之土地、則仍無法收回、且自改土歸流以來、唯對各土司所轄境之荒野官地、始收歸公有、土司仍得私有其田產而不失為西康之一小地主、更因土司之後裔、不善管理者、恆致衰落、而其土地亦逐漸為外人及國人所收買、至於漢農之在康地墾殖者、一則乏財力、以致農事不發達、蓋漢農不但少知變易土質、改良種子、驅逐害虫等事、且因窮困不經風雨、一遭挫折、即只有棄其墾地而走、二則失保護致受蠻家之壓迫、蓋自民七藏番東來、土民即恃勢欺詐客籍、漢農之不服服者、且多被殺害、三則無組織、以致多失敗、蓋漢農多仗自力墾發、在經濟上及自衛上、俱無互助聯絡之組織、政局多變、則漢農之環境嘗致不良、且西康土質瘠瘠、初年嘗因燒其柴草而開墾之、故能大穫、但翌年之後而產量銳減、離城市稍遠者、即別無法以制出肥料、故亦率多棄其墾地而復為遷徙流離之民、凡此種種、俱為康地漢農所以失敗之原因、亦且為西康墾荒事業之所以不能發達也、

德白鄧石四縣整頓庶政

北路自甘孜戰後、前敵進展、遂勢成破竹、於是次第將民

七失地之德格鄧科石渠白玉四縣先後派兵收復、祇因康道路崎嶇、而北路各縣之淪陷於藏番之手者、復十有餘年、不但運輸艱難、抑且反側堪虞、最是內政未修、對補助軍事猶多防礙、且因國家尚未注搏兇全力於國防上、康軍自維環境、亦不得不量力而止、故我兵力自達金沙江而後、即已急轉而為修明內政之加持、余如海以前敵德鄧白石四縣收復初際、對於地方建設之一切創造、從新整頓不可不有所訓示指導、及施設次第之按步計劃、當局已將此種整理庶政之初步計劃、列為清單、隨分發出、飭該新收四縣縣長遵照辦理、且將藉此以解除人民之痛苦、而為建築新政之始基、茲將原文抄誌於次、為分飭遵辦事、查德白鄧石四縣收復、業已兩月、各該縣淪陷已久、舊日規模蕩然無存、當此百度俱廢、庶政維新之際、亟應分別輕重緩急、從事着手進行、方能有條不亂、計日程功、惟閱時已久、尚未據該知事將到任後辦理情形呈報來部、茲由本旅將應辦各項、開列清單、隨分發下、仰給查照各條、開列事項、積極辦理、分別專案呈報、以憑查核、事關重要、毋得視為具文、致干察議、仍將遵辦情形、先行具報為要、此令計清單一紙如下、(一)派員分項調查加意撫循也、查康藏失陷各縣、自民七以來、備受藏番虐待、暴斂橫征、又加兩年軍事之蹂躪、人民已憔悴極矣、我軍收復後、本弔民伐罪之旨、由縣迅派署員分赴各區各村實地勘查、宣布撫慰康民、解除痛苦之意、溫語諭勉、俾其耳目一新、仍

向自定查照前發調查藏軍經過人民所受損失表定事例詳細填報、務將政府注念民瘼之意、家喻戶曉、俾人民了然於漢官待遇、優然不似藏之苛索、此調查表係為收復後地方應辦善後之事、此項損失、凡康地接鄰藏番前線之縣、均以此情事、業經通分查填、一俟各縣呈報到部、應即彙報軍部、請中央優加撫卹、所有派員應需旅費、業經呈准、每日每員支旅費藏洋一元、通事二名、惟限於短期內訖事、其期間之長短、視各該縣之幅員寬狹為準、不得延長時間、自取賠累、所有用款、事竣後准由糧稅項下作正報支、(二)實行填發護照、從事調查也、新撫之縣、人民心理未必一致、應於調查時期中、該署員詳細查詢該村人民旁參互證、得其長否、大概成村首長、出其投誠切結後、即行按名發給護照、俾資維繫、而示區別、其有情事待察人、則雖暫不填發、用示限制、並於查詢之便、即將戶口從事編聯、應納糧稅、從事清得確數、填入護照、則一村情形、瞭如指掌、此種調查中、求切要之事、從前趙邊使行之已著成效、給照具結、成法俱在、人民均經辦理、此項重事飭辦、必能遵照、原無困難也、但不得在調查之中、有所需索、致干重究、(三)攻詢地方情形核定差徭也、邊外地方情形、各有不同、一村之中、區域形勢、山川險隘、道路橋樑、森林礦產、村落田地、與夫人民防衛、槍彈約數、均分別填具略圖清冊、逐一登記、由縣者成全之圖冊、以為今後施政方針、并新撫之縣、舊日規模、蕩然無

存、而鑪中各高級官署檔案、亦幾經兵燹、大都散失、若不從事澈底清查、今後何所憑藉、發布政令、又差徭之事、關係人民負擔、公家所輸運、所繫匪輕、尤應於履查之便、留心查詢情形、務將數目專冊登記、凡此皆應特別注意者也、(四)建設台站傳遞整理交通也、邊地山川間阻、程途遼闊、行旅病焉、關於正偏各道、亟應從事規畫、舊有完好者修之、或就民房指定爲之、或從新籌建、均責成調查員就便規畫呈報覆核、庶軍政官民往來無阻、現值軍事期間、又庶政維新之始、關於呈報傳遞、最爲緊要、應即依法設置敏捷交通、以上兩事、均經有令行飭在案、總計左列四條、當現在最要之事、即宜積極實行、將其辦理經過分別專案呈報本部、即藉以考核各知事初政之成績也

鑪霍縣長盡職親民

夷民莫不敬而畏之

鑪霍縣長鄧輝如、嘗謂縣長爲親民之官、尤其以邊地縣長、最要熟悉夷情、且須首先示現懲一警百、如移木以立信之治民手段、威信既立、則首重親民、應與夷民有時常接觸之機會、而示以種種之親善、不然則漢夷民族間、既無障壁、而又益之以官民之隔閡、如是則邊區爲政難矣、以是鄧每於公餘之暇、即召集民衆爲茶話會、更親爲之講演教導、且于無意中、爲漢夷聯歡之遊樂、時或賞之鹽茶

、以及獎之小吃之類、結果鑪霍之夷民、除章谷喇嘛寺與官府尙不無微嫌而外、舉莫不愛而敬之、敬而畏之、

朱倭士司被誅

如果逸去康北戰事立地暴發

朱倭士司母子响有通敵抗差蹂躪傷兵之罪、漢官皆優容之、并木子以深究、近復派其屬黨潛伏於乾海子一帶、肆行劫掠、且有勾結大金娃將乘機作亂之逆跡、聞駐防北道之廿九團團長張行、特遣陳月紅營長率兵一連前任、以計誘捕護之、意在押赴甘孜監禁、以遏亂萌、殊該士司以畏罪情切、中途圖逃於鑪鍋樑子、甘鑪之地方、幾被逃去、原因該士司雖被逮、仍受優待、並木子以縛縛、故得乘機鞭策其馬、急馳求遁、押護之兵、陡見變生、迫於追捕不及、乃開槍追出、幸該士司以馬失蹄一蹶時間、略有停頓、遂爲追射之槍彈所中、登時斃命、傳該士司挾有快槍幾百枝、如果被其逃去、則西康北道之戰事、必至立地暴發云

白玉野番投誠

白玉縣知事蕭履謙、自奉委到縣後、對於地方善後及一切政務之措施、均極勤勞、番漢協調日臻親睦、蕭實有力焉、最近以縣屬三岩野番橫蠻至極、在藏軍佔領白玉時亦隨

時發生械鬥之舉、蕭爲謀野番開化計、日前親往勸諭、曉以利害、飭該處上下各村、一律投誠歸順、享平等幸福、現聞已有相當效果、

康民講究灌溉善用木槽

引水

道孚灌水工程尤稱卓絕

西康降雪時多降雨時少、自二月以至八月、爲麥作時期、當麥含苞時、須水甚多、此時卻難得雨、故凡農業比較發達地方、皆甚講究灌溉、康民不知車水、却善引渠、常從溪澗上游截引水道、以灌下游沿岸之旱地、記者曾見道孚龍步溝口之水渠、高在距水十餘丈之山腰上、截引上流溪水緣山腰造渠平流於十里以下之半山、麥田灌溉、經過縱斷之山水溝十餘處、皆用木槽引水、跨溝而過、如此水工在康地土人中發見亦可驚矣、凡屬有水灌溉之地、稱爲「水地」、丹巴道孚與巴塘鹽井四縣水地最多、道孚灌水工程尤稱卓絕、

道孚槍斃佛都督

因洛松喇嘛娶太里未遂仇殺其父母

喇嘛洛松便巴登子者、爲道孚縣靈雀寺過去之呼圖克圖、

西防紀實 政治

呼圖克圖即佛都督、爲黃教中娶有妻妾之大喇嘛、該喇嘛特有勢力、素不以淫殺二業爲戒、傳其先年曾手槍三人、茲復於去歲三月間、因佔娶向巴洛知及向巴巴金兩夫婦之女太里、不遂、遂出快槍將該兩夫婦槍殺、事經前任白知事派遣羅通事率帶土兵前往查驗、而該喇嘛則已逃往熱魯科地方、月前夷太里忽與該喇嘛相遇、備受調戲、用計得脫、瞥見該喇嘛已赴靈雀寺、該夷女以殺害父母之仇、特呈控於道孚縣署、道孚縣長胡仲嘗當派武裝警隊十名、馳赴靈雀寺搜捕、則該喇嘛已聞風遠颺、當跟追至十餘里外之高山、並用包圍、始克就獲、夷女太里之舅甲戈復到案證明、該喇嘛佔娶仇殺之事、該喇嘛亦供認仇殺向巴洛知屬實、其妻向巴巴金因見我將其丈夫打死、竟持柴斧來砍、故亦遭我一槍殺却、漢官念其尙有老母妻室、施恩格外之語、胡縣長即據情呈請旅部、略謂喇嘛公然娶妻、色心不死、茲復欲強娶夷女太里、以不遂挾恨而槍殺其親生父母、應按刑法二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處以死刑等語、當該佛都督喇嘛被逮後、道孚夷民具呈懇保者甚衆、胡皆不許、漢民則無有具保者、至是之後、胡縣長即奉到旅部指令准予如擬辦理、依法執行、遂將該佛都督槍斃於市

道孚縣府嚴辦張通事

漢藏間因語言之障礙、故翻譯之事不能不賴之通事、以是

通事搥委病民之事、時有所聞、故蠻家亦每不敬畏漢官、而敬畏通事、自清末趙邊使時代、以迄於今、此種流弊、仍未能盡防盡除也、道孚縣署有張通事者、與治正區保正擇翁勾結舞弊、狼狽爲奸、經五保人民、聯名向縣署呈控、縣府當將張通事笞責下獄、並派隊緝捕擇翁未獲、乃出示懸賞藏洋五百元、令漢夷人民協同緝捕、

西人在康之傳教事業

記者晤謝國安先生、詢及西人在康藏傳教之情形、謝言西人之在康藏傳教、年費鉅萬、設計多方、而其事業終不發達、精力既竭、而仍無獲、原因康藏人民信仰佛教太深、固執難破、以是福音傳教能力薄弱、已無可述、然天主教在西康方面之傳教、則頗有勢力、所以然者、還因該教在西康各地置有田產數萬畝、以金錢力量故、故其傳教事業較爲發達、人之奉其教也、亦多因貪其小利而奉之、歷仍以漢人爲多、欲求藏族之信奉其教、終是難能可貴之事、

美教士呈請酌減地租

美教士鄧昆牧師、於前月由巴安抵康、旋赴鹽井、刻該牧師已行還來、仍駐英顧牧師之福音講堂內、聞向旅部具遞一稟、呈請酌減該教堂在巴安所租架礮頂地點之地租、意

以該教堂在巴安所受上次之軍事影響、藉此或可邀得官方之體恤優待、該稟文已進呈核閱矣、茲記者已將稟原文覓得抄錄於次、其稟呈美國教士鄧昆、今於旅長台前爲請求減免地租、以睦邦交、併祈轉飭照辦事、緣敝國教會於前清光緒二十餘年、議定巴塘附近架礮頂租有空地一段、自費開墾、此時議定地租每年繳銀六十兩、自民國以來、迭經巴塘縣署加租、刻已增至每年繳地租銀一百一十兩、本年因藏番在巴滋擾敝國醫院坐宅、均被藏番用火礮轟壞、所有用動物品損失頗重、但醫院經費向由敝國教會接濟、昨接敝國教會來函、既經藏損壞、刻下暫行停止、教士伏思經費無着、各教士陸續返國、所有巴塘地租懇求旅長酌減二分之一、且俟將來恢復醫院時間再行酌加、

英人游歷康藏忙

界古囊謙白玉德格間、均常有英人旅行踪跡、且皆攜有照相手鏡、測圖等器具、在西康境內並無此種外人通過、不識其從何而至、疑係從青海或藏方來、其游歷之企圖不明、形迹實有可疑、

外國教士之行蹤

福音堂駐有艾香德牧師、歐洲挪威國人、充東亞基督教道

友會總監督、爲香港沙田道風山叢林開山牧師、與佛門阿
跋塵墜二師遇、言談微中、即約其將來道出香港時定過沙
田道風山叢林一遊、今自東來、才抵康定、駐兩星期、即
又東去、美教士鄧牧師者將其夫人家眷寄頓於此間福音講
堂內即又出關南遊、聞其行赴鹽井往晤貢噶喇嘛月餘即還
、如此外人之僕僕風塵、不辭勞苦、不知究何所爲、

日本僧苦行探險

飢則掇食草根

寒則摩擦皮膚

太和民族拓殖精神能不可怕

茲聞陳東府先生談一日本僧人之苦行探險別有作用事、最
可驚異、日本僧人名牛島者、廿年冬日來此、出關西去、
已復折回、來會前西康政務委員長龍邦俊及吾等、身著單
布汗褂衣袴一套、除攜鉛筆日記本外、別無長物、自言在
日本某寺出家、問其雪地旅行、身著單衣冷乎、答草地露
宿寒甚、則唯以手用力摩擦皮膚、問懂蠻語乎、答不懂、
吾將於西進途中學之、問不帶一錢、飢將從何得食乎、答
飢則掇食草根、未嘗從人購食、時人驚其奇行、莫不慕而
憐之、爭爲解衣推食、龍邦俊且代爲電致日本領事、而日
領即爲免大洋三百元來、彼得此款遂復出關而西、不知所

西防紀實 政治

終云、張賜培縣長當繼之曰、時吾被俘在昌都、有日本人
牛島過此養傷、聞其行過崗拖河後、爲挾捧所掠、「挾捧
係康土匪名」肩中一刀、傷愈已往拉薩去、此後即無所聞
云、

西康善後計劃

條陳五款

川康軍自抵金沙江收復民七所失之金沙江以東、鄧柯石渠
德格白玉四縣并派兵擊退巴安之敵、回復西康現狀、其預
定之第一步收復甘瞻第二步恢復金沙江以東失地兩步計劃
業已完成、建省形勢已具、惟川康軍現待中央切實補充而
敵方又一再請和致功虧一簣之昌都刻尚未下、聞余黃兩旅
僅就現狀維持俟中央有具體方案來康時再圖進攻、刻余如
海旅關於西康善後計劃、條陳五款、呈請劉總指揮察核、
其對康事洞見癥結、規劃無遺、倘中央假以時日以接濟
、俾得次第執行、康民蒙福、當無涯也、茲將關於善後計
劃條陳五款錄後、

(一)從事整理交通、(甲)台站之修復、關外旅行、從
前台站未毀以前、軍政公人以及商賈、均不感旅行之苦、
自台站倒塌以後、旅行者必趁有村戶之處歇宿、或就便宿
於毛牛帳篷、程途遠近不一、遇有風霜雨雪之阻、須趁黑
亦必前行、因之受殺人越貨之慘、比比皆是、緣外人戶村

莊最稀、動相距以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不等、長途躑躅、異常戒心、故邊務有變於此、南北兩官道一律修建尖宿南站、俾安行旅、宿站一正三間、均係平房、雇用台書看守、每名同給工食銀五兩、又每台費藏元一百元、作爲台底、俾其以此款作小本營生、數口之家可以藉資貼補、并定每人住宿一夜、給柴草藏洋一咀、無論如何均照此付給、部隊則另由長官視人數多寡給賞錢、以故行旅住宿無苦、匪來攘往、日就繁盛、是亟宜將兩官道台站規復舊觀、今年先將宿站建築完好、明春再將尖站建齊、每尖站以藏洋一千元爲限、宿站以一千八百爲限、房之樣式規劃爲一律、看守不必另雇台書、即將騎哨移設台站、以資看守、另發台抵藏元一百元、俾其有家室者事畜有資、無者亦得零賣雜物、便予取求、庶幾行旅無苦、皆願出於其路矣、

(乙)騎遞哨之常興、靈通消息爲庶政之要圖、趙邊務時、南北各設台遞、西征事起、設軍事郵便、其後改爲公文郵便、列入全邊歲出經常預算、以故軍政公伴、逐日尙有傳遞、庶事未至停滯、自民十以後、停支公文郵便、專恃郵政、於是全康信息、遂皆停滯、蓋郵政、每月南路僅發六次、北路僅發三次、且係步行、不能按期到達、因之諸政疲滯、庶政廢弛、其大原因、旅長到康深知其弊、乃因軍事期間、建設騎遞哨於南北兩路、由是傳遞敏活、理北站十日、騎遞則三日、乃至四日可到、鑪霍官站七日騎遞兩日乃至三日可到、自後收復各縣均一律添設、俟巴鹽回復

原狀、南之幹路廣即挨站設置完備、鹽得鄉稻及北路之鄧石、中路之白德均用直接專送之法、由該縣常設丁馬直送至幹路鄰接之縣、歇宿一日、帶回原件、丁馬之數、視其兩縣距離遠近配備、大約偏縣至幹道每日遞送至少不得逾十次、各縣距離計程五站乃至七站爲止、專送遞丁至多不過八九名、至少亦不下五六名、約計幹路、逐日互送北有德格應設十六哨、南至巴安應設十七哨、偏道直送再加丹九共計十一處、約計總共月需藏洋四千五百元、合大洋一千八百餘元、爲必不可省之常年經費、俟軍事結束即擬歸入全康政費常年歲出經費項下預算開支、是乃整理庶政傳達必要機關、辦理善後亟應從速設置之事也、(丙)路政、康地改流逾二十年、塞野如故、建設轉行退化、究厥原因、實以道路險阻、行人裹足、一切軍謀政策因之落伍、欲謀百業開發、首在刷新路政、全康人稀、鐵道斷難建築、惟是馬路亟宜敷設、考關外南北兩路、雖有大山、然高度亦不若大相飛越兩嶺不可繞越、其傾斜角度均緩、循山腹行即可築路行駛汽車之馬路、且路質皆土帶沙石、一經修築可垂久遠、揆度以步兵一團、附以工程兩隊、添置築路器具、北至德格、一年可以完成、南至巴安、兩年可以完成、若康藏和好告成、即可推出一團兵力從事兵丁築路、期以三年、全康幹路悉數蕩平、一切商務墾務實業諸大要政、均可漸次推行、移民實邊政策、不待勸誘、自可暢行無阻、差徭虐政、即可減去、爲康人解除唯一痛苦、百

廢皆可次第興舉、又公牛之事、本年甫行試辦、如成績甚佳、尙擬推行南北兩幹路、減輕各村人民差徭痛苦、公家亦可樽節雇腳消耗、決以嚴厲手段督責推行、冀收近效、以上諸務次第施行、不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全康自開一新紀元時代矣、

(二)着手清理財政 全康收入、地糧牲稅厥爲大宗、其次爲屠宰金課鹽稅雜稅等、共計約藏元口萬口千口百口十口元(數目不明)、惟全康開支政費及教育交通保口食薪水共計約需大洋口萬口千口百(數目不明)、自政綱解紐、士劣恣橫、雖正供年削月減、是宜趁征藏威信既立之後、從事大加清理、昨已會同財務處行文現有各縣、嚴飭認真清查、恍以考成所關、容或不似仍前怠忽、惟是政會久弛、積弊已深、似非一紙文告即可收若何效果、且其情事不一、若無整齊平允規模且恐偏頗因循、轉起人民口實、既侮之漸、似宜分別情形、各爲一例、首宜從事、現有平靜各縣、爲康盧丹雅巴理鹽道鑪甘瞻十二縣、分別辦理、歷年短收之糧稅、其屬於抗玩者應悉予征收、貧苦絕逃者應分別卽爲減免、奸頑無所逃避、弱苦得輕負擔、卽以查清獲收之數、爲分頭清理人員之需、又每縣知事除烏拉外、訟獄清簡、建設難施、自治無從、教育罔措、深居簡出、允宜悉心併力清理糧稅、於公於官、兩有裨益、從此大事清理之後、詳造冊籍、著爲定程、由是戶口糧額牲畜三者、皆得實數、又公牛效善、路政實施、一二年後、并可將

牲稅除十三頭外、實行征收稅之令、加以變通、年計增入當有藏元十數萬、此外以之補助建設、不無裨益、此第一期之清理辦法、擬飭各縣卽行着手期於年內訖事、次宜從事得鄉稻三縣、該各縣自民八以後卽聽士劣抗玩差糧、迄今十餘年矣、我軍凱旋應內調之軍、出於南路、爲鎮壓之用、補助得鄉稻三縣、知事得以實施、政權首從清理積年欠糧着手、夷人夙知正供之糧、萬難拖欠、近年各縣夷民抗糧、悉託言漢官無力保護、民間均以糧購快槍爲自衛之計、其意亦狡而怯、若有兵鎮懾、昌言清理欠數、許以既往、不予深究、酌輸欠賦、供支現駐軍隊口食、一面從事清理、永定以後徵額、卽於本年實行、預計年內亦可訖事、又次爲新收復之鄧石德白四縣、新附之民來蘇是望、藏惟暴虐人民是以不與、今既來歸、又值兵燹之餘、喘息甫定、撫循爲艱、該四縣糧稅僅可飭縣示諭、悉照趙大臣所定舊額完納、着各村首人按戶查造清冊、本年卽照此稽徵冊、示以寬大、慰其來歸、明年方從事於大事清理、似此分別辦理糧賦、可望大有起色、此外恢復各地之金礦、實行收課、嚴查各縣之屠宰烟酒稅鹽稅牌照稅雜稅等款、明定考核積少成多、於政費亦不無補、已經由財務處通令飭行當助亦漸次日有起色也、此後擬以南路收入之糧稅開支政費不足者、由轉運局補助北道、及其他各縣收入之糧、助軍食、

(三)正釐行政區域 查康區各縣行政區域之廣、莫如

巴安、自政權失馭、遂成鞭長莫及、以致巴安額糧千餘石、近年僅取四百、職此之故、查該縣六至十五村無額、即一千一百餘石照全康行政區域計劃、已應設為中缺、故昨有呈擬請改為縣之議、又義敦縣向係三壩設治、諸縣徵糧無多、圖列為中缺、委因由理至巴計程七站、中間應有縣署主管行政、庶巴理兩名城、在此輔車之助、陳使鎮邊、以該縣收入無多、遂將其裁併入巴理、以後政權失馭、土劣橫行、理巴幹道至今為梗、亟宜仍舊設縣、建樹行政權、俾南路不致峯腰中斷、惟其歲收過少、擬劃斷巴安接近之村、以附益之而降其等為簡缺、該縣精華在冷卡石、自該土千戶叛變後、縣遂以廢、頃據探報、該劣鑑於藏軍失敗、昨藏調其出兵攻巴、竟至拒絕、已囑馬團於巴事復定後、即諭飭其悔罪輸誠、往事當予特別寬假、又該縣牲稅毛牛去十之七八、民國以後、迄未上納、藉口公家未給其贍給、現該員既月領有薪公、年計已足抵償其贍給、俟南路各事就緒、擬即促其清理、此事若能就緒、則義敦又多一項收入、又理化之精華在莫拉石一村、近年估抗差糧、知事莫如之何、尤敢將江縣之馬岩村昌言投誠已村、助之抗拒差糧、擬趁旋軍駐理之便、首先懲辦該村、則鄉稻田望風懾服、是亦疆界不正、亟宜釐定者也、又俄洛野番、趙使有設治計劃、擬事平準、據計劃暫設一二縣、以拓邊疆、

(四)甄陶適用人才 趙使治邊、奏准清庭、就四川官

吏允許擇尤調用、嗣因建省議定、復以需材衆多、請得向各省幹員中奏調擢用、以故改流不過三年、設治至二十餘處、糧賦收入至三十餘萬元、兩等學堂開辦至一百七十餘所、人才匯萃、吏治勃興、民國以來、邊局迄未安定、軍事頻繁、政費無着、內地優異之才、疇肯投足窮邊、自討苦吃、吏才日乏、吏治日窳、幾有來者不賢、賢者不來之概、康地民俗寒野、吏才宜以明練堅實為主、過新不可、太舊不宜、尤以清簡耐苦之個性為最、其急功近名、蓄意藉官解決生活之人、概不中選、現在各縣縣費業已會同財務處各予指定七成額支、不慮無着、祇雖久於其任、分別將可能敷設之事、予以考成、分年分期、如限施行、更預為物色吏才、儲畜更易之用、期以三年、吏治當蒸蒸日上、一切庶政、均可次第建樹、康地文言隔閡、推行庶政、每多間扞、實以情感難通之故、亟宜特設一文言傳習所、招考年齡十六以上三十以下之粗通文理學生、俾事傳習、以六個月畢業、專事練漢藏會話、兼習粗淺藏文、擇三民主義重要點適合康情者、演成漢藏合璧語體文字為若干課、期一二年內明瞭、對康施政重要政令、及重要規程、每縣二三人為率、分赴各縣各村從事演講、宣傳、俾人民曉然於治康宗旨及施政意義、則一切建設必收事半功倍之效、且習熟語言、直接講解、人民自易了悉、較之學堂造就成績較多、再於明年籌設藏文專修科、廣儲譯才、以為發揚文化革新要政之先導、舉辦漢藏合璧之日報、以牖啓金

康一般優秀階級士民、及宗教喇嘛、不過數年、漢藏同化之機、必將大成、庶幾聞風一道之治、不難馴至矣、

(五)擇要施行建設 談治康者、僉注意於農礦、據最近由川來康專門調查人士、所著論說、礦產惟金較爲成熟、然亦僅理瞻兩處、餘礦無大片段、且新法採治、人才尤難尋覓、需款尤鉅、期效甚難、是宜暫從緩議、專事農政、但園藝森林牧畜亦暫不必撥專款舉辦、全康可墾之地、無縣不有、惟是路政未施以前、內地農人望洋興嘆、官墾民墾、均難收效、惟兵墾一事、易於實施、且不須另籌經費、即以戍軍爲之、擬俟戍軍派定後、即就駐地附近後兵

額之多寡、擇肥沃之地、劃定屯區、責成官長督率士兵、全力樹藝開墾、減常日操練三分之一、從事墾植、一營工作之收穫、至少可敷三個月之食、兼營園藝、附帶牧畜、終歲菜蔬可供常饌、酥肉足備滋養、士兵習勞、游惰可免、體魄日增、蔬菜肉食消耗減少、公私交利、爲益甚多、兵墾成效既著、人民有所觀感、次第推行、官民兩墾、必能樂於從事、十年以後、曠土悉闢、人口日衆、賦稅日增、行見荒瘠之西康、一躍而爲富庶之區域矣、綜計上五條、皆爲康地最近庶政中切要之事、謹陳梗概、敬請鈞裁、旅長余松琳、

軍事

康藏和戰之經過

問題發生之概觀

康藏問題之發生、全國民衆已早有所聞、然而康藏問題性質之嚴重、則並未讓於東四省也、英帝國主義者、乘我頻年內爭、邊防失馭之際、其侵略西藏之野心、歷年事實可資證明、綜觀中英兩政府、先後所訂藏印諸條約、靡不基因於自身之庸昧而喪失莫大之領土與主權、自哲孟雄地方淪爲英殖民地以後、駸駸而掌有全藏之政治經濟命脈、民七之役、藏番侵攻康地、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勇於私利、退兵言和、劃定甘孜德格爲兩軍防區、各不相侵、於是而藏番之勢力已進展至西康一地、直言之卽英帝國主義者之惡燄已淹沒我西康南北兩路之大半、而耽耽於川滇兩省矣、撫今思昔、可危實甚、二十年大金利喇嘛寺、雖因細故而起爭端、甚至釀成戰事之發生、然吾人絕不能讓此次戰爭含有性質、盡埋歿於兩喇嘛寺細微之爭端之下、爭端之起、不過導火線耳、其遠因之嚴重較之東北問題并不稍遜、而其具體事實之爆發、較之日帝國主義者之侵吞滿洲則又僅時間上之差耳、蓋大金喇嘛寺、勾引藏番私通英人、暗藏軍火、以一崇信佛教之寺院、招納匪徒、竟至數千

人之多、則其居心早有不可對人言者矣、故康藏糾紛、直言之、蓋英國主義者掠奪我西部之領土陰謀急暴露、藏番則其衝鋒隊也、其危險有足以促成我中華民族之危亡、吾人安得而不大聲疾呼哉、今者川康邊防軍健兒在中央唐特派員柯三交涉失敗之後、在民族存亡的概念之下、本其衛國天職、早與英帝國主義者之前衛窮兇惡極之藏番、幾經鏖戰於冰天雪地之中、我川康邊防軍健兒鐵與血之精神不憚犧牲不懼艱險、物質上之享受有時雖至不得一飽、精神上之振奮較之十九路軍之抵禦暴日、其悲壯慘傷正可以比美於先後也、綜此次戰役吾人今後對於康藏之認識、決不能稍存歧視、須知英藏間之關係、已日近深刻化、藏番深受英人之訓練、一切利器均來自英國、其雄心其手段無一不足以及我弱小民族而有餘、至若其留居康定之英人、則常假傳教之名、盡其坐地偵探之能、印藏輿圖在彼輩手中已成一合璧之圖考矣、凡茲各情均記者於攷察途次中所親歷、非故爲危言以聳聽也、

鎏霍之役

四月二十八戰事開始

藏軍一敗傷兵用水火葬

我軍因探悉藏軍在英訂購軍火之條件、英印以藏軍若能進展佔打箭鑪、則卽以所購軍火作爲戰勝之報酬、否則必給

憤其軍火價值、因是藏軍已具有進攻我軍之決心、時機益形迫急、我方既了然於戰爭之不可免、乃下令集中兵力於鑪霍、前敵指揮鄧驤亦方由道孚趕至集中地、欲以先發制敵、而佈署尙未就、不期藏軍已先我集中兵力、及徵調民兵、潛於四月廿七日即運動其集中之兵力、向我作大包围之開進、廿八日拂曉時已將我鑪霍河對岸之山頂佔領、同時鑪霍城之西南兩面高山亦被其佔領、居高臨下、對我爲三面之環攻、獨留東方一道爲我軍東退道孚之歸路、而復潛師迂迴距離鑪霍三十里蝦拉沱之東端、自贍化分兵一枝偷渡鑪霍河之下流、以截抄橫斷我之歸路、覆待我軍之退走、是時我軍已入於四面皆敵之中、幸我軍兵力初已集中、對此危局尙能應付、開火時我軍接連陣亡官長數員、軍中俱驚、當其時鄧指揮以徐連長率部至老河口、命其以死禦敵、遣張行全營防燒香台於中路之正西、方則命章鎮中團長拒止敵人、徐連長所担任務較重、敵以重兵對之猛攻、故徐連長於拂曉之戰、即陣亡、當由該連將連附代理其任、越二時亦戰死、指揮方以陳月江全營增加之、始將敵擊退、

我正面作戰、由章鎮中團長以第二營佔仁達溝、三營佔擦爾窪防敵、敵來攻甚猛、激戰約二小時、章團乃以槍砲進入陣地、行交叉射擊、敵以猛進死傷過鉅、乃潰退我左翼之燒香台、位在鑪霍城之東南、地形險要、由平地自山頂約七八十里、時敵已將山頂佔據、且敵集中主力於此、而

從他方伴作猛攻以誘我進追、便以潛伏燒香台之重兵、截斷東歸路、而拊我之背、其計亦毒、所幸我張行營拚命對之猛攻、但張行營在山腹仰攻、進展頗滯、得章團命炮十二連、對燒香台行掩護射擊、遂乘勢衝進敵之主力、計有藏軍千人、大經娃數百、徵來之民兵亦四五千之衆、竟遭張行一營之兵衝進擊退、此不特張行之勇略過人、其部全營將士亦西征軍中之鉄軍也、

鑪霍之戰、敵既敗、遂分道退去、兩路則扼苦馬崗之隘、而南路則守大蓋山之險、鄧指揮率廿九團二營及四十團三營向苦馬崗大路進攻以出其前、章團長率廿九團一營及四十一團一營連夜行軍、繞大山後而抄過苦馬崗之山頂、以出其後、在苦馬崗共戰一晝一夜、敵始因腹背受敵而退、所可異者、我軍見敵退走、砲兵等乃能肩起機關槍及迫擊砲以行追擊、當敵退走時、不但派有掩護部隊、且於苦馬崗之河邊伏兵兩連、雖幸被四十團三營姚九連搜索前進以至發現其埋伏、但該連與之接戰、乃大受挫折、砲連李華廷射擊精確、軍中有李大砲之稱、以援助該連、爲連發十數砲、始將敵擊潰、我軍既破敵苦馬崗之隘、跟追至苦馬崗西山下之加就而天已晚、乃下令大部宿營於此、而另遣一營作追擊部隊、以向朱倭前進、此役獲敵英槍子彈萬發、俘敵號兵一、戰鬥兵二、而食糧則甚夥、至於南路大蓋山之敵、則仍由張行一營担任追擊、張行深知大蓋之險、算其距離爲四馬棧、敵以騎而吾以步、敵騎三日可達

其地、而吾徒步則非五六日不能至、因思以冒險出奇制勝、料敵必不能測吾之亦能追蹤而至也、以是重獎士卒鼓勵兼程而前、凡行三晝夜始達大蓋山下、士兵以踏雪夜行疲勞已極、行益遲滯、張行慮大蓋山頂為敵所據、令部隊買其餘勇繼進、而已則率同官長數人及弁兵數人、作尖兵以登、所幸山顛無敵、得卒達其目的、蓋敵騎亦以跋涉之勞、正休息中、方謂我軍於時間上、絕不能到、期於第五日始佈置防線、實不料飛將軍已從天而至、及見我軍已將山頂佔領、始整隊來攻時、我部隊方及山半、山頂人數不及十人、勢甚危急、但既反客為主、除一面令促各連趕登而外、即出手機關槍快中快等向敵行猛烈之掃射、敵既受先登之瞰制、奪去山頂之志、遂不得逞、乃半退、時我部隊亦漸至、乃尾敵以追擊之、中因機關槍稍損、須待修理、張行即向松林溝試射、實不料敵退却時、設伏於此、敵伏約二千餘人、偶遭吾試槍之射擊、遂驚起、我軍即乘勢以猛火擊之、敵復潰敗而走、張行乘勝追擊至距瞻化城三十里之一村落、方下宿營命令、張行敵衆我寡、命每兵一班駐一鍋莊、使敵不測我兵力、強弱虛實、屢敵以瞻化之存亡所繫、傾師來攻、與張行混戰肉搏一夜、時羅海寬營亦從大蓋山前伴攻以牽敵、敵勢不支、乃放棄瞻化、而向西引退、張行跟進即佔瞻化城、最可怪者、藏軍打勝仗則其傷兵向有醫治之望、若打敗仗、則將其傷兵砍為兩段、用烏

拉馱去、行水火葬、以消滅其屍體、而必不使為我軍所得、尤可怪者、此次藏軍退瞻化有傷兵約一二百人、搬運不及、乃並其輜重子彈等於縣署之碉房一火而焚之、張行進城時、見各鍋莊門首懸挂我十九年被俘去之士兵之頭首十餘級、頗致傷悼、當獎其全營士兵藏洋二千元、計張行自大蓋山沿途擊敵共俘敵五十餘人、英槍三十餘支、子彈甚夥、羅海寬營馬成龍團至是亦相繼入城、為犒勞之痛飲、於此勝敵之下、張羅二營復奉調增援甘孜前去、

甘孜之役

五月二日長驅入甘城

梟首懸鍋莊約二百餘級

七月中旬佔領大經寺

我西路攻敵之軍、既佔苦馬崗後、次日復以大部進逼朱倭、敵仍不支、并棄甘孜、不守而退、據甘孜縣之熱蓋大雪二山、熱蓋在甘孜西南、離甘城約三十里、大雪在河對岸、距熱蓋隔河約二十里、五月二日我軍遂長驅直入於甘城、當時又俘敵五名、又教官一、並獲牛羊數十頭、指揮即以犒償三軍、作三日之痛飲、五月五號我軍復下進攻命令、但此舉為敵所誤、我軍錯認敵之主力在大雪山、故以章鎮中率四十團一三兩營及廿九團一營由支鍋頂渡甘孜河以

進擊之、嚮知大雪山乃敵之佯攻部隊、而其主力乃反在熱蓋山頭、而我軍乃以陳月江一營作佯攻、以向熱蓋之敵、熟意熱蓋敵之主力約四千餘人、方圖反攻甘孜城、以四千餘人而還擊一營之衆、陳營傷亡過半、勢已不支、飛報告急、而甘城則空虛無兵、且熱蓋在甘孜城這邊、我主力所向之大雪山則在河之那邊、此地運兵渡河概賴皮船、我主力雖勝敵而退救甘城之危、則被河阻、皮船渡兵一營、方值水漲、至少需時一日、是時甘城危險矣、所幸甘孜人民深怨無紀律之藏軍之蹂躪赴縣署請願助戰、鍾縣長登時得民兵四百及喇嘛兵二百餘人、率隨鄧指揮親赴前敵增援、陳營亦乘勢反攻、始克將敵擊退、而各守原陣、全渡河南之廿九團一營嚴志城率部反救、渡兵一日而後始得增加熱蓋前防、因此鄧指揮乃變更原來計劃、轉移陣線以熱蓋山作主攻、而河南之大雪山則作佯攻、兩軍相持至月餘之久、我軍無法進展、故待至後方援軍大集、再圖進取、及一旅五十三團與十一旅四十六八兩團贍化調來之羅張兩營皆至、始與敵盡力周旋作大激戰者數次、計敵先後反攻皆不得逞、彼此兩軍皆時一進而時一退、我軍既集、鄧指揮乃命張行作衝鋒隊、令其下山越溝而向敵仰攻、再令機砲掩護其前進、張營因之得衝鋒至敵陣稜線而仍爲敵猛火所拒止、是時也、我全線各團營長俱能親冒矢石、立於散兵線上指揮、我指揮復命李大砲向敵稜線上之散兵施行射擊、計連發十四砲、而十三砲皆中、敵乃驚動、而張行始

西 防 紀 實 軍 事

得乘勢超過稜線而佔領敵之陣地、敵由是遂奔潰而走、兩軍勝負之機即決於此、當我軍令張行下溝仰攻彼山之敵時、敵亦分其馬隊及機槍下溝逆襲我軍前進之車、我張營爲常勝藏番之兵、視藏兵如無物、故須行於異常困難之境地、并不畏怯、而且異常鎮靜、當敵以機槍掃射我張營、而復以馬隊行衝鋒時、我張營士兵能沈着靜臥溝中不動、任敵殺傷而并不還擊、靜待騎兵衝鋒、至約三四百米時、始開槍射其馬胸、而繼以手榴彈拋炸之、致敵傷亡約二三百人、敵騎且來奪收其屍而數次俱被擊退、終無能收其屍體、我軍之梟其首而懸之甘城各鍋莊前者、約二百餘級、皆此役之所殺傷也、最妙者我衝鋒軍張行營長、第一日仰攻不克、第二日敵派千人以逆襲該營、該營各連乃密商以齊放擊敵、時敵已下山、呼口令一全體注意、時敵已下山至溝中、乃呼口令二、命裝子彈、時敵已至我陣前、乃呼口令三、即描準、口令四齊放、敵人仍繼進、五乃作快放快放、益之以機槍之集中火力交叉射擊、致敵死傷枕籍、狼狽退去、屢藏軍習性、對於陣地傷亡、每不肯委之於敵、而所尤重者則在槍彈、故繼復派馬隊二三百衝至、收槍取屍、亦被我軍痛擊退去、如是者四次、入夜而始達其取槍及屍之目的、而仍退回原陣固守、又隔二日即七月四日、敵使全力猛攻我軍、以求決戰、蓋兩軍在對峙時已兩月、且於援隊補充之事、俱各有充份之準備、拚命一戰、固已兩軍同敵企圖也、我軍亦應之以張行羅海寬兩營衝敵、

蓋雙方皆互取攻擊而俱困於溝中不能前展、而且俱以猛烈之機槍阻敵前進、雙方步兵俱處於不能舉步之困境、於是不得不利用砲擊以求決勝、時我以迫擊砲破壞敵之機槍二挺、復以大砲擊毀敵之大砲一尊、此場惡戰之砲擊、至每砲耗彈百餘發、我軍乘敵砲及機槍之火力既衰、卽一方以猛火阻止敵人而掩護我步兵之前進、並以迫擊大砲猛射敵溝中之兵而壓迫其退却、復加以我步兵對敵之手榴彈拋擊及猛烈之衝進、至是始進展至敵陣前而散伏於其稜線下、勢已難再超稜線矣、乃李大砲能以大砲轟擊其稜線上之守兵、而一時命中至十三發、我廿九團兵皆著毬子外套、而著毬外套之三營張行之兵、尤屢戰勝克米德及却讓諸代本、藏番號廿九團爲長衣兵、而稱爲張三爺爺、蓋康藏於數百年前而流行藏文之蠻三國演義、故甚知古張飛之勇猛、而極其崇拜、今張行之屢次善戰之威、藏番極其畏服、故以張三爺稱之、茲敵稜線上之守兵重遭砲擊、而長衣軍之張三爺復超越其稜線上、至是遂不能不大敗而急奔矣、我軍由是跟進至白利、時敵之大經娃及藏軍一半之衆、已退過白利河、其藏軍之半尙未退得過去、其退過河者、見我軍追擊甚緊、遂將白利橋折毀而扼守其大經寺、其未退過河者、有二代本、乃沿河之上游狼狽向鄧科退去、我軍追至河邊、見橋已毀、以皮船渡河之難亦未前進、乃分兵一部向鄧科之敵跟追、一面急派黃副官趕造渡河船支及橋樑、再命五十三團之曾二營由支鍋頂皮船渡河、大部則由

白利渡河、以取兩路齊進、於七月中旬始將大經寺佔領、聞在大經寺俘獲重寶、有盈尺之銅瑚樹三枝、金佛數等、金鞭一副、金盤數個、其餘之供具圖像及瑪瑙珊瑚珠寶等物、則甚夥、其他牛羊鹽茶之屬更不計其數、約計每兵所得戰利品在五百元以上、追擊往鄧科之敵、沿河所獲敵軍所拋棄之輜重馬匹子彈等亦頗重多、大經既下、乃又犒軍三日、至是向後五十三團卽尾敵跟追佔領玉隆、以及德格等處、而石渠鄧科白玉等處、亦被我四十團及廿九團等部佔領、藏敵至是既乏戰鬥能力、而且兵無鬥志、勢成破竹、遂遂退金沙江以西、我軍若乘此渡金沙江而西、則西康全境早已完全恢復於我軍之手、不幸乃受川局內爭之影響、而率爲康藏和議所誤、致此西征之功、乃虧於一篑、

失却收復昌都大好機會

數千烈士死不瞑目

藏軍自退過金沙江以後、卽沿江佈防、阻河設守、我軍因之遂不能不隔河而止、而興望江無能飛渡之嘆、蓋以金沙江之水流過激、卽無敵人守軍、而利用皮船以渡、已感異常困難、况藏軍恃此天險、以相扼制、實足以使我對於進窺昌都之謀、等於妄想、所幸青軍、節節勝利、以其種種表現、皆足以威脅及壓迫藏敵之側背、乃至漸得與我軍切取聯絡、而爲協同一致之對敵打擊、溯自青軍攻下青科寺以後、已將扼我阻河之死敵一部擊潰、藏敵扼江阻守之計

、至是遂受重大之打擊、而金沙江之天險亦已無足可恃、是時也青軍彈藥奇缺、乃得我軍接濟以九五步槍子彈數萬發、並贈以迫擊炮三門、及手榴彈等、以青軍之勇敢善戰、雖軍械遠不及藏軍、而實有氣吞昌都之勢、加以我軍休養補充之後、一般將士、且思賈其餘勇、方攘臂擦掌之際、復能獲得青軍於對河擊敵之接引、已於渡江而西之志不感若何之困難、方期一鼓與青軍會殲藏逆、而痛飲於昌都、孰料川變發生、遂使此西征之功乃虧於一篑、以致坐失收復昌都之大好機會、誠爲國事之大不幸也、此次川康軍以巨大之犧牲乃卒因內戰而如此以收場、我數千烈士、實死不瞑目、

康 藏 停 戰

雙方協定共六條已簽字公佈

歷年懸案候中央與達賴解決

自達賴活佛派却讓代本及交涉委員稽卜與川康邊防軍前敵指揮鄧驤及德格縣商會會長姜郁文、在德格屬金沙江西岸之岡拖鎮上、當同康定民衆代表甲傾貞、白馬道孚民衆代表麻傾翁、偕同川康軍方面譯譯此稱吉登朱此開康藏停戰和會、關於議和協定、業經雙方代表同意簽字、並經雙方當局批准換文、公佈協定全文照錄如次、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西藏達賴佛茲本、棄嫌言好之旨、遣派專員訂定

西 防 紀 實 軍 事

以下各條、(一)漢藏雙方接受和議協定、棄嫌言好、所有漢藏歷年懸案、聽候中央同達賴佛解決(二)漢軍以金沙江上下流東岸爲最前防線、藏軍以金沙江上下流西岸爲最前防線、雙方軍隊不得再逾越前進一步、(三)自中歷十月八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止、藏歷八月九日起至廿九日止、雙方作戰大部隊、各分頭撤退、漢軍退俄滋德格白玉以東、藏軍退葛登同普武城以西、其最前防線如漢軍鄧柯德格白玉、藏軍如仁達同普武城境內、雙方每處駐軍、不得過一百名、並各派員互相監視撤兵、(四)自停戰撤兵日起、雙方交通恢復原狀、商民往來遵守、(五)此條適用於藏漢雙方、如有不盡、將來由中央同達賴佛修正之、川康邊防總指揮派出交涉專員鄧驤、西藏達賴佛特派交涉專員却讓、川康邊防總指揮部委派洽交涉委員姜郁文、西藏達賴委派洽交涉委員稽卜、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八日、藏歷水猴年八月初九日、訂於德格岡拖東岸議場、康定民衆代表甲傾貞、白馬道孚民衆代表麻傾翁、漢方譯譯此稱吉登朱此、(附件)巴安以西轄境之新駐藏兵限九日撤回原防、本文藏方譯譯交還漢方、民國廿一年十月八日藏歷八月九日西藏達賴佛派出交涉專員却讓具結、

停戰協定成立之原因

藏番發生內鬨

川軍復有內戰

或者又謂川康軍停戰尙有原因

六項

此次川康軍西征之最後目的、本欲一舉而完成西康省治、盡復西康失地、故自佔領德格後、即從事暫時休養、以便整頓戰後之部隊、而爲再進規復昌都之準備、方期暫待缺額兵員及糧食彈藥之充分預備補充後、即將渡金沙江而西、實不料川中內戰之由醞釀而竟成熟也、當我軍初與藏軍爲停戰之提議、至小限度亦須藏軍退出金沙江西之同普武城兩縣、但藏軍提出對抗之條件、尙欲我退出德格、故其初藏軍雖敗、而我川內亦復入內戰醞釀之中、然在時間及事實上、尙無構成停戰協定之可能、蓋雙方對於停戰企圖之條件、其距離猶大相逕庭也、嗣因藏方內鬪、藏方議和代表之却讓代表、亦方身處嫌疑之中、按其原因則由於却讓主持與我議和、故我對却讓領軍未常施以痛擊、在藏方其他各代本損失俱大、尤其以德米代本、則全軍覆沒、而其代本一職、因是而被取消、且代本之職、在藏軍中爲尊貴之武官、行世襲制、故德米之兄克米代本等、因是而益忌却讓、加之却讓爲后藏班禪之舊部、疑其此次力主和議、難免無通敵嫌疑、故多在昌都番中大吏之囑諭處飛短流長、爲說却讓有迎班禪之志、適我方亦有川情緊急之裏因、故雙方俱同時提出讓步條件、在彼此停戰之最後決定、俱一時願以金沙江爲界而同普武城兩縣、則許由卻讓代本之兵

駐防、殆停戰協定成立後、我軍既開始撤退、尙未料卻讓代本亦因其他代本等之攻擊、僅捨同普武城兩地、並不留置守兵而經率所部折返昌都、以辯訴其所遭嫌疑之一切、是此次停戰協定之成立、實因藏方內鬪、及我川軍內戰之兩原因、所以促成之耳、或者又謂川康軍本欲乘藏番潰敗、破竹之勢已成、渡金沙取昌都易如反掌、殊有原因六項、不能不結束、(一)則因中央未予糧彈之充份撥助、若再深入、糧彈運輸既難、而又深虞缺乏、(二)因昌都爲藏方必爭、形勝之地、一旦得之、至少非置守兵四圍不可、西康現有之兵力、自分配各地之後、已無餘兵、若更得昌都、則守禦之道必益形不足、(三)因劉總指揮亦有令使暫告結束、再待中央命、徐圖進取、(四)因藏族之反動者尙不乏人、在現勢之下、不能不首重肅清內部、安撫居民、(五)因士兵千里轉戰、不能不略事休息、以便傷亡兵員之從事補充、(六)因整理內政、計西康境內入我手者已有十八縣、庶政未修、終非長治久安之道、若能趁此機會稍事整理、方可期奠安人民而杜絕反側之事、且糧稅統計每年亦已有二萬餘石之收入、倘得諸事就理、則西康現有之兵力勉強可以自給、既可免千里轉運之勞、而復可恢復凋傷之元氣、而節諸戰費、有以上六端、故康藏軍事不能不結束、

西康軍事停頓後

尙有十二縣在藏人手中

自滿清末年、趙爾豐等、率兵經營西康、先後設置之府廳州縣共計三十有三、分別設官治理、籌設行省、已粗具規模、未幾清庭覆亡、民國以來、無人過問邊防、不特西藏與我完全隔絕、即西康一隅、亦無法自保、藏兵迭次內犯、先後佔去康屬之德格、白玉、鄧科、石渠、同普、武城、甯靜、貢縣、科麥、察隅、碩督、察雅、昌都、恩達、嘉黎、太昭等十六縣、僅存康定、瀘定、安良、巴安、鹽井、義敦、甘孜、道孚、丹巴等十七縣、又因關外防軍單薄、鹽井、夷人叛亂無常、如鹽井德榮稻城定鄉各縣漢官不敢入境、不啻名存實亡、又如安良義敦貢噶諸縣、雖設治甚久、而荒蕪之區、人口寥寥、地方稅收入不敷出、遂無形廢除政府、實行設官治理之區域、遂僅有康定、瀘定、巴安、理化、雅江、瞻化、鹽井、甘孜、道孚、丹巴十縣而已、川康軍接防西康後、始招降貢噶喇嘛、委任鹽井稻城德榮各縣知事、併新置九龍一縣、共有十四縣區域、歸其統治、但實際上如理化、鹽井、稻城、德榮、諸縣地方政權、或操自喇嘛等、或操自土司頭人、歷任官吏、除傳達上峯文件而外、一無所事、徒坐吃俸祿而已、官方因鞭長莫及、亦無可如何、大白糾紛發生、藏兵借端內犯、先後佔去甘孜瞻化及理化之穹霞上壩、鹽井之朱倭鄉、本年春間格桑澤仁在巴安提取駐軍槍械宣佈康人治康、佔據巴安鹽井稻城定鄉諸縣、於是川康軍在康地盤僅餘康定瀘定鹽井理化

雅安道孚丹巴九龍等七八縣、且各縣夷民蠢蠢思動、勾結藏番、而藏方復舉兵進攻瞻化、眼見西康境內不復有川兵足跡、劉總指揮文輝此時不得不增兵出關、抵禦藏番、藏番駐康兵力不過二三千人、雖臨時增調民兵甚多、均係烏合之衆、川軍因有機關槍大砲掩護作戰、故能節節取勝、將穹霞上壩朱倭等地、次第收回、復進而克復甘孜瞻化、乘勝追擊、先後收復白玉石渠德格鄧柯四縣、康內之格桑澤仁、初曾調動民兵準備進攻理雅、嗣以康北戰事發生、藏兵屢次派人約其同時進兵、格以藏兵佔據全康、彼亦無法幸存、乃按兵未動、未幾藏兵進攻康內、格遂與川康軍妥協、請求增兵援助、并解散建省委員會、交出地方政權、川康軍當分別委任理化稻城鹽井鄉城各縣知事、最近西康全區、由川康軍設官治理者、共有康定、瀘定、丹巴、九龍、道孚、鹽井、甘孜、瞻化、白玉、石渠、鄧柯、德格、雅江、理化、德榮、巴安、鹽井、稻城、定鄉等十縣、尙在藏軍勢力之下、亟待收復者、有同普、昌都、恩德、碩督、嘉黎、太昭、武城、寧靜、察雅、科麥、察隅、貢縣等十二縣、此十二縣區域皆在金沙江以西、佔西康全區將達五分之三、蓋清季經營西康、僅就兵力所及之地、草草分區設治、不過略具雛形、故康北康南諸縣皆當入藏大道、其餘偏遠之地、如格隆宗邊壩顧伍齋波密白馬崗三十九族游牧地、俄落色達等處、或爲野番盤據、或荒蕪居民、皆曾計劃設治、俱未克實現、而清亡、民國以來、更無餘

力及此、故金沙江以西諸縣之疆界、極爲含混、一縣區域、幾達內地四五縣之寬廣、西康西境舊與西藏毗連者、原以達丹山爲界、即康藏夷民亦稱達丹山東曰康壩、山以西曰藏壩、稽諸古籍、莫不皆然、惟極西嘉黎大昭則本藏地、自清季邊軍與藏人戰、遂拓康境至於江達、近年中外輿圖、康藏界限皆以是爲止、民六而後、寧靜以西全陷於藏、此次用兵數月、始恢復德格鄧柯石渠白玉四縣、即停止、邇來中央方謀和平方法解決康爭、不知此十二縣能恢復否、

現在西康之領域

較前增擴數倍

回復至廿餘縣

西康領域、在昔北路多沒於藏番、南路多沒於土匪、近年大金案發而北路之甘瞻復失去、藏且進據鑑霍之朱倭、並佔及南路理化縣之窮霞二村、南路貢噶無縣長而併入稻城、義敦則東部併理化、西部併入巴安、所設稻城定鄉德榮義敦等地、久已淪爲匪區、至廿一年而南路益成四分五裂之形、巴安領於格桑澤仁、鹽井據於貢噶喇嘛、於是我西康戍區、僅得保存康定瀘定道孚鑑霍丹巴雅江理化九龍、縣知事八人、而此八縣之政治管域、猶有殘缺、何況藏番等益思內犯、可想其時西康之危急存亡之情景爲何如矣、

今者北路藏番敗績、前後收復甘孜瞻化德格白玉鄧科石渠六縣、南路則巴安一戰之威、餘處已可傳檄而定、蓋北路戰勝而南路糾紛、即已入於政治解決之範圍矣、統計西康現在之領域、因軍事勝利之結果、政治力量所及之邊軍戍區、已較前增擴數倍、連同未設縣長之縣區、已回復至二十餘縣之大、於是現有在康之戍軍、分防益形單薄、雖則內政一加整理、而糧食關稅等以現在西康之財務即足敷現在西康之部隊用、然至少亦必須有最短之期間停止軍事行動方可、乃康藏糾紛並未根本解決、以現在兩軍猶存隔河對峙之局、則完成收復昌都以下西康全境之功、或但據守金沙江以東之地、如是而現有之兵力及軍實之不足用也、實未可以諱言、雖則今後雪地各防藏方恃其天時、挾其耐寒之長、而以相侵、似不無可虞之處、然迴觀西康現在之領域已擴至三分舊界有其二、除康瀘二縣外、關外各縣計久已到縣視事之知事、共有十六人之多、亦可慶幸一時矣、茲特將調查所得西康現在各縣縣長之姓名錄列於次、東路康定張楷、瀘定王懷新、北路道孚吳文淵、鑑霍鍾彝銘、丹巴陳容光、甘孜伍進修、瞻化張慎之、德格王亞崙、白玉蕭謙、鄧科陶頌平、石渠羅行章、南路理化張嘉謨、巴安王致和、九龍陳世昌、鹽井虎嘯風、稻城陳俊峯、雅江張朝鑑、德榮李棟華、

西征戰士之慘狀

關外歸來形形色色

自德格前敵開拔歸來之士兵多化爲雜色參差之襤裝、以毛毯子等物製爲各別好壞不齊之衣袴、而破濫所在皆是、或著毛披衫氈外衣者、則似爲囊中自有之所私製、或履芒頂蠻靴及毛製之蠻帽包巾等、極形不整之致、率皆衣服單薄襤褸、面目黍異、形容枯槁、當其出關時、軍容何等威壯、而今歸來則幾乎形同乞丐矣、顧此歸來兵士皆有功於國之西征戰士、俱由死傷之餘得慶生還、爲幸多矣、故士兵等雖則生活不良、而復是劫灰餘生、備經艱險困苦、然皆莫不欣欣然而有喜色、其精神及秩序、則猶于百戰之餘、而朝氣仍存、

雪地冰天戍卒逃

除奉令調歸各部隊餘則留戍防邊、此種防邊軍隊照額定發給餉銀而外、並由軍糧總處、在外採辦食米、及在康地購買糧食、按名發給、並不扣餉、士兵伙食祇出菜錢、於餉銀中扣納一至小部份、是餉銀之厚、實較川內軍隊幾乎以倍、此皆當局重視國防、而對邊軍特示之優待也、然而逃亡之兵、必日有所聞、探其原因、都緣邊境苦寒、生活極感不愉快、不但水土飲食上之不慣、有時或因運糧千里、限發糧量、而致日食兩餐、亦間有不飽、且而雪地冰天、

士兵雖發有綿製軍服、而無外套被蓋、則三人一床、亦爲至易感冒之因、每任勤務之風雪中、則莫不寒縮而認爲苦事、衛生之道既闕、故爲疾困病亡者、亦復不少、加以此間不易招募、所有士兵概自外來、繁華之想未滅、思歸之念時生、故帶兵官雖每事用恩優遇、而乘間逃逸之事、猶防之不勝防也、

凍傷兵自談凍傷經過

可憐凍脫手指足趾

甚有冷斃於雪窖中

記者日間遇二凍傷兵、詢以凍傷情狀、二傷兵欣然出其凍脫手指足趾之手足相示、並訴曰余等於舊曆四月下旬始開出關、取道南路赴裏塘、折向瞻化、在裏塘過瞻化之某大山宿營、俗說路過此山者、嘲鬧不得、以營餘部隊、戒備行軍於該山、宿營警戒何能免嘲雜、計方將帳棚扯好、不料時在陰曆五月而大雪忽至、不過降雪一點鐘久而雪深已有五尺有餘、當時帳棚、即已被雪壓倒、吾人即因臥於雪窖中、體弱有病者、當時即已凍死、計冷斃共有廿餘人之多、吾儕次晨撥雪而起、說至此即以手指其衣曰、衣服就是這一身、記者見其身有羊毛毯子之關外衣而已、又言被蓋又薄、但覺當時的手脚動得不大活動、豈知嗣後遂漸落節如吾二人者計有數十人、妙在某班長、當時就脫去手桿

一隻、甚有把耳朵弄落而自亦不覺者、凍傷日久不愈、且缺醫藥、現在吾輩得在此醫治無不慶幸得復生、

戰士雙目失明

此間雪地旅行、須戴黑色式著色之風鏡、藉以護目、不然銀光一片、無異長時間注目於銀幕之上、行者不但易於神傷、且易發生昏眩、若使一入夜間、舉目不能見物矣、是以久住此間之土民、在雪地行走者、莫不不知注意路線、雖有美好之雪景、亦不敢愛著、及縱目觀賞、蓋深悉銀光之刺目、及風雪之壞眼、而引以為戒也、前由北路歸來、戰士多人、既無遮蔽風雪之眼鏡、復不知雪地行進未可極目觀玩雪景之種種防護、長途履雪風中、以致染成眼疾、莫不雙目失明、不能見物、

戰後藏方之情況

何前倨而後恭

自大金下後、藏族人民、遂一變其從前十餘年來對付漢人倨傲藐視之習、甚可笑者、從前傲慢、而今乃故示恭敬、不但昔日之輕視高慢之態全歸烏有、且若不勝畏懼漢人者然、同一國家民族、一勝負之影響、於無形之中、乃有如是之現像、亦真可怪矣、

藏軍但有強性無韌性

此次西征、兩軍比較、敵長較多、敵除助戰民兵所用係雜槍外、其餘代木所部、皆英式步槍、山砲機關槍、此等器械實較我軍為利、其士兵之素質、則耐寒忍苦、熟地利習水土、射擊精確、勇敢陷陣、都較我優良為多、而我軍則但有兩勝、在器械方面則有迫擊砲輕機槍手榴彈等、為敵所無、在兵員方面、則有持久鏖戰之耐線性、較敵為勝、如甘孜之戰、敵之第四次來攻陷我雪山陣地之役、我右翼時依托雪山之險、我鄧營之禦禦兵、於七月一日將該地失守反奔、敵遂從高地對我使用機槍、施行猛烈之側射、繼之以馬隊數百騎衝踏我陣線、敵全線乘勝衝擊、致我全線動搖、勢極危迫、於是處處發生白刃肉搏、我軍傷亡極重之餘、猶能致死不退、支隊長章鎮中於險難急迫之際、督隊拚命反攻、並親率手槍兵之護衛一班衝入敵陣、敵且狼狽退去、而被我追殺之損害、據此一場惡戰、敵可謂進銳退速、其進衝力之強大、幾乎沛然莫能禦、然敵卒功虧一簣、轉瞬而即逃死潰敗以遁、是皆藏軍有強性而無韌性、能於勝而不能於敗之明驗也、

藏軍也有新武器

交涉委員姜邵文、前因交涉接洽事件、往却讓代本營、當見其帳中有英藏合文之報紙數種、却讓於談笑間、頗露藏地交通雖不便、但軍中每時得此類報紙讀之、外間消息及新知識由之輸入、世界大勢及中國近況、俱賴以瞭然、且

又將其新從印度購回之新武器數種出以相誇示、姜返德格每爲我軍道之、據某軍談以予及同事輩所親聞于姜、所述却讓營中新武器之形狀、姜本非軍人、故不識其名、而吾輩則俱斷爲擲彈槍、衝鋒槍、輕便機關槍之屬、據此足見藏人亦知利用新武器、而積極從事於武備之競爭、並謂西藏乃我國境土、乃反無漢藏合文報紙以爲文化之溝通、而一聽外人之搖鼓簧舌、職是離間我國族、使不能合作一致以對外、而反從事於內爭、就此一端即可以長太息、

藏軍此次在康犧牲三百萬

藏軍自進據金沙江西岸挾河而守後、在拉薩政府、此次在康作戰、已知今日之川康邊軍、非昔日屯康軍可比、藏方在此數月之間、約耗印幣三百萬羅比之鉅、單以彈藥一宗獨居多數、拉薩之兵工廠、因造彈不多、難以敷前方部隊之需求、故不得已向印度政府購買第一批以藏銀三八五掉換羅比約五十萬、購回步槍彈四十萬發、步槍一萬枝、機關槍二十挺、山砲五尊、第二批尙未到、然此等款項悉籌諸民間、苛派之繁、曠古未聞、於是藏中民衆主和之聲、不絕如縷、其要點即在被却藏政府之無理剝削、免耗民財、藉養生息、無如藏中新派勢盛、不惜悖反民意、達其妄造大西藏王國獨立之迷夢、遂有達賴什逼布達拉等三大喇嘛寺、抽民丁五萬、服兵役、謀反攻德格之事實、現聞後藏方面班禪密遣多人在日喀則等處祕作宣傳、擁華拒英、

扶班、實際爲保全藏土、此口號全藏均已普及、一般曾受英人藏官壓迫者、主張尤力、幾有前後藏人無一不受時局環境深刻刺激爲之感動、

迭運印械邊事未可樂觀

我軍克復德格、進佔鄧柯白玉等縣、藏番據江而守、一面派員議和、仍復隨時偷渡反攻、我軍嚴密戒備、均經擊退、足見彼性狡譎、毫無誠意、現協定雖經簽字而防禦乃不敢稍懈、昌都與拉薩間之騎使、往還仍密、瓊讓代本與阿丕噶布倫現仍駐昌都城內、西藏政府曾一度命阿丕噶布倫、似爲徵詢應付軍事方面之計劃、惟昌都市上人言嘖嘖、有言當局仍主和者、有言仍主傾全力以戰者、其發生此種議論之起因、蓋藏中軍事現有新舊兩派、如瓊讓代本、雖職位不及於阿丕噶布倫、究其實握兵權、彼駐德格四年、深知康人民情、故數次對阿丕噶布倫不表示極力主議和、暫以金沙江爲界、劃江而治、康藏兩政府兩不相侵、俟機再論其他、此瓊讓主和之絕大安全理由、有謂其爲親漢派者、即此由來、至於新派則以克米色代本爲代表、此次進襲青海南部、即係彼親率所部任前鋒、該部一律新式英鎗、機關鎗亦有十餘挺、故與青海新九師第一旅會慶戰於界古間、頗著戰績、彼主戰甚力、會上達賴一書、主疏漢親英、並持緩戰方策、請藏政府速將向印度購回之新武器分發各代本、養精蓄銳、完成大西藏王國、加以西藏新由英倫返國之青

年鼓動、於是新派勢盛、有主張調瓊讓回後方休息之說、并聞印度政府已與拉薩政府訂有密約、暫孟雄不丹勞爾等處之軍人、已由英人授意加入、藏軍混合編制、僅尼泊爾國嚴持保境安民之議、不允加入、並聞英械已兩批運藏、藏方總攻川康邊軍之計劃、爲期不遠邊務愈趨險狀、

康南巴安之戰

巴鹽局勢極縱橫之致

巴安戰事、初由格桑澤仁勾結藏番協蛙代本以進取鹽井、且預爲將來失敗退入藏境地步、因與貢噶喇嘛發生衝突、誠不料貢噶喇嘛手段之辣、在協蛙之兵已動、乃派遣說客獻銀百數十秤、約其反圖巴安、且願親身率兵助戰、協蛙遂爲所動、中途折趨巴安、以出格桑之不意、殊於某山隘有巴安民兵阻道、接觸之餘、遂致格桑因而有備、協蛙及貢噶兵因是圍攻巴安日久不克、協蛙損兵耗彈、反怨貢噶、亦遂有隙、格桑知此派人往招貢噶、誑謂已已受命爲旅長、貢噶亦詭譎多方、特派人來此說明前情以向此間輸誠、並表示必殺格桑以雪其憤、此間業已許其投誠、以便乘勢收復鹽井、巴鹽過去局勢、亦直可謂極縱橫之致、

藏番傷亡極衆

巴安之戰、藏番損失頗大、計我軍傷亡才百餘人、於此數

中、百姓猶佔四分之一、至於藏番之犧牲、其傷亡數約在五、六百人以上、皆由勞逸情殊、攻守勢異、及巴安軍民合力抵抗所致、此次攻巴藏軍在最近有從北路退來者、料是因川康軍已橫斷其歸路、故遷而南來、以南路可從緬甸方向取道還藏、及由江卡而亦可以西旋也、且藏番以佔據巴城心切、對我攻隘攻城俱用大砲亂轟、及機關槍猛射、幸我守城守隘之兵、至死不退、故藏番終未得逞、益之北路進佔德格之消息傳來、不但增加我軍勇氣、而藏番尤形恐慌、

阿磋代本陣亡

旋藏番增派來龍金冷巴代本率藏兵五百、大砲二尊、機槍四挺、於本月六日猛攻巴安、又聞有北路藏番之敗軍一支南退過巴、及統率指揮民兵之代本一二人、一時集中巴境、探得其代本之名爲阿磋、爲却讓、於是會兵三面環攻巴城、幸馬雲龍團長、率兵於前月三十一日抵巴、因見藏番之猖獗、乃於七日晨親身督隊奮擊結果、大破藏番、將敵阿磋代本擊斃、藏番全體引退、我兵乘勝追擊、至金沙江岸、

藏方退還巴安三十二村

嗣康藏戰事停止議和、馬成龍團長去函駐防寧靜縣之藏軍代本協法、謂應依遵協定條件分地區退還巴安、所屬河

西之地、計大小三十二村、據該代本覆函、謂應退還之前線地名、請查明回覆以憑轉報昌都核示遵行等語、馬團得覆後除一面函知巴安知事將地名查報藏軍外、一面呈請旅部轉飭德格知事姜清垣往向却讓代本提出交涉、聞旅部已電飭德格知事兼交涉坐辦、提起依約交還矣、

青藏和戰之經過

春科寺一戰戰事結束

在二十年底三王千布調藏兵、自昌都北進、駐軍海南境界、并要脅無條件青海軍退出大小蘇莽、至次年四月間、藏兵實行侵入海南、圍困結古(即玉樹縣城一外界古)七月中旬、而有通天河之戰與斜武之戰、八月下旬始解結古之圍、開始收復失地、克復小蘇爾莽、大蘇爾莽、囊謙復大敗、藏兵打當頭寺、攻克春科寺時、戰事始告結束、春科寺爲金沙江西岸要隘、與昌都相通、四面環山、隔江可望、藏兵據康犯青、其大本營雖在昌都、而春科亦其憑藉之一地、防禦工事異常險固、青軍與川軍先期商訂夾攻、始克該寺、據曾參預此役者之談、青軍精神及士兵生活俱臻佳妙軍容甚盛、而士氣尤旺、一人一騎、而皆人壯馬肥、最可稱道者、則於其各隊之乘馬、皆挑選編制、爲最整齊之清一色、而戰馬之教練則尤極精良、在德格傳聞青軍前次攻破鄧科對岸之春科寺、雖曰人謀要皆馬功、蓋青軍自界

古進攻藏番以來、連戰皆捷、而藏番所以致敗之原因、則由青軍自知其戰馬教育之精良、久已養成其整齊之動作、無不一唯軍中之號令是聽、故特放牧其馬於藏軍附近、而故縱使藏軍前往掠奪、藏軍因愛其馬之壯肥無不爭先恐後馳往掠取、而乘以返營、青軍營中乃忽鳴緊急集合之軍號、各馬聞聲俱皆背負藏軍向青軍集合地、爲不顧生死之快跑反馳、藏軍一時無法控制、而青軍伏起、遂大敗、藏軍由是乘勝前進、而得進逼鄧科對岸之春科寺、而春科寺亦遂爲所破、不但春科寺之倉庫儲蓄爲青軍所得、即大金寺之輜重亦爲青軍所獲、

天寒邊地雪花飄

青藏軍事暫停

嗣聞達賴向三大寺徵兵、全體喇嘛反抗、達賴即以軍隊圍三大寺、盡捕住持、德木奇(三大寺領袖之一)已下獄、城市陷於混亂、拉薩宣佈戒嚴、青軍自收復玉樹及大小蘇莽昂謙等失地並渡江佔領春科寺後、大部開抵德格前方、會同民團將金沙江對岸藏番痛擊、於十三日對岸藏軍撤退往昌都、十四日青軍進據對岸岡拖、青川軍本擬會攻昌都、惟因已屆冬防、邊地氣候甚寒、雪花飄舞、悲風蕭條之聲、不堪入耳、青藏軍事暫停、

青藏事變玉樹損失三百萬

自青藏事件發生後、玉樹民衆財物被藏番劫掠者計達三百萬元之鉅、玉樹民衆受此重創後、紛紛稟請海南宣慰使馬馴酌予撫卹、聞馬氏據稟後、即轉呈海南警備司令馬步芳轉請中央核辦、

傳達賴允簽字青藏和約

康藏糾紛、全係受人煽惑、以致演成分裂狀態、殊深惋惜、按康藏內部共分三派、(一)康派(西康)、內部主張親善中國願受中央統制、(二)藏派(後藏)內部主張與康同、(三)衛派(前藏)、即達賴佛、主張親英、並受英人煽惑、謀宣佈獨立、不與西康後藏及中國聯合、故十九年六月達結寺(西康地)數千僧人、即與西康駐軍馬某發生衝突、雙方接衝後、戰事遂漸擴大、達賴並由英人接濟械彈、直欲并吞青海四川等省、二十一年夏、即將青海西南部邊境之玉樹縣攻佔後、經青海駐軍馬步芳以全力攻擊、旋即收復、此時青軍已與川軍劉文輝連合會攻達賴、達賴以川青兩軍聲勢浩大、深恐不勝、即派代表赴青要求和平停戰、青川兩軍亦表贊同、雙方停戰後、即協商青藏和約問題、達賴對青藏和約此時允簽字而未實行、

又傳達賴分兵三路攻青海

藏中軍人派日盛青藏和議似難成

達賴受外人煽動、客歲犯青海西康、屢經馬步芳及劉文輝會勦、損失甚重、兼之當時受藏民強烈之反對、及英日帝國主義者之伺機要挾、已有進退維谷之勢、若使青川各軍繼續進勦、本不難一鼓盪平、殊因劉湘造成川戰、劉文輝不得已與藏番講和、以致時機坐失、藏番近受英日之指使、進攻青海之軍事準備、業已完成、其計劃係分兵三路、(一)由同善進攻春科寺、(二)由回龍卡進攻界古、(三)俟上述二路得手後、由昌都聯合各軍攻玉樹、略青海、以此爲根據、傾其全力擾西康、以完成大西藏國獨立之企圖、馬步芳得訊後除警備旅仍駐玉樹外、其駐防海南囊謙及蘇爾蓉之騎兵分調春科界古等處、其前駐上述等處之兵、則分別進駐山地鄧柯及當施寺等處、以阻敵前進、兼司進窺昌都及回龍卡等地、必要時該師擬將駐防西甯甘州臨夏之兵、各抽調一部入駐青境、以資鎮攝、最近鑒於熱河失守、華北風雲緊急、中央正集全力以對日、不能不固守西防以舒中央西顧之憂、近恐留守春科寺之軍力單薄、特又調兵兩營赴鄧柯用增春科寺前線之實力、藉以預防藏軍之乘機反攻也、至藏軍組織自代本以上即無臨時戰時指揮系統之編制、故藏軍於前方之各代本、多不能一時一地而爲協同之動作、蓋任指揮之藏中大吏、駐昌都之噶布倫、與其

前方作戰之部隊、每距昌都十餘棧、或廿棧之遙、各代本之軍事報告、常賴騎遞、而噶布倫則嘗以書面指揮之不能親臨前敵、因係文官而於作戰情形不甚瞭然、仍就其報告之上達及命令之下達而定、在軍事瞬息千變中、其組織不適、遺誤戎機之處、已成勢所不免、此藏軍敗退原因之一也、昨得德格訊、現任昌都之噶布倫阿丕、因戰敗罪咎、刻已撤換、繼其任者、為增援德格之征東代本、聞征東與却讓均為後藏人、征東於民七之役且參與絨壩岔之和議、為最熟川康情形者、顧昌都噶倫一職、昔係僧人充之、後阿丕則以俗人任其職、今則直以軍人任之、具見藏方對川對青之不忘戰備、并不因一時和議而擬棄其武力解決之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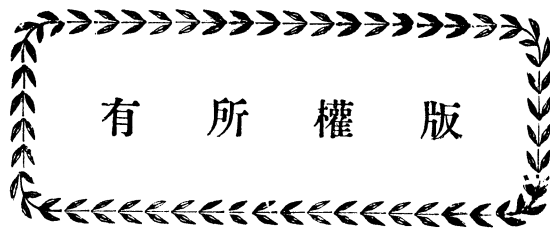
青藏和約確已簽定

久經醞釀之青藏和議、自開始談判後、迄屆半載之久、我方則一面進行和議、一面仍嚴加戒備、迨至四月十九日、和議條件、雙方始行簽字、茲探誌條件如下、(一)朵旦寺以住佛教活佛、喇嘛事項、由藏方辦理、青方不加干預、(二)春科寺、當頭寺、雙方均不住兵、避免衝突、(三)藏若犯青、由玉樹邊界、各界各活佛完全負責、青若犯藏、由玉樹二十五族千百戶完全負責、和議成功後、我軍撤退八昌寺、所有前被俘虜藏兵三百餘人、業經完全送回藏方、藏方對此萬分感激、惟青軍因藏方詭詐多端、仍恐無誠意、以是仍飭駐玉樹將士、嚴加戒備免致疏慮、

西
防
紀
實
軍
事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實售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邱懷

南京百子亭十

發行者

國西電訊

南京百子亭四十

印刷者

金陵印刷公

南京鼓樓黃泥崗四十五

代售處

京滬各大書坊

登記證

內政部警字第六〇五號
中央黨部中字四四九號